

編會員委審編會委政北東

文 國

冊 四 第

(用 適 學 中)

三二
金世貴

行 印 店 書 北 東

金世貴自用

初中國文第四冊目錄

向東北同胞致慶	「解放日報」社論（一）
歡呼	艾青（五）
歸來人	舒羣（二〇）
士革學習改造了我的思想	張文甲（二五）
句子的安排	唐 馥（三七）
皇帝的新衣	劉和民（四八）
忽然想到	魯 迅（五三）
故鄉	魯 迅（五七）
大店地主	榴 璉（七〇）
人民歌頌毛澤東	賀敬之輯（八三）
給國民黨空軍的一封信	劉善本（九〇）
今	李大釗（九六）
藥	魯 迅（一〇三）
明喻、暗示、借代、比擬	唐 馥（一一四）

- 一個青年工人的自白……………李平（一二七）
- 5號發電機……………林耘、史從民（一三二）
- 羣衆領袖白桐本……………『新華社』電訊（一三八）
- 真假李板頭……………劉石（一四四）
- 改變沙漠……………蘇聯M伊林著
董純才譯（一五七）
- 我是人類思想的代表……………（一六五）
- 狐狸夫婦歷險記……………董純才（一七〇）
- 送給前線的禮物——砲彈……………譚蔭溥（一七八）
- 鋪張和省略……………唐弢（一八三）
- 爲學……………彭端淑（一九五）
- 徒然的篤學……………鶴見祐輔著
魯迅譯（一九六）
- 少年筆耕……………意·亞米契斯著
夏巧尊譯（二〇一）
- 藤野先生……………魯迅（二一〇）
- 論生活習慣……………馮文彬（二一八）

向東北同胞致慶

「解放日報」社



1

今天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後的第一個「九一八」紀念日，十四年來，在日寇統治奴役之下苦痛呻吟過來的東北人民，今天是第一次以無限的歡欣的心情來渡這災難和恥辱的紀念日。發動東方侵略戰爭的罪魁已經宣佈無條件投降，在蘇聯紅軍的偉大進軍面前，不到一月，東北就完全被解放出來，六十多萬日本法西斯最精銳的匪軍被解除武裝，直接指揮屠殺和掠奪東北人民的劊子手——關東軍司令山田乙三以下數百名將官全被俘虜，中國最大漢奸之一溥儀也被逮捕了，遠東侵略戰爭策源地受到澈底的清洗。東北開始成立了人民的自治政府，東北人民苦難深重的日子已經過去了，在東北人民面前已經展開了自由、幸福的光明坦途。我們向東北同胞衷心的慶賀，我們向幫助東北迅速獲得解放的蘇聯紅軍致深切的感謝。

回顧十四年前的今日，日寇發動了「九一八」事變，由於中國當局的不抵抗政策，使敵人輕易的奪取了東北，獲得了進一步侵略全中國和搗亂東亞和平的基地，日寇的野心，從此得到大大的鼓勵，因此，敢於連續不斷的發動了華北事變，蘆溝橋事變，珍珠

港事變，使太平洋上烽火連天，亞洲人民飽受了侵略戰爭的浩劫。「九一八」事變以來，東北人民被日寇蹂躪的時間最長，受害也最深，僅就哈爾濱附近一地來說：有八萬五千個中國人被屠殺，四百多個村莊被毀滅。日寇在東北強佔了中國農民的土地和糧食，強佔了中國工商業家的工廠和商店，奪取了一切經濟生活資源，普遍強迫人民進行無償的勞動，並任意的加以殺害和凌辱。在日本侵略者的鐵蹄下，東北變成了人間地獄，人民過着赤貧如洗、牛馬不如的生活，一個東北同胞在歷訴過去慘痛生活時這樣說：「敵人奴役我們，用殘酷勞作，飢餓或鞭策來折磨死我們，這不是生活，這是可恨的外國統治下的連續不斷的苦難！」這樣的話，不但沒有絲毫誇張，而且還遠不足以道盡敵人在東北的殘暴罪行和東北人民的切身痛苦。但是英勇的東北人民，並沒有在日寇漢奸的暴力統治下低頭屈服，十四年來，東北人民，在與祖國完全隔絕極端艱苦困難的情況下，堅忍不拔的進行了可歌可泣的鬪爭。在東北淪陷不久之後，東北抗日軍民即在中國共產黨的倡議和領導之下，組織了統一的抗日義勇軍，這支義勇軍雖經無數的挫折，始終堅持鬪爭，沒有被敵人消滅；東北的農民，工人以及其他各階層的廣大人民，是在與敵人漢奸進行各種多樣的無休止的鬪爭中，熬過了十四年苦難日子。現在，東北人民終於在偉大的盟軍——蘇聯紅軍的援助之下，粉碎了日本侵略者的桎梏，獲得了自由解放，重新回到了祖國的懷抱。

我們號召東北同胞：在歡欣鼓舞之際，更加倍努力，來創造自由幸福的新生活。我們號召東北同胞：不僅要萬分珍貴歷盡千辛萬苦而復得的自由，而且要放手使用這個自由，一刻不鬆懈地組織起來，動員起來，壯大自己的力量，實現自己的迫切要求，建立自己所需要的民主秩序，掃除和平建設的一切障礙。今後的東北，應該是東北人民的東北，一切權利應歸於人民。

我們號召東北同胞：用一切力量協助紅軍徹底掃除藏匿在山林中不斷破壞交通，襲擊紅軍，殺害人民的敵軍殘餘，嚴厲鎮壓敵探漢奸與破壞份子的積極活動。

我們號召東北同胞：澈底摧毀敵偽的一切統治機構，成立新的地方的民主政府，並支持這個民主政府，採取保障人民利益的緊急措施。

我們號召東北同胞：組織廣大的人民團體，特別是工會和農會，保護人民大眾的利益，改善人民大眾的生活，發揚人民大眾的積極性，使民主政治獲得鞏固的基礎。

我們還號召東北同胞：開始建設各種工作，特別是經濟建設工作，努力發展生產，開展在東北的豐富資源，使東北同胞很快恢復日寇長期掠奪所給予的創痕，進入繁榮富足的境地。

今天全國同胞也正在以無限歡欣的心情來紀念「九一八」十四週年，我們歡迎東北同胞重回祖國的懷抱，我們熱烈慶祝東北同胞光明幸福的新生活的開始，我們深信：在

建設東北和建設獨立自由和富強的新中國的偉大事業中，東北同胞將有重大的貢獻和光輝的成就。

〔註釋〕

這篇文章，是解放日報的社論，發表在民國三十四年九月十八日。解放日報是中共中央機關報，是中國人民的喉舌。

〔關東軍司令山田乙三〕關東軍是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東北人民中國人民的一支最野蠻的法西斯軍隊，它的司令官還兼任所謂日本駐『滿』的全權大使及關東局長官，是偽『滿』的獨裁暴君。山田乙三是最後一個司令官，解放者蘇聯紅軍進入東北，他逃到瀋陽，終於生俘，關東軍遂徹底粉碎。〔溥儀〕

清朝末一個皇帝，辛亥年革命軍起，被迫退位，當時才是年僅六歲的小孩子。

〔九一八〕後隨日特土肥原逃來東北，就偽『滿洲國執政』，後改帝制，偽號『康德』，是中國的賣國賊大漢奸，也被蘇聯紅軍生俘。〔當局的不抵抗

政策〕『九一八』當時國民黨反動派蔣介石任國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長，下令中國軍隊，要『避免衝突』，要『逆來順受』，要『絕對抱不抵抗主義』。

〔華北事變〕日寇侵佔東北之後，又伸其血手於華北，一九三五年在國民黨政府一貫媚日賣國政策下，於五月訂立何梅協定，十月日本特務機關又收

買平、津、保各地流氓，策動『偽自治運動』，在瀋東則成立偽『冀東防共自治政府』，繼而冀察政務委員會成立，華北政權完全傀儡化，華北大權進一步爲日寇所控制；是爲華北事變。

『蘆溝橋事變』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日軍炮擊宛平縣蘆溝橋，守軍奮起抵抗，是爲抗日戰爭之開始，也叫『七七事變』。

『珍珠港事變』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海軍對於美國在太平洋上的海軍基地珍珠港，施行突然襲擊，從此開始了太平洋戰爭。

『統一戰線的抗日義勇軍』『九一八』事變後，東北各地愛國軍民紛起抗日，有的是中共直接組織領導的，有的是在中共倡議之下建立起來的，有的是人民自發建立而受到中共幫助的。後來爲了進一步調，增強戰鬥力，在中共領導下，成立起抗日聯軍。

『桎梏』音質谷。刑具，用來拘禁罪人的；在腳上的叫桎，在手上的叫梏。

歡呼

艾音

諸天哪

應當歡呼

大地啊

應當快樂

衆山啊

應當發聲歌唱

——
舊約：詩篇

哦……哦……哦

哦……哦……哦

像海嘯

像狂風

我們歡呼

人民歡呼

我們向毛澤東同志歡呼

向人民的領袖歡呼

向你高大魁梧的身體歡呼

向你長期辛苦而顯得微駝的姿影歡呼

向關懷我們的眼睛歡呼

向深沉而又溫和的注視歡呼

向你明白易解的話語歡呼

向你誠懇的聲音歡呼

向你堅決的手勢歡呼

凡是跟隨你的

都不會走錯道路

不會跌倒

凡是朝向你的

都披滿榮光

不再蒙受恥辱

人民稱謝你的功勞

人民歌頌你的忠誠

你的功勞 高及諸天

你的忠誠 達到蒼穹

人人愛你 人人敬你

你的事業 無上光榮

我們向毛澤東的黨歡呼

向偉大的黨歡呼

向馬列主義的黨歡呼

向光輝的廿五年歡呼

像無數碎鐵投向磁鐵

一切最勇敢的人都向黨投奔

黨經受了嚴重的破壞

衝破了無數的阻礙

任何陰謀與殘殺都不能挫敗它

如今黨空前的鞏固了

如今黨空前的擴大了
黨已成了中國勞動人民的
解放的靠山幸福的磐石

我們向毛澤東的戰友們歡呼
向朱德司令歡呼

我們向久經考驗的英雄們歡呼

向卓越的組織家們軍事指揮家們歡呼
你們和毛澤東同志建立了黨

創造了工農紅軍

開闢了工農蘇維埃

開闢抗日根據地

堅持了無比困苦的戰爭

使自己的隊伍在戰爭中壯大起來

你們都和毛澤東一起

爲中國人民的解放貢獻了心血和忠誠

我們向人民的武裝歡呼

你們是勞動人民忠實的子弟

你們是穿上制服帶上武器的勞動人民

你們一無所有到前方

奪取敵人的武器武裝了自己

如今你們已有了坦克和大砲

以及『機械化』的裝備

你們赤手空拳打天下

克復了成萬的村莊和成千的城鎮

解救了一萬萬五千萬中國人民

你們百戰百勝 所向無敵

我們向革命的政權歡呼

向政權工作者們歡呼

你們廉潔 你們儉樸 你們刻苦

你們摧毀了敵人的統治

鎮壓了反人民的匪徒

團結了正直的人一起工作

你們帶領人民渡過了貧困和災荒

人民的正義掌握在你們手裏

你們用人民所交託的權力

保護了人民的財產、生命、自由和幸福

我們向解放區歡呼

向遼闊的天空歡呼

空氣裏充溢着清芬

向自由的大地歡呼

土地裏噴發出芳香

向無數奔騰着的河流歡呼

昨天牠們流瀉的是無止的悲愁

而今天牠們流瀉的是無止的歡快

向無數連綿的山嶽歡呼

痛苦凝結成的山嶽

如今聚集的是歡樂

向無數的田野和森林歡呼

過去收穫的是秕糠和空殼

現在是五穀豐登 金玉滿堂

自由的大地如此遼闊啊！

從長江流域到蒙古草原

從西北高原到太平洋邊

從鴨綠江到黑龍江

中國人民大翻身

中國人民大解放

消滅了侵略者

粉碎了賣國賊

我們昂首闊步 歡呼前進

自由呼吸 自由歌唱

我們向千百萬的村莊歡呼

向這樣衆多的村莊歡呼

向被敵人焚燒過

又重新建造起來的村莊歡呼

向星散在北方大地上的

千千萬萬大大小小的村莊歡呼

溫柔的早晨的陽光

照耀在你們的屋頂……

向千百萬農民歡呼

向這樣衆多的農民歡呼

向土地的耕耘者歡呼

多少年你們都是受盡了欺壓

地主和財主把你們的血都快吸乾了

敵人和漢奸又逼害得你們不能生存

如今你們翻身了

向奸細、惡霸、流氓進行鬭爭

從奸僞的手中奪回你們所開墾的土地

我們向解放了的城市歡呼

向那些閃光的港口歡呼

向安東、哈爾濱歡呼

向威海衛、烟台歡呼

在我們美麗的版圖上

一個城市接連着一個城市

像一個花環接連着一個花環

個個花環 光焰奪目

我們向礦山歡呼

向岩層下面的

取之不竭的財富歡呼

向我們工廠歡呼

向成排的廠房和如林的烟囱歡呼

汽笛在清晨發出悠長的吼叫
也在恣情地歡呼着勞動的快樂

和機器的解放

我們向解放區的工友們歡呼

向手舉重錘的人們歡呼

向旋轉機輪的人們歡呼

向在馬達的喧嚷聲裏專心工作的人們歡呼
過去，你們從破落的農村出來

流浪在城市的街頭

失業、疾病、飢餓追趕着你們

你們是最痛苦而又最堅強的階級

如今你們解放了有了自己的組織
新的世界將由你們的臂腕來建設

我們向偉大的祖國歡呼

我們是它的光榮的人民

從蒙古高原到海南島

從喜馬拉雅山到太平洋

到處都是金屬的富藏

到處都是廣闊的沃野

到處都是錦繡的河山

這個國家不能由賣國賊把它出賣

這個國家一定要維護自己的主權

外國的軍艦不准駛進我們的港口

外國的貨物進口一定要繳納稅收

這個國家一定要把任何侵略者驅逐出去

我們的國土一定要完全解放

總有一天，我們的列車

將從北到南，從西到東

滿載着自由快樂的人民

我們向偉大的人民歡呼

向五千年的種族歡呼

向四萬萬五千萬人民歡呼

向勤奮儉樸的全國人民歡呼

向堅強不屈的全國人民歡呼

我們的人民一定要取得應有的尊敬

我們的人民一定要和其它國家的

人民一樣生存在世界上

我們向偉大的祖國歡呼

我們向祖國的未來日子歡呼

我們向中國共產黨歡呼

我們向毛澤東同志歡呼

我們向中共中央委員會歡呼

我們向領導我們到勝利的領袖們歡呼

我們向聯合政府歡呼

我們向新民主主義歡呼

我們向未來的共和國歡呼

我們向春天一般燦爛的未來歡呼

我們向民主、強盛、繁榮、自由、

幸福的聯邦共和國歡呼

像海嘯

像狂風

我們歡呼

人民歡呼

中國共產黨萬歲！

毛澤東同志萬歲！

偉大的毛澤東在我們的前面

偉大的黨在我們的前面

我們前進

人民前進
勝利伴隨我們
光榮伴隨我們

哦……哦……哦……
哦……哦……哦……

〔註釋〕

〔艾青〕詩人。生在浙江金華。早年曾留學法國，學美術。歸國不久，被國民黨逮捕入獄，獄中開始詩的寫作，『大堰河』一集裏的詩，多半是那時寫的。出獄後，從事抗戰文藝工作，出版『北方』『向太陽』『詩論』等詩文集數種。一九四一年去延安，仍從事詩的創作，『反法西斯』詩集，是那期間的作品。——『歡呼』一詩，是他一九四六年在張家口寫的，『美械化』的裝備』指人民解放軍從國民黨內戰軍所繳獲的美國武器。

歸來人

舒 羣

昨夜，我一夜沒睡着。我提着一個小包裏，獨自一人走向車站去。將要別了，這生我養我已經二十一年的故土。在路上，突然碰到弟弟正找我回家去過元宵節。我說：『你告訴媽，說我一會兒就回去。』這『一會兒』太長了啊，石將爛，海將枯，鋼鐵將成繡針。這『一會兒』放逐了無數的東北人啊，何止我，何止千萬。有軍人，有工人，有農人，更有那麼多的知識份子。在外面，他們受盡了困苦壓迫和摧殘。蕭紅死在香港；杜重遠死在新疆；辛勞死在浙江；張學良還被囚在貴陽的牢獄；他們拚盡了最後的一滴血，大江南北豎起多少無名英雄的碑。

憑着多少人的理想和熱情，信心和勇敢，聰明和能力，青春和生命，終於換得這次大勝利的鑼鼓聲，這是勝利的夜，人都參加慶祝來了。喝酒喝到醉，跳舞跳到打滾，唱歌成了吵鬧，歡樂已經相似瘋狂。在這時候，再不分什麼我和你，什麼嚴肅和談諧，什麼節約和浪費。他撕破被子，撕出棉花來作火把；他用一個月的燈油，不惜澆在一個火把上；好像再沒有冬天，再沒有夜。抽煙的人也不再找人對火了，他說：『劃根火柴

吧。」

又一個昨夜，我還是一夜沒睡着覺。一早，我攜帶所有的東西，和一伙人走到郊外去。在路上，我碰到許多歡送我們的同志，互相握手，說着『再見』。我，我們東北人，早就有這麼一個還鄉夢。在山西時，我和史沫特萊隨軍同行三四個月，她這位外國朋友，也時常問到我：『你幾時能够回家？』那時候我一直不能明確的回答。時到今天，又近九年，我才真正回答了她。這個回答，再不模糊，再不是夢，而是事實，是行動。我是在向東北方，邁着步子，走着走着，越走越快。此刻我二十幾年不曾再來的童年幻想，却又來了：『人爲什麼不長翅膀呢。』

我幾個月的時間，幾千里的路程，日夜的趕啊！的確辛苦。但一切的辛苦，都會在還鄉的一剎那的想像中，消失乾淨。

當邁進東北門檻的時候，我腳踩着東北土地，眼睛瞅着東北景色，耳朵聽着東北土音，鼻子吸着東北風土味。一句話說，我確實置身於東北的天地間了。我十數年的流亡日子，總歸終止於今年今日今時了啊！

我忘不了這次歸來的行程，特別是東北第一夜。我住的那個鎮子，叫四海治。它在偽滿國境上，佔據一個重要前哨位置，所謂居高臨下，大有『一夫當關萬夫莫敵』之勢。四周的舊城牆，修補得沒有一個缺口，似乎連耗子洞都賭嚴實了。城內幾乎看不見別

的，到處都是敵軍兵營、偽軍兵營、憲兵隊、警察署、火藥庫和監獄。其間的角落和夾道中，參差着被擠扁了的老百姓的小房子，小得差不多祇够容身甚至立腳之地。和那些大衙門口比起來，那些老百姓的房子，簡直不重要，不存在的樣子。一所監獄的房子，竟在五十間以上。它的地面，大約佔全城的十分之一。憲兵隊的拘留所，也足够容納五六十人。不怪老百姓的房子，小而且少，監獄已經成了他們常年的住宅。因此，四海治如果叫做鎮子，還莫如叫大兵營和大監獄，更莫如叫做『小滿洲國』。實際所謂『滿洲國』者，也無非兵營和監獄的代名詞而已。這種殘暴一時的統殺場，除去房架子，祇剩下一堆堆的破銅爛鐵，碎磚殘瓦了。如此景象，不管誰一看見，就可想到敵偽的末日，是如何連滾帶爬逃之夭夭的樣子。作爲『滿洲國』縮影的四海治，足够說明整個『滿洲國』的下場了。我過路時，故意問一個小女孩子的國籍，她回答：『我是中國人。』我又問：『滿洲國呢？』她再回答：『打跑啦。』晚上，我就住在這小女孩子隔壁的敵人憲兵隊，這所空屋子，窗門都沒有了。一進門，我覺得比外頭都冷。東北的十月天氣，已經冷了，夜裏比白天更要冷的。我怎麼睡呢？當我躺下以後，却感覺十幾年來過了幾個好冬，也過了幾個好夜，都比不上這個好暖啊！

這個夜裏，我比白天更清醒，想起許多的事。特別想起今天在路上遇見的那位姓李的老太婆。她騎着小毛驢，這小毛驢是新買的，還不慣於主人的吆喝，在路上闖來闖

去，我有時給她趕着，有時給她牽着，這樣一起同行二三十里。對我說，她是我這次遇着的當地第一個同鄉人。對我說：我是她生來頭一次遇見的還鄉人。我們都不由自主的彼此感到格外的親切啊！她有那麼多話要說。十幾年來不敢說的話，都想一口氣傾吐給我。但她又不住的重複着：『你們再不來呀！咱們今年就過不去冬啊！不餓死也得凍死啊！別說買毛驢，連驢毛也買不起啊！我還能騎毛驢在國境上走？』不管那小驢怎麼調皮，怎麼不聽話，她始終捨不得打牠一下，雖說她手裏拿着柳條子，却白拿了，像是裝樣子，別說打，就是說話的手勢，她都分外小心，可不敢爲一下的衝動，不注意再掙破衣裳，這衣服，還是她嫁給老李家過門時穿來的。她這農家女，捨不得穿那新衣服，一直包在包袱裏，包了二十幾年。從僞滿開辦起，她穿的一天比一天少，沒法子，才把那新衣服穿上身，一直穿到破，穿到補綻羅補綻，穿到現在連碰都不敢碰的程度，整整穿了一個僞滿時代，她說：『衣裳不行啦，人也不行啦！』她的兒子和孫子，連她自己，這兩年一家人一年忙到頭，一切的糧食，都給人家送去『出荷』，而『配給』她們的都是苞米麵摻橡子麵。一位吃這樣東西生活的老人，難怪她說『人不行啦』。就連她僅有的一點智力，也下降到可憐的程度，長久不出門，連東南西北都辨不清楚了。僞滿時所說的『國境』，經常在戒嚴狀態中，像她怎敢出門，走近這可怕的禁地呢？隨着她怎樣衰退和下降，她的記性非常強，一天比一天強，她永遠記着對敵僞的仇恨。她和我一提到

敵僞的字眼，總是咬牙切齒：『恨不得吃這些小子的肉，剝這些小子的皮！』過去的不提了，將來呢？她說：『這回，可該讓我們過幾天好日子啦！』接着，她又問我：『你不是不是？』我肯定的回答她說：『是！』

十四年來，東北人民死的已經死了；活着的，吃沒吃，穿沒穿，話不敢說，路不敢走。東北人民這種奴隸生活可謂『苦難深重』。如果我不回答『是』，又回答什麼呢？

〔註釋〕

〔舒羣〕東北作家，九一八後逃亡關裏，著有『沒有祖國的孩子』等小說，散文甚多。八一五後，從延安出發，率領東北文藝工作團來東北，在東北解放區致力於文化教育事業。本文作於剛剛踏足故土的時候，寫自己久別重歸的感觸。

〔蕭紅〕東北女作家，著有『生死場』等小說，民國三十一年病死香港。

〔杜重遠〕東北實業家，曾在瀋陽開辦肇新實業公司，九一八後逃亡關內，在上海主辦新生雜誌，因『閒話皇帝』一文被媚日賣國的國民黨政府判處徒刑一年零二月，後去新疆，為盛世才害死。

〔辛勞〕東北作家。

〔張學良〕張學良是舊東北軍的統帥，憤於蔣介石賣國親日，於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在西安舉行兵諫，蔣介石被迫答應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張

學良親自送他回南京。到南京後蔣介石不顧信義，把張學良扣押起來，至今已經十年多了，還沒有恢復自由。八一五時押在貴陽，現在又秘密送到台灣去了。「史沫特萊」美國女記者，抗戰期間，曾到華北八路軍作戰區域訪問。

〔四海冶〕熱河西部一個鎮子。

土革學習改造了我的思想

張文甲

一、中毒

（一）講故事

八一五光復後，我入了高小一年級，那時我才十三歲，當時的老師叫艾立國，他是一個賣國賊蔣介石的狗腿子國民黨員，他所講的就是三民主義、建國大綱、孫中山先生略傳、蔣介石留學日本……等。有一天午間，我沒回家，他在乙班那屋和許多學生講故事，我在門窗上看，他便叫我進去。講的內容，我已經在甲班聽過一次。說是有一家

人，哥四個，老掌握家產，隣居有一異姓人向小弟弟說，你真傻，你家的家產都被老大獨吞了，你怎還不和他爭着分家呢？小弟弟年紀小，便相信了，和他大哥一說就分了家，小弟弟掌握不了，家產慢慢變成了異姓人的。講完便問，你們誰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誰也不懂。我便出了個風頭，給解釋了一遍：說老大好比是蔣介石，小弟弟好比是毛澤東，異姓人好比是蘇聯。從此在我思想上就種下了崇拜蔣介石反對蘇聯的毒素。

(二) 一旦成名天下知

自從我解釋了那個故事之後，他便常常接近我，冬底放寒假補習時，就給我當了一個第十組小組長。他給我們講了一篇文章：『武七的故事』，描寫一個姓武排行老七，是個討飯的，用討飯得的錢，修了幾個義學，在他老了的時候，有很多官是從他修的義學裏出來的。讀了這文章再加上僑滿老師的奴化教育，更加深了我的升官發財思想。我想我長大一定要當個大官，報紙上用疏大的字登上我的名字，讓全中國全世界都知道有個『張文甲』。

(三) 反共

自從共產黨來了之後，艾立國做賊心虛，三天沒敢給我們上課。三天後他來了，便給我們說：『你們說共產黨破狼破虎的像不像胡子！』因為同學很早就受他的反動宣傳，便同聲的說：『是。』他又說：『共產黨來了有錢的都得槍斃。』那時我看見共產黨都

穿着破爛衣服，我就說好像要飯的，又好像拾破爛的，我就看不起共產黨。我說：『人家國民黨來時住旅館，住大樓，他們來了住小店，多窮酸！』

(四) 一張紙

因為艾立國是地下工作的國民黨員，他蠢偷偷摸摸的做些反共反人民的不敢見人的鬼事，怕共產黨抓他，所以在補習第四天的早晨，天氣很冷，我正在學校僕役室裏暖腳，第一組組長韓忠平進來說艾老師走了，上長春去了，給我們每人留下一張紙。當時我聽了這個消息，心裏很瞞怨共產黨。共產黨『爲了爭權奪利』，把我們的『得意』老師給撞走了。那張紙上寫着什麼他最反對狐假虎威的人，並告訴我們把這張『平凡的紙』仔細的保存起來。由他這張紙，便拉住了我的進步，在我的心裏埋下了一塊長期的病——長期幻想國民黨，長期盼望艾立國。

(五) 僞裝進步

民主政府成立之後，學校的校長換了，我們的老師叫邵長安，他當副校長，他教我們的是：共產黨爲人民服務等。後來叫我們作反省自傳，我便僞裝進步的說：我思想已經全都改造好了，進步了。這是我那時的假面具，用假進步來蒙蔽老師，以便掩蓋自己的幻想國民黨的那塊污點。

二、入聯中

(一) 動機

今年春天我入了聯中，爲的是混文憑，混資格。等國民黨來了，我也算一個中學的學生，國民黨一定會看重我，再說要是艾立國接收這街，我憑着中學生身份，能更進一步的得到國民黨的信愛。

(二) 五四活動和蔣軍報告

入聯中後，我成天就是混、玩，一點革命道理也聽不進去。五四下鄉，我也是爲玩而去的，我想下鄉能學到什麼？不過玩玩得啦，就像遠足似的。請來被俘蔣軍報告時，我以爲蔣軍是假裝的。又想二虎相鬪，必有一傷，誰也沒有不敗的時候，國民黨就是敗了被俘虜幾個，那又算什麼了不得的事情，你們八路軍不定被人家抓去多少呢。總之共產黨說的話，我啥也不信。

(三) 前線慰問團

後來組織前線慰問團，大夥叫我去，我想，去唄！就像留學似的，到大地方去看，溜達溜達，混混而已。在火車上第一天，同學叫我寫日記，我說鋼筆水沒泡出來呢。第二天同學又催我寫，我說鋼筆水叫同學借去啦。一直到哈爾濱我也沒寫，慢慢和

我最接近的同學，便嚴格的批評我，尤其是蹇葆身同學，甚至於伸出拳頭來比量着逼我寫。我就僞裝的說：「我寫。」可是他走了，我又不寫了。後來同學們催我太利害，我便和小學的楊亞魁僞裝編劇。在哈共聽了三回報告，我就記了一回半筆記。這時我就有點想家了。我們聽高崇民副主席的報告時，他說蔣介石是怎樣壞的一個人，我就不相信，我說高崇民『瞎扯』，蔣介石是堂堂的一位『委員長』，還能作出那些無恥的事情？再說他也不能出身是流氓，對他整個報告有些信，還有些不信。住了二十天左右，組織上說不往前線去啦，現在就往回走。我表面說不願意回來，心裏可是願意，就算混了一趟回來啦。

可是我雖然是抱着混的態度，而實際的事實，還是不讓我白白的混過去。我碰到了兩個實際，對我的頑固思想多少有了點動搖。一個是在去的時候，給帽兒山的人民扭一回秧歌，離開的時候，老百姓就來歡送我們，當時使我想上就有了個『誰給老百姓利益，老百姓就擁護誰』的認識。再有就是回來時，看見一老人在地頭上擦汗，一個八路軍正在給那老人鋤地呢，我心裏想，老師天天給講：八路軍是給老百姓服務的，今天我親眼看見了。但是我還不全信，我想或者多多少少的幹點得啦，頑固思想沒有根本打開。

(四) 假 訴 苦

在慰問團回來的第二天，便趕上學校學習『九一八』歷史的訴苦大會，我也參加了。在最後全體同學都憤恨得哭了，我那時也想起些僞滿受的苦來，但是主要的是想：『我要不哭，老師該說我不好了！』所以我便假裝着哭了。

(五) 僞裝參加革命

在上學期末，很多同學參加了革命時，我也混進了革命隊伍。我參加革命是因爲我和白鳳財暗中挑過戰，說他要作出一件進步的事情，我也要僞裝的作出一件。他參加了革命，我怕同學老師說我不進步，便想出一個道：說參加學校文工團吧，也算參加革命。我參加學校文工團是爲了：一、有工夫時還可以到班上去學習。二、還可以到老師那談問題。三、還不用離開家。這就是我的主意。可是後來弄假成真，在校住了幾天，又要轉到合江魯藝文工團，到刁翎去，我心裏就不想去了。這時我的同學紀永興說：『你這麼小的小孩，字筆都很淺，還是留在學校學習吧。』他說過這話時，我便想起那張紙。我想等國民黨來時，要是艾立國來接收的話，是不是能看重我呢？我參加了革命跑共產黨的圈裏來了，國民黨艾立國還能相信我麼？想到這，我就『順桿爬』找了幾個藉口：一、年紀小，二、知識淺和經驗少，三、需要在學校繼續學習，用這幾個理由作掩蓋就退出了文工團。

三、學習土地問題

(一) 『富養窮』

在辯論土地問題時，我想（以前也是這個看法）窮人是有奴隸性的，是下賤的，像那些胡子、小偷、吸大烟、扎嗎啡的全是窮人（因為把破落地主變成的二流子窮人和真正勞而又苦的窮人分不清）。我想窮人要是離開地主的枷鎖是不能自治的。所以我堅持主張富人養活窮人。

(二) 『富養窮』碰了釘子

下鄉後，幫助貧僱農秋收，住在貧僱農家，他們就像親生父母一樣愛護我們。後來因為地方不夠，就把我轉到一家大地主李成芳的女兒家去，農會規定在誰家住和誰家一起吃飯，可是我們一進門，她就說：『你們給誰家幹活上誰家吃飯去。』我們說：『我們也不白吃你的，給你糧票菜金。』但是下地回來，她還是不給飯吃，並說些帶刺的話。我餓着肚子有苦無處訴，氣的直哭，便去找老師，老師說：『你不是主張富養窮嗎？這一回讓富人養活養活你！』聽完這話，我心裏更難過了。我想：地主還是這樣壞的東西呀！他無論何時也不能和窮人一條心呀！我們給他米，給他菜金，他連做點飯給我們吃都不幹，他還能養活着窮人？況且她現在家庭還不是個地主，只是有點地主的

味（娘家是地主），就這樣兇狠，要是住在地主家，早就被他毒害死了。這回我得到了教訓，再加上鄉下許多實際教育，我認識了地主根本沒有一個好的。

（三）三間兒童團

但是我還有許多問題不相信。

頭一個就不信兒童團自願站崗，因為暑假在佳木斯工作時，街上組織兒童團，是特別難的，要叫他們站崗放哨真比叫他們挨刀還難。村裏的兒童更落後，就那樣自願去嗎？所以就找了個兒童叫徐真，問他說：『你們這村兒童站崗是自願的嗎？』他答說：『是自願的，站崗是爲的保護我們自己，那怎麼不自願呢？』我聽說他是個兒童團長，我想他大概知道一些大道理，再找一個兒童問問。正趕上李新德過來了，他十三歲，是初小三年的學生。我又問他，他答的比徐真還堅決。他說：『站崗是爲了保護自己，不讓反動派來破壞。』我心裏有些相信，但還有些不信，我又問一個女兒童，她說：『我們站崗，是爲自己過太平日子，並不是誰叫去的，也不是不去不行，全是自願去的，到誰班自己提槍就去了。』這時我心裏想，我真趕不上鄉下兒童的階級覺悟性高。

再一個是老百姓的自願參軍我也不信。我想誰放着好日子不過，願意上前線去賣命？僞滿當兵全是被調去的，那有自願的？這個問題，由姓常和姓李的兩個農民老師給我解答了。他倆說：『我們要澈底翻身，要保護勝利果實，就得澈底挖斷窮根。我跟你說

吧，地主蔣介石是一棵大樹，窮人好比是蒿草，有點露水叫樹吸去了，地下水也叫他吸去了，窮人弄的面黃身瘦，祇有把大樹鋸倒，把根挖的乾乾淨淨才能得好。」因為他家是軍屬，所以他的話才使我相信了。

（四）動搖

接着鄉下老百姓鬪爭了惡霸教員楊景山，他是大地主李成芳的腿子，又是國民黨特務。鬪爭他以後，我們就連繫到訴苦，每個人都說出了偽滿所受的奴化教育，我就說了事變後艾立國怎樣奴化我們和欺騙我們，隱蔽我們的事實。可是一不注意，失了口，就把那張紙說出來了，立即一回想，又後悔了，怕國民黨艾立國來了我當不上官，還怕沾了包！所以又很驚慌的補充說：『那張紙已經被我燒掉了。』實際上那張紙還摺得整整齊齊的藏在我的箱子底下。

（五）回校後思想鬪爭

回到學校後，思想上便起了鬪爭。

第一、共產黨是否存在？這個鬪爭是因為翻書箱找出一本書而引起的。書是漫畫選集，翻出一幅漫畫，正是張家口三人會議。我聯想到去年張家口失守時，消息很快的傳到我耳朵裏，現在若是國民黨勝了，為什麼勝利消息不往耳朵裏傳呢？可能是國民黨

真的敗了。

第二、國民黨好不好呢？我想兩個人打仗必有一好一壞。共產黨做的事，我親眼看到了，全是爲老百姓；再說共產黨說到那，就辦到那，從來沒見過共產黨撒謊；而我所看見的國民黨，都是害老百姓的，可見共產黨一定是好的，國民黨一定是壞的。

國民黨敗了，國民黨又是壞的，那我那張紙還留他幹啥？

校長說的好：一個人再不想進步，不想作人，還要退到原始社會，想作猴子，那是終久會被人民拋棄的。這一張紙一直把我的思想拉到現在，我還能讓它再拉住我不進步嗎？不能，我現在醒悟了，我一定要作個進步的、時代的、革命的青年，我也一定要做出一些革命的事情，來贖我的罪惡，所以我把這張紙，交給了學校。

（六）愛窮人

從這以後，我的思想整個的起了變化，我這回覺悟到窮人是值得尊重的、高尚的、偉大的，我要給窮人服務。班上有一個窮苦同學叢有文病了，我想這幾天學習得很熱烈，他病了，我們就少學了一些東西，對同學的幫助進步就少了一份力量。所以我便回家裝病，母親給我買的藥，我給他吃了。我又問他吃飯沒有，他說沒有，我就把我第二天早晨的吃飯錢，給他買了幾個燒餅吃了。爲了使他的病能早日好，我便和金老師說了，金老師給醫院打電話，請來了醫生，我一直侍候到醫生走，那時我才倒下了。

(七) 和家庭作鬪爭

自從下鄉回來後，在感情上和家庭便有些疏遠了。因為家庭是頑固的，我是要站在人民立場和他們作思想鬪爭，抱着講道理的態度來改造，來打通家庭的思想。有一次在吃飯時，看見我孀子的牆是用日本雜誌糊的。在那上面有一片孫殿英和日本軍官在一起照的像，我便問我三哥：他是什麼人？我哥哥說：是中國人！我又問：他是幹啥的？上日本作什麼去了？他說不認識，不知道他是作什麼的。我說：『他是國民黨員，將級的官，叫孫殿英，你不常說國民黨抗日啦嗎？這就是一個代表，去投降日本啦！你看吧，他和日本官在一塊，他的兵給日本修鐵路呢！你說有多麼可恥！』他說：『非得說是國民黨？說是共產黨就不行了？』我說：『共產黨抗戰了八年，把日本打跑了，把我們解放了，你今天忘了？』他說：『共產黨好就得啦！把人家的地無故就給分了。』我說：『比方說兩個人：你要是好人，人家能打你嗎？地主的東西完全是剝削壓迫窮人而來的，全是窮人的血汗，你給人抗活為啥沒治下那麼大財產呀？』他說：『得啦！你是聯中學生，會白劃，你思想打通啦，行吧！』我又說：『我還想給你打通呢。』他說：『我的思想不用你打通。』後來因說不到一塊，就走開了。

不知因為啥，我的話家裏人聽不順耳，家裏人的話我也聽不順耳，老是打吵吵。有一次來了個客，他問我說：『你長大準備作什麼，不想當大官？』我說：『我長大

參加革命，爲人民服務。』我母親在旁邊聽見，就不讓我說，她說：『你快滾開，盡爲人民服務，個人家的事誰幹呀？都變成八路腦瓜，八路崽子了。』我說：『你真頑固腦瓜，天天還想受地主漢奸的壓迫，現在窮人翻了身，咱們也有吃，有穿，爲人民服務，天下窮人都翻身有啥不好？』我母親就拿起帚把打我。但我沒有屈服，我要堅持和家庭鬭爭到底，一直到把他們的思想打通。

（八）獻浮產

我三姨藏在我家一些浮產，她家發家是靠開大烟館，兒子當過偽滿官吏，她的浮產是人民的血汗，我要作人民勤務員，要作人民的兒子，所以我要給人民立功，把它拿出來，物歸原主，還給人民。我回家最初用欺騙來和家庭作鬭爭，後來就是講道理，又哭，又勸，經過兩天兩夜，把我頑固的母親說服了，把東西拿出來啦，共計十五樣。

（九）參加革命上前線

由於學習土地問題，我知道現在的天下屬於窮人了，窮人的天下，窮人要負責，我家是城市貧民，我也算窮人的一份子，我以前天天喊着：爲人民服務，給人民當兒子，爲人民立功，我今天參加革命，就是增加革命的一份力量！讓我們把民主、自由、幸福的旗幟插到全中國，叫全中國的窮人都得到翻身！我宣誓：將一切獻給人民，獻給革

命，爲人民立功，爲人民犧牲！

〔註釋〕

作者張文甲是合江聯中初一學生，現已參加戰地服務團到前方去了。

字排

句子的安排

唐 毅

要使句子擺在文章裏面妥帖和諧和，就得注意上下前後的關連，順着文氣，隨着需要，來決定句子的式樣。我們知道，同樣一個意思可以用幾種不同的字眼，同樣一句句子可以有幾種不同的說法，我們應該深通句法的變化，默記各別的式樣。如果第一次寫下的句子不妥當，就來換一種，仍不妥當，再來換一種，這樣不斷的換下去，直到完全妥帖而後止。這就是句子的安排問題。

普通的句法變化如：——

昨天下午我和兩個同學到公園去散步。

我和兩個同學到公園去散步是在昨天下午。

昨天下午到公園去散步的是我和兩個同學。

昨天下午我和兩個同學去散步的是公園。

我於昨天下午和兩個同學到公園去散步。

我和兩個同學於昨天下午到公園去散步。

公園是昨天下午我和兩個同學去散步的地方。

我是昨天下午和兩個同學到公園去散步的人。

上面是八句同一意義而樣式不同的句子。自然，一句句子的變化是決不止八種的，倘使把字面稍加改動，一定還可以寫出別的許多式樣來。大抵句子愈長期變化愈多。這裏祇舉這八種，我想大概也可略見一斑了吧。

除了字面位置的更動外，一句句子至少還有兩種不同的變化，那就是長短和單排的問題。如果說字面位置的更動是句子本身的變化，那麼，長短和單排，可以說是句與句之間的變化了。

，文言文的擁護者常常把簡短作為造句的優點之一，這其實是不大確切的，我以為至少先看看這簡短的含義的是否正確。硬要把文章寫成簡短，這就會使詞意含混，因而影響到作品的內容；反過來，倘使句子裏有冗長而不必要的字眼，那也是應該加以清除的。劉知幾在『史通』裏，論及漢書張蒼傳裏的『蒼免相後，年老口中無齒，食乳。』以

其中的『年』『口』『中』三字，是多餘的，改爲『蒼兔相後，老無齒，食乳。』意思既沒有出入，詞句也較爲潔淨，這見解很不錯。『給初學寫作者的一封信』裏引奧里明斯基的話，也有同樣的意見：

爲駁復外間的誹謗起見，舉個還未忘記的例子來說。有一篇文章，我記得好像是描寫蒂威爾城的示威遊行似的。文末謂：『在遊行的地方，曾來了地方警察，拘捕了八個遊行示威的人。』這種類似的句子是很普通的。把它們整個兒的排印起來是否需要呢？譬如『地方』兩字，難道在蒂威爾城來的警察，不是當地的，而是卡桑的麼？其次，『在遊行的地方來了』云云，難道警察不來可以拘捕麼？至於『警察』云云，除了警察以外，誰還可以捕人呢？最後，『遊行示威的人』云云，自然，不是母牛，也不是行路的人吧。所以，留下排印的僅爲『八人被捕』即是所需要者，其餘的統統刪掉了。

廢話的刪去固屬必要，但是硬把句子裝成簡短，却又會減低句子的明確性，使意義不能完整。普通的文言文，就都有這樣的弊病。唐子西文錄云：

東坡詩叙事，言簡而意盡。惠州有潭，潭有潛蛟，人未之信也。曳飲其上，蛟尾而食之，俄而浮骨水上，人方知之。東坡以十字道盡云：『潛鱗有飢蛟，掉尾取渴虎。』言『渴』則虎以飲水而召災，言『飢』則蛟食其肉矣。

簡短誠然是簡短的，但按以唐子西的文章，含義却並沒有完盡。首先，這十個字裏並沒有指出所在地的惠州，也沒有『人未之信也』和『浮骨水上』的意思。這樣說來，東坡十個字比唐子西文章裏的『潭有蛟，虎飲其上，蛟尾而食之，』祇不過少了三個字，意義却反而含混，可見是並不高妙的。名手如東坡尚且如此，其他的自然更不用說了。

『唐宋八大家叢話』裏記載着奔馬的故事，也是關於簡短的問題的：——

歐陽公在翰林日，與同院出遊，有奔馬斃犬於道，公曰，『試書其事。』同院曰，『有犬臥通衢，逸馬蹄而死之。』公曰，『使子修史，萬卷未已也。』曰，『內翰以爲何如？』曰，『逸馬殺犬於道。』

簡短誠然也是簡短的，然而却未必就比長句好。句子的好壞不能由長短來判斷，或長或短，必須合乎提筆時候的需要，什麼是提筆時候的需要呢？這就是含義的完整和明確。

然而完整、明確之外，一面也得講求調子的和諧，世上固然不會有通篇都是長句的文章，也決不會全是短句的，要不然，那便成了毫無趣味的三字經了；所以普通的文章總是有長句，也有短句，不但長短相間，而且單排互參，讀起來的時候十分勻暢，可以朗朗上口，曲盡抑揚頓挫之妙的。

單句就是自成起訖，可以獨立的句子，在普通的單句裏，不但忌用同一的字眼，連相同的句調，也得避免，譬如：——

兩人的脾氣是不同的。自然，相通之點是有的，但比較起來，差別是顯然可見的。

這種句子在文法上並沒有毛病，因為連用了幾個『是……的』，『讀起來却非常不舒服，這是因為單句忌同的緣故；倘是排句，即使句法和字眼相同，可就反而見得諧和了。例如：——

一、江之南，有賢人焉，字子固，非今所謂賢人者，予慕而友之；淮之南，有賢人焉，字正之，非今所謂賢人者，予慕而友之。

——王安石：『同學一首別子固。』

二、同伴遠走高飛，有的發了財，有的做了官，有的爲害於民，有的爲利於國，有的流轉溝壑，死而不得其所。……

——李健吾：『希伯先生。』

三、教之在中國，何嘗不如此。講革命，彼一時也；講忠孝，又一時也；跟大啦噠打圈子，又一時也；造塔藏主義，又一時也。有宜於專吃的時代，則指歸應定於一尊；有宜於合吃的時代，則諸教亦本非異致，不過一碟是全鴨，一碟是雞

拌兒而已。

——魯迅：吃教。

屬於同一範圍或同一性質的事象，用字數相近，組織相似的句法逐一表現出來，這就是排句。有些是短排，如第二例；有些是長排，如第一例。但即使是排句吧，牠的本身也還須有變化，決不能用一種句法排到底的，譬如第二例的『有的發了財，有的做了官，』是一種式樣；『有的爲害於民，有的爲利於國，』又是一種式樣；『有的流轉溝壑，死而不得其所，』則又單獨的成爲一種式樣，和前面兩句一排的不相吻合了，這正是使文章靈活多采，避免呆板的辦法。

再就意義上說，排句也有逐步分別淺深的，或則由深而淺，例如：——

一、何以知天之愛天下百姓？以其兼而明之；何以知其兼而明之？以其兼而有之；何以知其兼而有之？以其兼而食焉。

——墨子：『天志』。

二、我始而靜思，繼而沉吟，終於大笑。

——唐駁：『拾得的夢』。

三、前年的今日，我避在客棧裏，他們却是走向刑場了；去年的今日，我在砲聲中逃在英租界，他們則早已埋在不知那裏的地方了；今年的今日，我才坐在舊寓裏，人們都睡覺了，連我的女人和孩子。

——魯迅：『爲了忘却的紀念』。

這些句子，含義都是一步緊似一步，不像前面所舉的例子似的，彼此並列了。這可

以說是排句的別一格。但在形式上，是沒有顯然的區別的。

出乎排句，而在形式上又和排句稍有區別的，是修辭學上稱爲反復格的句子。正如字之有複疊一樣，反復的句子也是爲了要表現強烈的感情和意見，這才用重複講述的方法，把同樣的話講上好幾遍。於此，人們可以得到強烈而又和諧的感覺，例如『論語』上的：

命也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這是因爲冉伯牛生了瘋癲病，孔二先生非常惋惜，所以反復申說，以表示低回嗟嘆的意思的。相似的例子多得很，這裏不再一一枚舉了。但是，反復的句子還有兩種不同的式樣，却須交代清楚，一種是隔開來的，如：

一、其爲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

——易：乾卦

二、……

爲了打碎野蠻的鎖鏈，

你們認清了

誰是兄弟，
誰是仇敵！

……
爲了征服這個黑暗時期，

你們認清了

誰是兄弟，
誰是仇敵！

——胡風：『敬禮』。

這種隔開來的反復句子，當以用在詩歌裏的爲最多，但在別的文章裏，有時也一樣可以找到，例如魯迅在『出關』裏，就用了好幾句『好像一段呆木頭，』來形容老子的毫無動靜。還有一種反復的句子，是就原句加一二虛字，使字數略有變動，而仍保持大部份的面目的，如：——

一、如果說，這真是一個筵席。孩子，你爲什麼要先我而散去，你爲什麼要先我而散去呢？

——唐弢：『心上的暗影』。

二、在我的後園，可以看見牆外有兩株樹，一株是棗樹，還有一株也是棗樹。

按照慣例，反復的句子總是申述同一意義，指點同一事物的，這裏的第二個例子，所指的却是兩株樹，兩件同樣的東西。本來只用『兩株棗樹』四字，就可以說完了，作者却把它分成兩部來說，用以增加文章的韻味，使人對此有樸美的感覺，也可以說是反復的句子同有的特性。

（摘自唐弢：『文章修養』）。

〔註釋〕

〔唐弢〕作者，中國現代左翼作家。以雜文著名。〔宍長〕音庸仗。

文字散漫過長叫宍長。〔劉知幾〕字子玄，唐朝彭城人。文章作的很好。

開元時修國史三十餘年，著有史通內外四十九篇。〔漢書〕漢朝的歷史，

後漢班固作。〔張蒼〕漢初丞相，陽武人。〔奧里明斯基〕俄國共產黨

員，曾編輯黨報多年。〔唐子西〕唐庚字子西，丹稜人，宋朝古文家。

〔東坡〕蘇軾字子瞻又號東坡居士，宋朝眉山山人。書畫詩文，都極奔放飄

逸，文章為八大家之一，詩詞也很有名。〔惠州〕就是現在的廣東惠陽

縣。〔唐宋八大家〕唐朝的韓愈、柳宗元和宋朝的歐陽修、蘇洵、蘇軾、

蘇轍、王安石、曾鞏等八人，善於作古文，故後人稱之爲唐宋古文八大家。

〔歐陽公〕即歐陽修，宋時廬陵人。字永叔，又號六一居士，古文大家。

〔翰林〕唐宋時，朝廷設翰林院，豢養一批文人學者，主持誥命詔敕。猶今之秘書處。

〔通衢〕衢音渠。四通八達的道路。

〔內翰〕翰林院的翰林

學士，通稱內翰。

〔子固〕曾鞏字子固。宋時南豐人。古文大家。

〔正之〕孫虔，字正之，吳興人。宋時古文家。

〔王安石〕字介甫，宋朝臨

川人。神宗時宰相。古文大家。文章峭拔，詩詞也好。

〔壑〕音郝。大坑深

谷。

〔李健吾〕即劉西渭，現代文學家，著有散文、戲劇多種。

〔吃

教〕魯迅先生散文之一。文中影射國民黨考試院長戴傳賢（一名天仇又名季

陶）。按戴於清末聲稱反滿革命，故名戴天仇。民國後與蔣介石在上海灘上開

交易所；給外國洋行當跑街，想發洋財，故改名戴季陶。其後，提倡讀經拜

佛，於是便叫戴傳賢。

〔墨子〕名翟。曾受墨刑，故稱墨翟。戰國時大哲

學家。提倡兼愛非攻。

〔爲了忘却的紀念〕是魯迅先生哀悼被蔣介石屠殺

了的左翼作家：柔石、白莽、胡也頻、李偉森等六人的文章。

〔論語〕孔

子的弟子記述孔子言行的書。

〔冉伯牛〕冉耕字伯牛。春秋時魯國人，孔

子的弟子。

〔癩瘋病〕兩廣福建所特有的傳染病，又名癩。患者遍身浮

腫，關節處起紅斑，其後，眉髮和手足趾逐漸脫落，以致引起心臟癱瘓而死。

〔孔二先生〕卽孔子，名丘，行二，故調侃者稱之爲孔二先生。〔低

回〕回音懷，與低徊通。俯首旁顧，猶豫留戀的樣子。〔易〕古書名，除

繫辭外皆爲卜筮之辭。後人列爲六經之一。〔乾卦〕易經中的八卦之一，

其象爲三或☰。〔胡風〕中國現代詩人，文藝批評家。曾主編『七月』

『等文藝刊物。〔出關〕魯迅先生的一篇文章名。寫老子出函谷關遇關

尹喜的情形。其文收入『故事新編』中。

皇帝的新衣

劉和民

——給大人看的童話——

有一個國度裏有這麼一位皇帝，他生着兩個嘴，一個生在臉上，專門演講、廣播、致辭、談話，……；另一個却生在胸前，是專門吃人的，——這位皇帝並不吃飯，每天夜裏要吃大臣們給他捆來的青年男女。

但是一個人生着兩個嘴，而且又有一個是吃人的，這實在類乎妖怪，有損皇帝的尊嚴，況且百姓們看到皇帝吃人的嘴，也許怕吃掉他們，而會造反的。因此，這位皇帝就必須經常穿着很漂亮而又結實的衣服，把那可怕的嘴很好的掩藏起來。

但是衣服穿久了是要破爛的，衣服一出漏洞，便無法對老百姓掩藏那可怕的吃人的嘴，就不能不脫掉它換一件新的。因此，這位皇帝已經穿過兩身衣服了。第一是登極時穿的，鮮紅顏色，胸前繡着『革命』兩個大字，這件衣服不幾天就出了洞，拋掉了；第二件衣服深藍顏色，滿繡着『法治』字樣，直穿到現在。

大概因為人肉格外富於營養吧，現在皇帝已經更加發福，他底第二件衣服已緊得要

命，並且有好幾處都已出了漏洞，露出那吃人的嘴來了。

於是，皇帝要想和他底百姓見面，就不能不再做一件新衣。

這天，皇帝召集了他底許多足智多謀的大臣，讓他們給他計劃這樣一件新衣。經過了好幾天熱烈的討論和細心的研究，事情便這樣決定了：因為從前那兩件衣服都做得太不經用，致使皇帝出醜。現在世界上都歡喜民主，老百姓都要求民主，皇帝決定做一件結實的新衣，繡上『民主』兩個大字。一則可以騙騙世界，再則可以哄哄老百姓；可以使自己皇座坐得久一些。

但是，皇宮裏沒有能做『民主』新衣的料子；老百姓那裏倒有很多這樣的結實料子，拿來都不中皇帝的意，他生氣的說：『你們不是要謀害我？這樣的料子結實是結實，穿上可就束縛我，悶死我了！拿出去！』大臣們心裏也不高興這樣的料子。就把料子沒收，燒燬了。

衣服做不成怎麼辦呢？於是皇帝找兩個專家來和他商量；這兩個專家，一個是本國人，叫『勇於對內』專家，一個是外國人，叫『尋求市場』專家，皇帝限定了他們做衣服的時間。

這兩個專家滿口答應，便開始和皇帝商量做新衣服的報酬。實際上這兩位專家是不高興也不可能做這樣一件『民主新衣』的；他們也找不到能做這衣服而又合乎他們同皇

帝的需用的料子。他們想出了一個巧妙的計策，除了要皇帝給他們一筆很大報酬之外，還提出這麼一個奇怪的條件，就是：這件『民主新衣』唯有忠實於自己民族的人才能看見，如果不忠實於自己民族或暗中同外國人勾結的，他們便不會看見它。你看這條件該多麼古怪呢？然而皇帝却馬上答應了，因為他急於要一件新衣。

以後就開工了；其實專家們關於做新衣的事是不必動手，也無從動手，他們只向皇帝要去了不少的金銀，豐富的山珍海味，裝着每天忙得不得了的样子。

又過了約摸一個星期的光景吧，兩個專家就告訴皇帝說：『民主新衣』已經做好，請他準備試一試是否合體。

試衣的時候到了。

『陛下，你看到這件新衣，你一定會龍顏大悅的。』『勇於對內』專家說。

皇帝微笑了，命令他拿給他看，專家小心翼翼地吧錦匣打開，放在皇帝面前。

但是天啊！我們這位聰明的皇帝究竟看到了什麼呢？這不過是一個空匣子而已。

皇帝大吃一驚，但是他忽然想起裁縫的話：『如果是不忠實於自己民族，或同外國人勾結的人，是看不見這件新衣的。』他不禁流了一身冷汗，心裏想：『我登位以來餉的確是專門出賣民族利益，設法把國土變成外國人的殖民地的，無怪乎我看不見這件新衣。』於是便極力裝作鎮靜，裝作龍顏大悅，說：

「啊呀！好漂亮的一件『民主新衣』呀！快給我穿上！」

兩個專家心裏發着笑，便假裝從錦匣裏拿出新衣來，假裝給他穿好。一面問他自己看着是否合體。皇帝看他自己赤身露體地站着，胸前一個血盆似的大嘴，頗有些難以爲情，但是他怎好說是他並沒有看見衣服，讓天下人說他不忠實於民族呢？他於是便裝模做樣地仔細端詳了半天說：

「還好，還好，只是袖子太長了一點；但是，也還可以的……」

兩個專家在他身前後走着，不斷地稱讚新衣的美麗合體，並且說袖子也並不長。皇帝穿上了新衣，給了專家許多謝禮，專家回去了。

皇帝穿了『民主新衣』，給皇后看，皇后只看到赤身露體的皇帝和那吃人的嘴；但是她怕天下人笑她不忠實於民族，便極口稱讚新衣的漂亮。

皇帝穿了『民主新衣』，給他的大臣們看；大臣們只看到赤身露體的皇帝和那吃人的嘴；但是他們怕天下人都明白自己是專門幹賣國勾當的，便都極口稱讚：『多麼漂亮的新衣呀！』

皇帝高興極了，便傳下御旨：到大街上去舉行慶祝大典。

到了市中心，大臣們手拉站成一個圓圈，把皇帝皇后團團圍在當中，開始了一個雜亂的舞蹈，同時嘶啞的歌唱：『民主萬歲！』

市民們看到皇帝在裸體跳舞，胸前張着一個血盆似的吃人的大嘴，立刻轟動了。於是便一傳十，十傳百，很快全國人都聚來圍看。大家以憤怒的眼色，互相傳語：無怪乎每天夜裏，我們總有無數兒女失蹤，吃人的魔王原來就在這裏呀！

皇帝見全國人都聚來圍看，越發洋洋得意了，便用他那另一個嘴演講起來：

「同胞們，我是忠實於民主的呀！……」

皇帝還沒說完，全國人民，實在忍無可忍了，便用震動山岳的巨聲怒吼：

「打倒吃人的魔王！」

〔註釋〕

作者：劉和民。——此文載東北日報副刊，是一篇童話，作者却已經聲明過了：「給大人看的。」看過以後，請大家想一想：這位生着兩個嘴的皇帝，這位吃人的魔王，是生在什麼國度裏？是生在什麼時代？他的名字叫什麼呢？你聽見過他的演說、廣播、致辭、談話嗎？你的父母、兄弟、姐妹、同學、師友有被他吃掉的嗎？你聽到全國人民反抗的怒吼嗎？——你自己對這位皇帝有什麼感想呢？

忽然想到

魯迅

魯迅

我生得太早一點，連康有爲們『公車上書』的時候，已經頗有些年紀了。政變之後，有族中的所謂長輩也者教誨我，說：康有爲是想篡位，所以他的名字叫有爲。有者，『富有天下』，爲者，『貴爲天子』也。非圖謀不軌而何？我想：誠然，可惡得很。

長輩的訓誨於我這樣有力，所以我也很遵從讀書人家的家教。屏息低頭，毫不敢輕舉妄動。兩眼下視黃泉，看天就是傲慢，滿臉裝出死相，說笑就是放肆。我自然以爲極應該的，但有時心裏也發生一點反抗。心的反抗，那時還不算什麼犯罪，似乎誅心之律，倒不及現在之嚴。

但這心的反抗，也還是大人們引壞的，因爲他們自己就常常隨便大說大笑，而單是禁止孩子。黔首們看見秦始皇那麼闊氣，搗亂的項羽道：『彼可取而代之！』沒出息的劉邦却說：『大丈夫不當如是耶？』我是沒出息的一流，因爲羨慕他們的隨意說笑，就希望趕快變成大人——雖然，此外也還有別種原因。

大丈夫不當如是耶，在我，無非只想不再裝死相而已，慾望也並不甚奢。
 現在，可喜我已經大了，這大概是誰也不能否認的罷？無論用了怎樣古怪的「邏輯」。

我於是就拋了死相，放心說笑起來，而不意又碰了正經人的釘子！說是使他們「失望」了。我自然是知道的，先前是老人們的世界，現在是少年們的世界了，但竟不料治世的人們雖異，而其禁止說笑也則同。那麼，我的死相也還得裝下去，裝下去，「死而後已」，豈不痛哉！

我於是又恨我生得太遲了一點。何不早二十年，趕上那大人還准說笑的時候？真是「我生不辰」，正當可詛咒的時候，活在可詛咒的地方了。

約翰·彌爾說：專制使人們變成冷嘲。我們却天下太平，連冷嘲也沒有。我想：暴君的專制使人們變成冷嘲，愚民的專制使人們變成死相。大家漸漸死下去，而自己反以爲衛道有效，這才漸近於正經的活人。

世上如果還有真要活下去的人們，就先該敢說、敢笑、敢哭、敢怒、敢罵、敢打，在這可詛咒的地方擊退了可詛咒的時代！

上面這篇文章，是魯迅先生在民國十四年的時候寫的。這裏指出了中國封建勢力如何壓迫人民，反對改革，把人民都弄成死相，不敢自由地思想，甚至不敢自由的說笑，當然更不敢挺身起來，與封建勢力進行鬭爭。這樣，封建統治者自己就可以任意非爲作惡，永遠奴役人民了。過去中國民族之所以衰弱不振，受盡欺侮，基本原因就在這裏。

東北人民，長期受封建壓迫，十四年來，又受日本帝國主義的壓迫，過慣了沒有自由的生活，現在雖然已經解放，獲得了民主自由，但許多人還是沒有解放的感覺，不想運用民主自由的權利。一般人對國家大事還是不敢過問；有的人有苦有仇還是不敢說；農民受了高租高利的剝削還是不敢怒，受屈的老百姓把漢奸特務罵了幾句或打了幾下，許多人還以爲『過火』；許多老百姓見了民主政府和八路軍的幹部，還像過去見『官』一樣的害怕；許多學生見了老師還是不敢隨意說笑……這種現象，在解放區說起來，是不正常的，是妨害民主生活的發展的。只有國民黨法西斯，才需要老百姓永遠是這個樣子，我們則應該反對，正如魯迅先生二十年前已經反對過的一樣。

所以，魯迅先生這篇文章中的思想，對現在東北的人民，尤其對東北的青年，還是有重大的意義的。但是要注意，魯迅先生並不是提倡無原則的亂罵亂

56

打。對人民對同志，打罵是絕對不應該的。

〔公車上書〕清朝舉人進京趕考，叫做公車。光緒二十一年，廣東舉人康有爲等因爲看到滿清政治太腐敗，以致受了帝國主義國家侵略，不能反抗，所以上書給光緒皇帝，主張『變法自強』。就是改革政治，實行一些新的政策。他的主張被光緒帝所採納，於光緒二十四年實行變法，但爲慈禧太后、袁世凱等頑固份子所反對，這個改革運動終告失敗。這就是所謂『戊戌政變』。

〔黔首〕就是老百姓。『史記秦始皇紀』裏有『更名民曰黔首』的記載。黔是黑；一種說法，老百姓的臉黑，所以叫『黔』；又一種說法，老百姓用黑頭巾蒙頭，所以叫『黔首』。〔誅心〕民國十四年的時候，段祺瑞、吳佩孚等封建軍閥統治中國，比滿清時代還要專制。人民稍有反抗思想，就會被迫害，等於日本帝國主義的對付『思想犯』。這就是所謂『誅心』。這種『誅心』之律，到了國民黨法西斯派手裏，比段祺瑞的時代更嚴酷百倍了。〔約翰·彌爾〕是英國的一位思想家。他曾說過『專制使人民變成冷嘲』這句話，意思是：在專制政治之下，人民不敢公開反抗，只能用對統治階級冷嘲的方法來表示不滿之意。

故鄉

魯迅

我冒了嚴寒，回到相隔二千餘里，別了二十餘年的故鄉去。

時候既然是深冬；漸近故鄉時，天氣又陰晦了，冷風吹進船艙中，嗚嗚的響，從蓬隙向外一望，蒼黃的天底下，遠近橫着幾個蕭索的荒村，沒有一些活氣。我的心禁不住悲涼起來了。

啊！這不是我二十年來時時記得的故鄉？

我所記得的故鄉全不如此。我的故鄉好得多了。但要我記起他的美麗，說出他的佳處來，却又沒有影像，沒有言辭了。彷彿也就如此。於是我自己解釋說：故鄉本也如此，——雖然沒有進步，也未必有如我所感的悲涼，這只是我自己心情的改變罷了，因為我這次回鄉，本沒有什麼好心緒。

我這次是專爲了別他而來的。我們多年聚族而居的老屋，已經公同賣給別姓了，交屋的期限，只在本年，所以必須趕在正月初一以前，永別了熟識的老屋，而且遠離了熟識的故鄉，搬家到我在謀食的異地去。

第二日早晨我到了我家的門口了。瓦楞上許多枯草的斷莖當風抖着，正在說明這老屋難免易主的原因。幾房的本家大約已經搬走了，所以很寂靜。我到了自家的房外，我的母親早已迎着出來了，接着便飛出了八歲的姪兒宏兒。

我的母親很高興，但也藏着許多淒涼的神情，教我坐下，歇息，喝茶，且不談搬家的事。宏兒沒有見過我，遠遠的對面站着只是看。

但我們終於談到搬家的事。我說外間的寓所已租定了，又買了幾件家具，此外須將家裏所有的木器賣去，再去增添。母親也說好，而且行李也略已齊集，木器不便搬運的，也小半賣去了，只是收不起錢來。

『你休息一兩天，去拜望親戚本家一回，我們便可以走了。』母親說。

『是的。』

『還有閩士，他每到我家來時，總問起你，很想見你一面。我已經將你到家的大約日期通知他，他也許就要來了。』

這時候，我的腦裏忽然閃出一幅神異的圖畫來：深藍的天空中掛着一輪金黃的圓月，下面是海邊的沙地，都種着一望無際的碧綠的西瓜，其間有一個十一二歲的少年，頂帶銀圈，手捏一柄鋼叉，向一匹獐儘力的刺去，那獐却將身一扭，反從他的胯下逃走了。

這少年便是閩士。我認識他時，也不過十多歲，離現在將有二十多年了；那時我的父親還在世，家景也好，我正是一個少爺。那一年，我家是一件大祭祀的值年。這祭祀，說是三十多年才能輪到一回，所以很鄭重；正月裏供祖像，供品很多，祭器很講究，拜的人也很多，祭器也很要防偷去。我家只有一個忙月，（我們這裏給人做工的分三種：整年給一定人家做工的叫長年；按日給人家做工的叫短工；自己也種地，只在過年過節以及收租時候來給一定的人家做工的稱忙月。）忙不過來，他便對父親說，可以叫他的兒子閩士來管祭器的。

我的父親允許了；我也很高興，因為我早聽過閩士這名字，而且知道他和我彷彿年紀，閩月生的、五行缺土，所以他的父親叫他閩士。他是能裝涼捉小鳥雀的。

我於是日日盼望新年，新年到，閩士也就到了。好容易到了年末，有一日，母親告訴我，閩士來了，我便飛跑的去，他正在廚房裏，紫色的圓臉，頭戴一頂小氈帽，頸上套一個明晃晃的銀項圈，這可見他的父親十分愛他，怕他死去，所以在神佛前許下心願，用圈子將他套住了。他見人很怕羞，只是不怕我，沒有旁人的時候，便和我說話，於是不到半日，我們便熟識了。

我們那時候不知道談些什麼，只記得閩士很高興，說是上城之後，見了許多沒見過的東西。

第三日，我便要他捕鳥。他說：『這不能。須大雪下了纔好。我們沙地上，下了雪，我掃出一塊空地來，用短棍支起一個大竹匾，撒下秕穀，看鳥雀來吃時，我遠遠地將縛在棍上的繩子只一拉，那鳥雀就罩在竹匾下了。什麼都有：稻雞、角雞、鶉鴉，藍背……』

我於是又很盼望下雪。

閩士對我說：

『現在太冷，你夏天到我這裏來。我們日裏到海邊檢貝殼去，紅的綠的都有，鬼見怕也有，觀音手也有，晚上我和爹管西瓜去，你也去。』

『管賊麼？』

『不是。走路的人口渴了摘一個瓜吃。我們這裏是不算偷的。要管的是獾猪，刺猬，渣。月亮地下，你聽，啦啦的響了，渣在咬瓜了。你便捏了胡叉，輕輕的走去，……』

我那時並不知道這所謂渣的是怎麼一件東西——便是現在也沒有知道——只是無端的覺得狀如小狗而很兇猛。

『他不咬人麼？』

『有胡叉呢。走到了，看見渣了，你便刺。這畜生很伶俐，倒向你奔來，反從胯下竄了。他的皮毛是油一般的滑。……』

我素不知道天下有這許多新鮮事：海邊有如許五色的貝殼；西瓜有這樣危險的經歷，我先前單知道他在水果店裏出賣罷了。

『我們沙地裏，潮汛要來的時候，就有許多跳魚兒只是跳，都有青蛙似的兩隻脚。』

『……』
啊！閩士的心裏有無窮無盡的希奇的事，都是我往常的朋友所不知道的。他們不知道這些事，閩士在海邊時，他們都和我一樣只看見院子裏的高牆上四角的天空。

可惜正月過去了，閩士須回家去，我急得大哭，他也躲到廚房裏，哭着不肯出門，但終於被他父親帶走了。他後來還託他的父親帶給我一包貝殼和幾枝很好看的鳥毛，我也曾送他一兩次東西，但從此沒有再見面。

現在我的母親提起了他，我這兒時的記憶，忽而全都閃電似的蘇生過來，似乎看到了我的美麗的故鄉了，我應聲說：

『這好極！他，——怎樣？……』

『他？……他景況也很不如意……』母親說着，便向房外看，『這些人又來了。說是買木器，順手也就隨便拿走的，我得去看看。』

母親站起身，出去了。門外有幾個女人的聲音。我便招宏兒走近面前，和他閒話：問他可會寫字，可願意出門。

「我們坐火車去麼？」

「我們坐火車去。」

「船呢？」

「先坐船，……」

「哈！這模樣了！鬍子這麼長了！」一個尖利的怪聲突然大叫起來。

我吃了一嚇，趕忙抬起頭，却見一個凸顴骨，薄嘴唇，五十歲上下的女人站在我面前，兩手搭在髀間，沒有繫裙，張着兩腳，正像一個畫圖儀器裏細腳伶仃的圓規。

我愕然了。

「不認識了嗎？我還抱過你咧！」

我愈加愕然了。幸而我的母親也就進來，從旁說：

「他多年出門，統忘却了。你該記得罷，」便向着我說，「這是斜對門的楊二嫂，……開豆腐店的。」

哦，我記得了。我孩子時候，在斜對門的豆腐店裏確乎終日坐着一個楊二嫂，人都叫伊「豆腐西施」。但是搽着白粉，顴骨沒這麼高，嘴唇也沒有這麼薄，而且終日坐着，我也從沒有見過這圓規式的姿勢。那時人說：因為伊，這豆腐店買賣非常好。但這大約因為年齡的關係，我却並未蒙着一毫感化，所以竟完全忘却了。然而圓規很不平，

顯出鄙夷的神色，彷彿嗤笑法國人不知道拿破崙，美國人不知道華盛頓似的，冷笑說：

『忘了？這真是貴人眼高……』

『那有這事……我……我惶恐着，站起來說。』

『那麼，我對你說。迅哥兒，你闊了，搬動又笨重，你還要什麼這些破爛木器，讓我拿去罷。我們小戶人家，用得着。』

『我並沒有闊哩。我須賣了這些，再去……』

『啊呀呀，你放了道台了，還說不闊？你現在有二房姨太太；出門便是八抬的大轎，還說不闊？嚇，什麼都瞞不過我。』

我知道無話可說了，便閉了口，默默的站着。

『啊呀啊呀，真是愈有錢，便愈是一毫不肯放鬆，愈是一毫不肯放鬆，便愈有錢……』
圍規一面憤憤的回轉身，一面絮絮地說，慢慢向外走，順便將我母親的一副手套塞在褲腰裏，出去了。

此後又有近處的本家和親戚來訪問我。我一面應酬，偷空便收拾些行李，這樣的過了三四天。

一日天氣是很冷的午後，我吃過午飯，坐着喝茶，覺得外面有人進來了，便回頭去看。我看時，不由的非常出驚，慌忙站起來，迎着走去。

這來的便是閩士。雖然我一見便知道是閩士，但又不是我這記憶上的閩士了。他身材增加了一倍；先前的紫色的圓臉，已經變成灰黃，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皺紋；眼睛也像他父親一樣，周圍都腫得通紅，這我知道，在海邊種地的人，終日吹着海風，大抵是這樣的。他頭上是一頂破氈帽，身上只一件極薄的棉衣，渾身瑟索着；手裏提着一個紙包和一支長烟管，那手也不是我所記得紅活圓實的手，却粗又笨而且開裂，像是松樹皮了。

我這時很興奮，但不知道怎樣說纔好，只是說：

『啊，閩士哥，——你來了？……』

我接着便有許多話，想要連珠一般湧出：角雞、跳魚兒、貝殼、撿，……但又總覺得被什麼擋住似的，單在腦裏面回旋，吐不出口外去。

他站住了，臉上現出歡喜和淒涼的神情；動着嘴唇，却沒有作聲。他的態度終於恭敬起來了，分明的叫道：

『老爺！……』

我似乎打了一個寒噤；我就知道，我們之間已經隔了一層可悲的厚障壁了。我也說不出話。

他回過頭去說：『水生，給老爺磕頭。』便拖出躲在背後的孩子來，這正是一個二十

年前的閩士，只是黃瘦些，頸子上沒有銀圈罷了。『這是第五個孩子，沒有見過世面，躲躲閃閃……』

母親和宏兒下樓來了。他們大約也聽到了聲音。

『老太太，信是早收到了。我實在喜歡的了不得，知道老爺回來……』閩士說。

『啊，你怎的這樣客氣起來。你們先前不是哥弟稱呼麼？還是照舊。迅哥兒。』母親高興的說。

『啊呀，老太太真是……這成什麼規矩。那時是孩子，不懂事……』閩士說着，又叫水生來上打拱，那孩子却害羞，緊緊的貼在背後。

『他就是水生？第五個？都是生人，怕生也難怪的；還是宏兒和他去走走。』母親說。

宏兒聽得這話，便來招水生，水生却鬆鬆爽爽同他一路出去了。母親叫閩士坐，他遲疑了一回，終於就了坐，將長烟管靠在桌旁，遞過紙包來，說：

『冬天沒有什麼東西了。這一點乾青豆倒是自家晒在那裏的，請老爺……』

我問問他的景況。他只是搖頭。

『非常難，第六個孩子也會幫忙了，却總是吃不夠……又不太平……什麼地方都要錢，沒有定規，……收成又壞。種出東西來，挑去賣，總要捐幾回錢，拆了本；不去

寶，又只能爛掉……」

他只是搖頭；臉上雖然刻着許多皺紋，却全然不動，彷彿石像一般。他大約只是覺得苦，却又形容不出，沉默了片時，便拿起烟管來默默的吸烟了。

母親問他，知道他的家裏事務忙，明天便得回去；又沒有吃過午飯，便叫他自己到廚下炒飯吃去。

他出去了；母親和我都歎息他的景況：多子、飢荒、苛稅、兵、匪、官、紳，都苦得像一個木偶人了。母親對我說，凡是不必搬走的東西，儘可以送他，可以聽他自己去揀擇。

下午，他揀好了幾件東西：兩條長桌，四個椅子，一副香爐和燭臺，一桿抬秤。他又把所有的草灰（我們這裏煮飯是燒稻草的，那灰，可以做沙地的肥料），待我們啓程的時候，他用船來載去。

夜間，我們又談些閒天，都是無關緊要的話；第二天早晨，他就領了水生回去了。又過了九日，是我們啓程的日期。閩土早晨便到了，水生沒有同來，却只帶着一個五歲的女兒管船隻。我們終日很忙碌，再沒有談天的工夫。來客也不少，有送行的，有拿東西的，有送行兼拿東西的。待到傍晚我們上船的時候，這老屋裏的所有破舊大小粗細東西，已經一掃而空了。

我們的船向前走，兩岸的青山，在黃昏中都裝成了深黛顏色，連着退向船後梢去。宏兒和我靠着船窗，向着外面的模糊風景，他忽然問道：

『大伯！我們什麼時候回來？』

『回來？你怎麼還沒有走就想回來了？』

『可是，水生約我到他家玩去喇……』他瞪着大的黑眼睛，癡癡的想。

我和母親也都有些惘然，於是又提起閩士來。母親說，那『豆腐西施』的楊二嫂，自從我家收拾行李以來，本是每日必到的，前天伊在灰堆裏，掏出十多個碗碟來，議論之後，便定說是閩士埋着的，他可以在運灰的時候，一齊搬回家裏去。楊二嫂發見了這件事，自己很以為功，便拿了那狗氣殺（這是我們這裏養雞的器具，木盤上面有着柵欄，內盛食料，雞可以伸進頸子去啄，狗却不能，只能看着氣死），飛也似的跑了，虧伊裝着這麼高底的小腳，竟跑得這樣快。

老屋離我愈遠了；故鄉的山水也都漸漸遠離了我，但我却並不感到怎樣的留戀。我只覺得四面有看不見的高牆，將我隔成孤身，使我非常氣悶；那西瓜地上的銀項圈的小英雄的影像，我本來十分清楚，現在却忽地模糊了，又使我非常的悲哀。

母親和宏兒都睡着了。

我躺着，聽船底泔泔的水聲，知道我在走我的路。我想：我竟與閩士隔絕到這地步

了，但我們的後輩還是一氣，宏兒不是正在想念水生麼？我希望他們不再像我，又大家隔膜起來……然而我又不願意他們因為要一氣，都如我的辛苦輾轉而生活，也不願意他們都如閩士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願意都如別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他們應該有新的生活，爲我們所未經生活過的。

我想到希望，忽然害怕起來了。閩士要香爐和燭臺的時候，我還暗地裏笑他，以爲他總是崇拜偶像，什麼時候都不忘却。現在我所謂希望，不也是我自己手製的偶像麼？只是他的願望切近，我的願望茫遠罷了。

我在朦朧中，眼前展開一片海邊碧綠的沙地來，上面深藍的天空中掛着一輪金黃的圓月。我想：希望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註釋〕

這是魯迅先生對於故鄉的回憶。在童年的心裏，故鄉是美麗的，『深藍的天空』，『金黃的圓月』，『碧綠的西瓜』，他和閩士當時還不得一切是地主的兒子，一個是僱工的兒子，曾是一雙『兄弟稱呼』的小朋友，『鬆鬆爽爽』在一起蹦蹦跳跳。但人爲的災害，階級的差別，使一切都變了顏色。閩士在

他兒時的『迅哥兒』面前，『終於恭敬起來』；而且叫起『老爺』來，他們之間，『已經隔絕了一層可悲的厚障壁了』。面前的閩士是怎麼樣呢？『先前的紫色的圓臉，已經變成灰黃，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皺紋』，『多子、飢荒、苛稅、兵、匪、官、紳，都苦得他像一個木偶人了』；如此的故鄉，有什麼值得留戀呢？魯迅先生只有把自己的希望寄託在後輩宏兒和水生身上，希望他們是『一氣』，不再隔膜，希望『他們應該有新的生活』。但並不是消極的等待，而是積極的努力去創造一個沒有階級差別的人人平等的好社會，因為『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

〔渣〕南方沙地裏的一種動物，像野豬，比野豬小而靈活，能在地上滾，專偷吃瓜菜。〔涼〕音強，去聲，一種捕鳥的網。〔鬼見怕……：觀

音手〕都是貝殼名。

〔搵猪〕搵音歡，攪猪，就是野豬。

〔髒間〕

髒音比，髒間就是兩膝之間。

〔拿破崙〕法國人生於一七六九年，死於一

八二一年。一八〇四年背叛共和，自稱皇帝，獨霸歐洲以勇敢著名。

〔華

盛頓〕美國獨立戰爭時的總司令，第一任大總統。生於一七三二年，死於一七

九九年。〔道台〕從前省下設道，一道包括七八縣或十餘縣不等。道台就

是一道之長，也叫『道尹』。

大店地主

榴 瑾

一、當官爲宦起家

過去是『有錢的就能當官，當官的就能有錢。』大店地主祖祖輩輩都當官，大者如山西巡按，湖南湖北道台，此外兩個知府，八個縣知事，十二頂轎出來進去，極盛一時。功名上，有秀才十五個，進士四個，拔貢兩個，舉人五個，翰林一個。

作官當中，不顧人民死活，大量剝削民脂民膏，知松堂和雙柳堂就這樣各有一百二十頃地，那位道台因督修河道，貪污過多，羣情激憤，皇帝都覺得過意不去，下道聖旨給斬了。大店地主大量的集中了土地，不知多少人都因此失掉了土地。

大店地主除主要經營土地外，又兼做買賣，當初大店十三個烟筒冒烟，打油、造酒。於是大批的佃戶被驅使着給地主日夜打油、造酒，推糧食、推酒，無代價的被奴役着。用一犍牛的佃戶，往往每年要出一個或兩個長人跟地主做工，甚至連飯都自己帶去，地主做買賣發了財，佃戶却被喝乾了血汗。

二、殘酷的剝削掠奪

這是大店地主最主要的剝削辦法，也是大家所最痛恨的。

第一、放高利貸。一般說分三種：一是利漲準折，一是開當舖。

(甲)利漲準折——地主利用天災人禍，窮人缺吃少穿，即派出大批掌櫃的，提着一個錢口袋，一個圖章，一個算盤，一些紙張，到道口十字路坪上或大店街上到處放錢，因為是地主自己出的紙票，十吊只能當八吊，窮人就吃虧兩吊，四分利，先坐下利，指地作保，十個月或半年還不上即將土地準去。利高，期短，利翻利，先坐利，加以天災人禍，窮人是無法還上賬的，就這樣農民的田地房屋跑到地主手裏去了。

大店地主『按莊子』就用這個辦法。地主看到那裏土地好，先派掌櫃的提着口袋到那莊子去置下一所宅子，一個場，然後便利利用窮人沒吃沒穿放高利貸，或者開賭局，鼓動羣衆借錢，到期不還，土地房屋準過來，掌櫃的就招佃戶給種地，再剝削佃戶。這樣地主就算是『按上莊子』了。據說王家莊子五十年前，大店地主未去按莊子，全莊農民有地千餘畝，現在只剩二百來畝，其餘的土地早跑到地主手裏去了。

如王莊子王貴香，民國二十八年吃松柏堂一斗糝子（值三吊），三塊果子餅（六百錢），另外還借了四十吊錢，四分利，拉了兩年飢荒還不上了，地主就把作保的四畝半

地硬逼準去（地值二三五吊）。王貴香一家大小只好拉着扒棍去要飯。

（乙）開當舖——貧苦不堪的農民，遇有天災人禍即沒飯吃，紅白大事更沒錢用，只好把家裏稍微值錢的東西像衣服、被子、蚊帳、首飾、甚至送老壽衣、嫁妝、鋤、耙、犁、鍋，都拿去當錢，地主就趁火打劫，值十元的東西頂多當兩元，而且先坐利，四分利，一個月期限，過期死了就不許贖。有時地主故意把當舖牆挖個洞，說是遭了搶，就這樣變相的把農民的財物搶去了。

許多人都管大店叫『大塾』，叫『塾上』，『什麼東西都塾進去了！』這真是真情實話。

第二、地租額外剝削。

大店地租都是對半分租，此外附以嚴重的額外剝削，如：（甲）雙出種——使地主種子一斗還二斗。（乙）折牛價——佃戶種地，地主買牛，每年秋收折價坐糧，糧食剩的多就多折，剩的少就少折，總折不完，佃戶也算不清這個賬。如莊會西折半價每年三斗，折了八年，至今還欠很多錢沒折完。（丙）白帶地——佃戶租種地主地畝外，地主又拿出十畝或二十畝地讓佃戶帶種，不分糧也不給工錢，佃戶怕得罪地主，不敢不帶。（丁）送禮——每年臘月二十三，佃戶都得給地主送禮，規矩是豬肉、雞、鯉魚、三把掃帚、兩把飯帚、一領蓆、一個箔；此外地主家有甚麼大事，還得送禮。羣衆甚感其苦！

年秋收，七折八扣，佃戶所得寥寥無幾。

第三、吃分子糧，這是更明目張膽的毒辣剝削。地主的規矩是：使一犍牛的佃戶，每年吃分子糧攤派數是一擔糝子，四斗麥子，四斗黃豆，三斗高粱，三斗穀子。春吃一斗，秋還四斗（有的三斗）；不吃不行，給你一擔，不敢吃九斗。秋天收場，佃戶光拿分子糧就不夠，不到年就沒的吃了，只好跑到地主門上再去借分子糧，這樣佃戶就被吃不飽，還不完分子糧永遠東縛爲地主的牛馬；不但佃戶一年辛苦所得，全被地主弄去；而且佃戶原有的地和房子也都墊進去。如老佃戶王順，給地主幹了六輩子，不但連一整片布沒落下，連自己原有的三十畝地一所房子也都墊給地主了。

爲了這事，佃戶也曾提出取消分子糧或少吃一些的要求，地主的回答是：『你不吃，他不吃，讓我的糧食都爛了嗎？』這就是地主合法掠奪農民的『理由』！

第四、無限度的勞役剝削。地主隨便剝削佃戶的勞動力，叫做『撥工』。撥工種類可分爲：（一）接送親戚撥工：大店地主親戚路遠，多在李家宅子、劉家店子、費縣等地，如地主再有幾個姑娘年年走娘家，一去七八天，那就苦死了佃戶。（二）年節送禮撥工：每年三節，五月節、八月節、過年及紅白大事，加上地主間的一來一往，佃戶就得推車子，跑來跑去。（三）推地主太太、小姐拜年撥工：遠路拜年坐車，就是一個門到另一個門也得坐車，從初一起，大批佃戶集中大店，準備推地主坐車拜年用，一個正

月是閒不住的。(四)托坯塊撥工：李彩剛托完坯塊，來了大雨，李彩想用蓆遮遮，地主不但不借給蓆用，反說：『坯塊毀三逼，比磚還硬』。(五)唱戲搭台撥工：地主不農忙不唱戲，每年春秋兩季正在農忙時，撥佃戶搭台唱戲。因這時農忙，別人不得閒，地主唱戲清快。(六)佃戶老婆給地主家洗衣服、烙煎餅、看孩子撥工。此外看門、澆花、挑水、送給養、出伙，都要撥工。有的佃戶替地主送南軍撥工，一去百多里，有的連人帶車都回不來。有的推地主一家大小衣物財寶逃難，甚至小叭狗也要推着，丟下自己家裏老婆孩子不管，家裏莊稼得雇短工鋤割，一去八九個月，一二年。

以上撥工都是無代價的勞役剝削，有的甚至連飯也不管，有的爲了欺騙佃戶，如推地主逃難，答應每天一升糶子，但回到家裏就不給了，誰敢去要呢？

地主每年撥工二三百，遇有逃難就更多了，如居業堂，逃難撥工八輪車子，抗戰後光推地主逃難、送兵、挖炭窯、修據點即有四五萬工。這樣的超經濟剝削，使佃戶失掉自由，大大降低生產的積極性，很難維持最低限度生活。很明顯的，地主的優裕享樂生活，是建築在農民的血淚上的！

第五、鎖門，大抹頭。佃戶種地主的的地，就得受地主的氣，地主一不如意，即將佃戶家貼上封條，鎖了門，傢俱耕牛和長好的莊稼全部沒收。佃戶只好背着鍋，領着老婆孩子空手要飯，流落他鄉，佃戶痛感其甚，稱之爲『大抹頭』。

例如：淵子崖張振東是六輩子老佃戶，當初還有二十多畝地，五間房，幾輩子給地主拚命幹的結果，不但沒積蓄下什麼，連自己二十畝地五間房子也墊給地主清恕堂了。他種了一一五畝地，那年當大麥黃了梢，小麥莠了穗，春田鋤了一遍的時候，因傳染病，連死三個小孩，全家大哭，地主六老爺來罵了一頓。佃戶說：『死了人還不許哭嗎？』第二天地主就藉口鎖門，張振東聽說，從地裏跑來，給地主跪着哀求，無效；得鄰舍幫忙，從屋裏把一些東西搶到院裏，來不及拾完，封條就貼上了，門鎖上了，犁、把、兩條大牛，五十八畝麥子，五十七畝春田都沒收了，張振東只好領着一家大小哭着走了，要飯打短工到今天。

又如：魏仁成種景德堂五畝牽園，民國十二年，有一天魏仁成早起拾糞，因路窄，糞又劃了牆，地主出來大罵：『狗日的去攪了老太太的夢！』把佃戶打得鼻破血流，第二天五畝菜園，一百多畦子菠菜，五十多溝葱，一千多棵大白菜，被『抹』了頭。魏仁成一無所有，只好出外流浪去了。

又如：斗山區相河沿王才，種正心堂八十畝地，民國十年王才兒子死了，地主要抽地。王才哀求說：『我兒子死了，也就誤不了你的地呀！』第二天被鎖了門，抹去一車、一犁、一半，還有麥子四十畝。幾輩子給地主幹活的老王才，就在臘月二十四，下着大雪，領着小兒哭着走了。到家小兒凍死，老倆口六十多歲了，一直過着要飯的生

活。

這就是『大抹頭』，這就是地主殺人不見血的抹了佃戶的頭，這就是地主更直接，更明目張膽的對佃戶的威脅與鎮壓，佃戶的財權和佃權是無從談起的，在經濟上、政治上、觀念上不給佃戶一點獨立自由或上升的機會，輩輩世世給地主當牛馬。

以上的種種剝削，像幾條毒蛇纏在農民身上，吸盡農民血汗，佃戶悲慘的形容自己的生活：『跟着驢軸吃飯』意思就是只能在打場時偷點糧食吃幾天飽飯。又說：『糊塗、煎餅、小豆沫三樣都吃不到一塊。』光吃樹葉子、野菜，春天吃腫了臉，冬天都穿不上棉褲棉襖，孩子蹲在坑上，一條褲子替換着出門。就是這樣的生活，佃戶還說：『飯鍋支在脚面上，一邁步就完了。』佃戶窮得大部娶不起老婆，光棍子多，一個莊十家佃戶，二十多個光棍子，韓老佃戶領着五個兒給地主幹了一輩子，弄得斷子絕孫，大兒都五十多歲了，二兒四十多歲了，小兒正當年又累傷了，韓老頭悲痛的說：『這兩年人口才算旺了，可是八路軍來晚了！』

這裏，總可以看出：爲什麼地主不事勞動，反而財產集中這麼多這麼快；爲什麼整年整輩子幹活的農民，反而吃不飽穿不暖，要飯逃荒，甚至娶不起老婆斷子絕孫。真相就是這樣，一點奧妙也沒有。

三、野蠻的統治鎮壓

大地主爲了使農民老老實實被奴役被剝削，他們想出了一套統治鎮壓羣衆的辦法。

第一、運用大批的掌櫃的統治羣衆。雙榴堂當初即有二百個掌櫃的，有內掌櫃的，外掌櫃的和總掌櫃的，分散到莊子上去，統治佃戶，他們是地主的爪牙，專門壓迫佃戶，到莊子上佃戶得好好招待他，管他叫爺。

第二、勾結舊官府。從前每個縣官上任，都得先來大店拜訪；不見大店條子，不敢開大店案子，即使判了案，大店小條一到，馬上翻案。『莒州官是大店的』，這是老百姓都知道的事，羣衆給莒州官朱仁秀作了首詩：『莒州坐下朱仁秀，他跟堂號一把連，每莊要下兩元錢，聚草存糧養兵權』。

第三、養團練。地主組織武裝六十人，每堂號出人槍各一，團正爲大地主掌握，誰反抗地主，誰不服從奴役，就押起誰，農民最怕團練的二指小條，最恨團練的搶劫勒索，這是地主鎮壓羣衆的武裝，後來團練取消，地主又組織『青年隊』，農民稱之爲『少爺隊』，都是地主的子弟參加，掌握槍桿子，同樣是爲了鎮壓羣衆。

第四、私設公役。大店地主私設兩個公役，紅黑棍擺兩旁，牆上掛着葫蘆鞭子，手銬腳鍊，這裏經常押的是：餓得快死，偷了地主麥子的小孩，賣房子、衣服、甚至

狗，仍然還不上地主欠下的窮漢，不知事的十四歲的小孩偷扒了地主洋溝；給地主做斜了門的老木匠，看花園而瞎了筆架的沈老頭；地主欠錢不還，大膽來要錢的佃戶，看見五柳堂打一個偷麥子女人，打得太重，小聲說了幾句不平話的莊子興的老婆，打死地主鷹的老漢……。

公役裏可以隨便非刑拷打，可以隨便趁機罰錢，這是鎮壓與掠奪羣衆一舉兩得的好辦法。爲了使羣衆迅速接受地主任何苛刻的條件，地主更豢養一羣流氓，誰押到公役裏，這羣流氓就去吃飯，頭一天四個人，第二天十個人，頭一天吃白麵，第二天還扛去羊和豬。李家莊子李祥欠地主四十吊錢，四分子，上不上，押了幾天公役，就這麼一吃長到百十吊了，馬上托人賣了所有的財產，才算逃出虎口。

至於地主罵人，那更是家常便飯了，人格上是極度不平等的。如管地主叫老爺、太太、姑娘，而地主家的三歲小孩子也叫佃戶小名，甚至五六十歲了，也叫小名。過年佃戶去拜年，從老爺到堂號裏老挑水的，老辦飯的，從活人到死人牌位，都要挨着磕到，佃戶在地主面前是沒有一點地位的。

第五、『出鷹殞』。

地主中和堂，沒事亂放鷹。放到王家莊時，老鷹一直撲向魏老頭的雞。魏老頭是個窮漢，見鷹來抓他的雞，一畝把鷹打死了。地主趕到，把魏老頭捆起吊打，兩個老人跪在

地上苦苦哀求：『要錢賠錢，要鷹賠鷹。』後來押入公役，兩個老人邊追邊喊：『俺就這一個兒，饒了他吧！』手銜腳镣押了幾天，託了好多人說情。地主說：『敢打死我的鷹，簡直是造反了！』地主不要錢，非要魏老頭給鷹出殯不可。地主有計劃的宣傳出去，不幾天，幾十里地都知道王家莊子要出鷹殯，魏老頭賣了地，賣了小樹，出殯那天，人到的很多，鷹裝在特製的棺材裏，吹鼓手細打細吹，紙雞紙兔高高舉着，硬要埋在天井裏邊，經人苦求才埋在場前。魏老頭穿白衣送鷹入殯，鞭砲齊響，中和堂地主坐轎來看。魏老頭母親不到一個月氣死了，魏老頭全家逃走要飯四五年。

四、荒淫無度的寄生生活

地主每日生活是吃、睡、聽、唱、玩狗、弄鷹、寫、畫、看詩書、打人、打牌、玩女人，不但人吃的好，狗和鷹都吃肉呢！真是『朱門酒肉臭，路有餓死骨』。地主還吃大烟、白面、紅丸。地主賭起錢來大多整夜不睡覺，尤以居業堂拿黑夜當白天，一夜點二十斤洋油打牌吸烟。大店集上地主設賭桌子百多張。地主用人一大堆，廚子、買辦、澆花的、丫頭十七八歲的好幾個，熱天給老爺搥扇子，冬天生火爐。何大娘的兩個姪女兩個孫女都被地主弄去當了頭，每天無代價的幹了六年，地主還私自作主將兩個丫頭送給旁人。地主大都有姨太太，現在還有四個太太的。嫖女人，隨便玩弄女人是大店地

主很平常的事。

對比一下：窮人在風吹頭，雨打臉，整天整年的勞碌，反而吃野菜，樹葉，娶不起老婆，這是多麼不合理的事啊！

五、時代發展了

大地主搖身一變

聽到北伐大革命的風聲，羣衆波動了，也給了大地地主以莫大震撼，等到國民黨過來了，地主們又得了靠山，披上了一身時髦的新裝；四老爺莊伴梅，自己當了農民協會的會長，掛起國民黨旗，很多地主，搖身一變，都參加了國民黨，和官府仍然是一脈相通。大地地主也知道舉人秀才吃不開了，於是派子弟到外上學，迎合時代。計中學生四十餘人，大學生十餘人，留洋生德、美、法各一人，日本五人。舊統治加上新形式，羣衆吓得更不敢動了。

上面就是地主剝削壓迫窮人的一些情形。共產黨提出減租減息以後，有的地主是想盡辦法來破壞的，但是咱們窮人今天能說話了，大家一條心，就不怕地主搗鬼。減租減息以後，窮人總算放下了千斤重擔，翻身了。

【註釋】

作者榴璉，不詳，本文原載山東解放區『大眾日報』，是抗戰時期寫的，收在『血淚的控訴』（東北書店印行）一書中，原題作：『一封血淚的信』。

〔大店〕在山東莒縣。〔巡按〕官名。明朝的制度，每省派一個御史去巡察，叫巡按御史，三年一換。清朝初照舊，後來廢除了。〔道台〕見『故鄉』註。

〔知府〕官名。從唐朝開始設立，到民國才廢了。知是主持的意思，知府就是一府的主事人。

〔縣知事〕也叫知縣，一縣的主事人，就是現在的縣長。

〔秀才、舉人、進士、拔貢、翰林〕，都是封建專制時代的所謂功名。照明朝清朝的規矩：入了縣學的生員叫秀才；秀才鄉試中式爲舉人；舉人進京會試中式叫進士；每十二年選拔在學各生中文藝好的，貢到京師去，叫拔貢；進士朝考文學優等及善書寫者得爲翰林。

〔吊〕舊時幣制用方眼銅錢，穿以麻繩，一千文爲一吊。

〔瞎了〕山東話是弄壞了的意思，瞎了筆架就是弄壞了筆架。

〔減租減息〕這是中國共產黨在抗戰時期的政策。地和從原額減去百分之二十五，也叫二五減租，減租後，租額不得超過千分之三七五；在借貸關係上，規定以一分半爲計息標準，如付息已超過原本一

倍者，停利付本，超過原本二倍者，本利停付。這是抗戰時的政策，現在不適用了。

人民歌頌毛澤東

解放區的人民，普遍的在歌頌着自己的偉大的領袖毛澤東，這歌聲發自廣大人民的口中，真誠而親切。他們歌唱因為有毛澤東的領導，而取得了勝利的無上歡欣。

這裏選出的是陝甘寧邊區的老百姓歌唱毛澤東的幾首優秀的歌，這僅是大海中的一滴。無數人民無時不是在歌唱着毛澤東，在羣衆會議上，在道路上，在莊隊地裏，在秧歌隊中……這歌聲在到處飛揚。而且隨時有新的歌產生。這裏只有根據現有的材料及個人的記憶選出一些，介紹給讀者。

一

二月裏來刮春風，
江西上來個毛澤東，
毛澤東來勢力重，
他坐上飛機在空中，

後帶百萬兵。

二

全國動刀兵，

一齊來出征，

一桿大旗飄揚在空中，

威風凜凜是那個？

朱德、毛澤東。

以上兩首產生於一九三六年，『全國動刀兵，一齊來出征』係指當時抗日運動。朱德毛澤東是這運動的旗手與先鋒。第一首是著名的革命民歌『劉子丹』中的一段。

三

咱們勞動英雄來開會——

看了生產展覽品，

延安的頭一景。

咱們毛主席號召——

蟠龍臥虎高山頂；

萬丈高樓從地起。

咱們勞動英雄回家，

個個心裏喜。

咱們毛主席比一個太陽；

比如東海上來一盆花，

照到咱們邊區人民是一家。

比如空中過來一塊金，

邊區人民睜到一條心。

以上這兩段不是寫出的，而是口述的。作者是勞動英雄孫萬福，曲子縣人，六十餘歲，現已故。一九四三年參加陝甘寧邊區勞動英雄大會。在毛主席接見他們十七位勞動英雄的會上，這位老英雄從椅子上站起來走近毛主席，兩手緊緊地抱着毛主席的肩膀，沾着口沫的鬚鬚在顫動着，說：『大翻身哪！有了吃，有了穿，眼也還了，地也贖了，牛羊也有了，這都是你給的，沒有你，我們這些窮漢爬在地下一輩子也站不起來！』他熱情的愛戴歌唱毛澤東，他把毛澤東比做『萬丈高樓』，同時把人民的領袖與人民的正確關係說出：『萬丈高樓從地起』。

四

東方紅，太陽升，
中國出了個毛澤東，
他給人民謀生存，
他是人民大救星。

邊區紅，邊區紅，
邊區地方沒窮人，
有些窮人遷移民，
挖斷窮根要翻身。

三山低，五嶽高，
毛主席治武有勳勞，
邊區辦的呱呱叫，
老百姓頌唐堯。

生產變工搞的好，

邊區地方沒強盜，

夜不閉戶狗不咬，

毛、朱同志有功勞。

以上這幾段是很有名的歌，第一段『東方紅，太陽升』曾流行陝甘寧、晉綏及張家口等地。爲葭縣城關區三鄉農民李增正及其叔李有源合作的，他叔侄兩人爲葭縣有名歌手。歌中所指『移民』，爲一九四三年陝甘寧邊區政府號召邊區北部的貧民移住南部開荒生產過好光景，因爲北部地少人多，南部則荒地多人口少。

五

萬里長城毛澤東，

朱德擔任總司令，

抗戰有功是賀龍，

周恩來外交第一名。

人民領袖毛澤東，
 咱們邊區的光榮，
 生產教育多加工，
 兩大任務要完成。

作者爲任履學，米脂桃鎮人，小商人。他把毛澤東比做『萬里長城』，照他自己的解釋：『長城保護了中原地面，毛澤東保護了老百姓。』歌中所指『生產』、『教育』爲一九四三年陝甘寧邊區政府提出的兩大任務。

六

邊區人民要一心，
 古樹開花耀山紅，
 千年的古樹發了根，
 開花結子靠山穩。

延安府裏地氣寬，
 八路軍佔的米糧川，

毛主席領導老百姓，
豐衣足食不困難。

作者鞏維忠，米脂楊家灣人，農民。對於他的歌，他自己這樣解釋：『古樹開花』是說『老百姓翻身，好比古樹也開了花一樣』。『靠山穩』是說『老百姓今天有了靠山，這靠山就是毛主席；有了毛主席做靠山，老百姓就站的穩穩價！』

七

正月裏鬧元宵，
金匾繡開了，
金匾繡咱毛主席
領導的主意高。

一繡毛主席，
人民的福氣，
你一心愛我們，

我們擁護你！

作者爲汪庭有，關中分區人，木匠，一九四四年當選爲邊區文教英雄。這是他的名作『十續金匾』中的兩段。

〔註釋〕

〔賀敬之〕作者。山東人。青年詩人。有名的『白毛女』歌劇，裏邊有很多歌詞他都參加了寫作。〔五嶽〕合中嶽嵩山，東嶽泰山，西嶽華山，南嶽衡山，北嶽恒山，古時叫做五嶽。都是中國比較高的山。〔唐堯〕中國古時有名的皇帝。歷史上傳說，他那個時候天下治理得最好，但實際是否有這樣一個人還是問題。這裏是老百姓拿他來比毛主席，證明老百姓對毛主席愛戴的真誠

給國民黨空軍的一封信

劉善本

空軍的同學、同事、朋友們：

我們分別已經整整一年了。記得去年今日到延安後，曾經由新華廣播電台向你們報導過一些我在解放區的見聞，我相信這是你們所樂於知道的。本想繼續作這種報導，可是後來遠離了延安，也便中斷了這一計劃。在這離別週年的日子裏，格外使我惦念着你們，或者你們也想到我們。

一年來，我們曾經旅行了各個解放區，歷時五個月，旅程近萬里。見到了解放區許多事情，是我們在一塊的時候從沒有想像到過的。

首先我們經過了陝北廣大地區，陝北是八路軍老根據地，治安極好，行動中絲毫不用顧慮土匪綁架、截路行劫這一類的事。這一點我並沒有感到奇異，因為老早就聽說過。最令我奇怪的是在陝北八九天的旅途上，竟沒有看見到一位荷槍的士兵。這一點叫一個新從國民黨區域裏來的人，不能不感到是一種神蹟。自然你們曉得在蔣管區不但強盜遍地，而且荷槍實彈的巡邏隊也到處見到。

九、十月裏正是秋收時節，野外的南瓜遍地，包穀在田地裏也已成熟了，可是各處看不到有人看守，也沒有人偷盜。我記得在我們家鄉裏秋天一定看秋的，不然就會偷了。這不能不歸功於共產黨的政策——『耕者有其田』的成功。

我們在鄉村裏住留，大都是住在老百姓家裏，自然我們是以八路軍的姿態出現的。老百姓對我們非常親切。有的老太太願慮我們的被子蓋好了沒有，冷不冷，要不要燒

炕。有的晚上來跟我們談天。老太太的話我們覺得格外親切誠懇。我們吃老百姓的東西，他們總是不愛錢，我們也就學八路軍的口吻說：『我們八路軍吃老百姓家的東西一定要付錢的，不然我們就祇好不吃。』這時候我說我是八路軍，我感到無尚的光榮。這種軍民的關係，我確是從沒有想像到過的。蔣管區的老百姓見了當兵的早已發抖，老太太還敢晚上到你的房子裏去談天！越是離蔣管區近的地方，老百姓就越對我們好，因為他們容易得到蔣軍和八路軍鮮明的對照。

當我們進入山東的老解放區，途中見到一個村子裏正在演『白毛女』這個歌劇。我們心裏想一定是某軍區的文工團演出的。及至一問才知道就是本村子的劇團。而且有位老鄉加一句說：『大莊裏都有劇團。』有位年輕的說：『我們土包子演不好，請你們給指導一下。』

你們曉得『白毛女』是一個藝術水準很高的歌劇，從前曾經在北平出演過，大約要二三十個演員。一個村子的劇團能演出『白毛女』，確實不簡單，起碼說明他們文化水準已普遍提高，一般人民生活已經有相當富裕，不然誰有心去看歌劇，而且那般佈景也花錢不少。

我的老家是山東，過去的山東是比較守舊落後一些。常聽說的山東的小腳，十二歲的孩子娶個二十歲的大媳婦。山東人烟稠密，過去一般人民生活困苦。山東解放區給我

的印象，除了可以跟蔣管區作個橫的比較之外，還可以跟十幾年前山東作一個縱的比較。這十幾年來沒有回過山東，共產黨領導抗戰的山東老解放區進步了何祇兩百年！

山東結婚過去是坐花轎，新娘子要坐牀三天，不能隨便下來。跟老百姓談起來他們說，老解放區已經不用那種舊儀式，現在是村子裏的青年婦女隊扭秧歌『接親』『送親』，既簡單又省錢。一位老太太說：『現時的新媳婦可省事了，不用受俺那個時候的罪。』一位老頭說：『現時大閨女都開通了，還有的新媳婦都參加扭秧歌呢。』

老解放區的婦女是自立生活，參加各種工作。態度是大方、嚴肅。至於男女關係是嚴守着一夫一妻制，正如前大公報記者，重慶真報社長趙則誠先生所說的：『解放區的男女關係是世界上最正常的。』女子結婚可以帶走她家裏應得的田地。總之，婦女們真正得到了解放，達到了真正男女平等的地步。

我們對於國民黨的報紙和中央社的消息素來不相信，這也難怪我們，例如在抗戰時期明明成都一次炸死了一兩千口子，中央社總是發出千篇一律的消息：『敵機投彈，倉惶遁去，彈落荒郊，我無損失。』這幾句套話怕是每一個在後方看報紙的人都背熟了。我們初到延安，也曾以同樣的態度看解放區的報紙。尤其當我們看到報紙上登載着消滅蔣軍幾個團，幾個旅的消息，我們總不大相信。一天我們在旅途上看到報紙上登出消滅天下第一旅的消息，我們總是不相信，天下第一旅是全部美械裝備，那能一下全都消

滅。及至我們走在太岳軍區，遇到天下第一旅的軍官卅來個，旅長、團長、營長全套的，這才相信了。途中也坐過不少次俘獲的美造吉普車、軍械車。也親眼看到廿五師的正副師長，而且還參加歡送廿五師的十位軍官回蔣管區去，這樣我才相信共產黨的報紙最確實，並不吹。

又如一天走在山東的膠東解放區，坐在車上跟一位戰士談起來，他說他們在掖縣戰役中曾經擊落過三架飛機。我告訴他報紙上登的是兩架。他說他們打下三架，一架看着掉到海裏去了，報紙上沒有給他們算這一架，他們部隊上認為非常不平，所以曾經寫信去質問過新華社。新華社的回答是掉到海裏去的沒有證據。大概你們曉得到底是三架還是兩架。

朋友們！這一年來你們也曾經被命令着去轟炸掃射，參加屠殺中國人民的工作，甚至有的無聲無息的毫不名譽的犧牲了。在抗日戰史上我們空軍的先烈，曾經用他們最後的一滴血寫下了光榮的一頁，我們不能把它沾污了。

我曉得你們的待遇是那樣的菲薄，家裏有三口人就不見得能養得活。你們是爲了什麼直接間接來屠殺放區這些正真無辜的人民？難道是爲着保護那些軍閥財閥們住洋房、坐汽車、把搜括來的錢存在美國盡情享樂嗎？

蔣家法西斯集團的黑暗、腐化、貪污，出賣國家民族的利益與主權換取美國的武器

來屠殺本國的同胞，逮捕、槍殺手無寸鐵的工人、學生、教授、新聞記者，你們曉得的比我更清楚。凡是有正義的中國人，都應該立即起來打倒這個殘酷的蔣介石漢奸賣國賊。說這一年來局勢的轉變，我們可以看得清楚，空軍已經不能夠挽救蔣介石覆滅的厄運。我們不能再作他的劊子手，早日站到人民這方面來，早日結束蔣介石的壽命，早日拯救蔣管區人民脫離苦海。這一年的轉變，也愈益證明勝利一定是屬於羣衆的，中國一定是屬於中國人民的，這一點不須要懷疑，時間已經很短促，不容許我們再遲疑、觀望。

祝我們早日會面在人民的大勝利裏！

〔註釋〕

作者劉善本，山東人。原是國民黨空軍上尉，於民國三十五年六月二十六日起義，駕駛飛機飛往中國革命的首都——延安，發表通電，主張和平，退出內戰，願爲人民解放事業奮鬥。這一義舉，爲中國廣大人民所歡迎。劉氏到延安後，會到各解放區參觀，對解放區人民自由幸福的生活，非常讚仰；這篇文章，是他在起義週年紀念的時候，以他親身的經歷寫給仍爲國民黨服務的他底空軍朋友的信；信裏號召他們立即起來，打倒蔣介石賣國賊，站到人民方面

來，爲人民解放的光明前途努力。

〔天下第一旅〕原爲蔣軍胡宗南所部第一軍第一師，後改編爲第一旅，旅長黃正誠。他們自己吹牛叫『天下第一旅』。一九四六年九月間被人民解放軍陳賡將軍在太岳區將它全部消滅了。

〔按縣〕山東東北部靠海的一個縣。〔菲薄〕菲，薄的意思。『論語』有『菲飲食』的句子。『菲薄兩字連起，意思相同。』漢書』裏有『惟德菲薄』的字句。〔無辜〕辜音姑。罪。無辜就是沒有罪的人。〔厄運〕危險的命運。

『今』

李大釗

我以為世間最可寶貴的就是『今』，最易喪失的也是『今』。因爲他最容易喪失，所以更覺得他可以寶貴。

爲什麼『今』最可寶貴呢？最好借哲人耶曼孫所說的話答這個疑問：『爾若愛千古，爾當愛現在。昨日不能換回來，明天還不確實，爾能確有把握的就是今日。今日一天，當明日兩天。』

爲什麼『今』最易喪失呢！因爲宇宙大化刻刻流轉，絕不停留。時間這個東西，也不因爲吾人貴他愛他稍稍在人間留戀。試問吾人說『今』說『現在』，茫茫百萬劫，究竟那一剎那是吾人的『今』，是吾人的『現在』呢？剛剛說他是『今』是『現在』，他早已風馳電掣的一般，已成『過去』了。吾人若要糊糊塗塗把他丟掉，豈不可惜？

有的哲學家說，時間但有『過去』與『未來』，並無『現在』。有的又說，『過去』『未來』皆是『現在』。我以爲『過去未來皆是現在』倒有些道理。因爲『現在』就是所有『過去』流入的世界。換句話說，所有『過去』都埋沒於『現在』的裏邊。故一時代的思潮，不是單純在這個時代所能憑空成立的。不曉得有幾多『過去』時代的思潮，差不多可以說是由所有『過去時代的思潮』湊合而成的。吾人投一石子於時代潮流裏面，所激起的波瀾聲響，都向永遠流動傳播，不能消滅。屈原的離騷，永遠使人人感泣。打擊林肯頭顱的槍聲，呼應於永遠的時間與空間。一時代的變動，絕不消失，仍遺留於次一時代，這樣傳演，至於無窮，在世界中有一貫相聯的永遠性。昨日的事件，與今日的事件，合構成數個複雜事件。此數個複雜事件，與明日的數個複雜事件，更合構成數個複雜事件。勢力結合勢力，問題牽起問題。無限的『過去』，都以『現在』爲歸宿。無限的『未來』，都以『現在』爲淵源。『過去』『未來』的中間全仗有『現在』以成其連續以成其永遠，以成其無始無終的大實在。一掣現在的鈴，無限的過去未

來皆遙相呼應。這就是過去未來皆是現在的道理。這就是『今』最可寶貴的道理。

現時有兩種不知愛『今』的人：一種是厭『今』的人，一種是樂『今』的人。

厭『今』的人也有兩派。一派是對於『現在』一切現象都不滿足，因起一種回顧『過去』的感想。他們覺得『今』的總是不好，古的都是好的。政治、法律、道德、風俗全是『今』的不如古。此派人唯一的希望在復古。他們的心力全施於復古的運動。一派是對於現在一切現象都不滿足，與復古的厭『今』派全同。但是他們不想過去，但盼『將來』。盼『將來』的結果，往往流於夢想，把許多現在可以努力的事業都放棄不做，但是耽溺於虛無縹渺的空玄境界。這兩派人都是不能助益進化，並且，狠足阻滯進化的。

樂『今』的人大概是些無志趣無意識的人，是些對於『現在』一切滿足的人。覺得所處境遇可以安樂優遊，不必再向進取，再為創造。這種人喪失『今』的好處，阻滯進化的潮流，同厭『今』派毫無區別。

原來厭『今』為人類的通性。大凡一境尚未實現以前，覺得此境有無限的佳趣，有無疆的福利。一旦身陷其境，却覺不過爾爾，隨即起一種失望的觀念，厭『今』的心。又如吾人方處一境，覺得無甚可樂；而一旦其境變易，却又覺得其境可戀，其情可思。前者為企望『將來』的動機。後者為反顧『過去』的動機。但是回想過去，毫無效用，

且空耗努力的時間。若以企望『將來』的動機。而盡『現在』的努力，則厭『今』思想却大足爲進化的原動。樂『今』是一種惰性，須再進一步，了解『今』所以可愛的道理，全在憑他可以爲創造將來的努力，決不在得他可以安樂無爲。

熱心復古的人，開口閉口都是說：『現在』的境象若何黑暗，若何卑污，罪惡若何深重，禍患若何劇烈。要曉得『現在』的境象倘若真是這樣黑暗，這樣卑污，罪惡這樣深重，禍患這樣劇烈，也都是過去所遺留的宿孽，斷斷不是『現在』造的。全歸咎於『現在』是斷斷不能受的。要思想改變他，但當努力以回復『過去』。

照這個道理講起來，大實在的瀑流，永遠由無始的實在向無終的實在奔流。吾人的『我』，吾人的生命，也永遠合着所有生活上的潮流，隨着大實在的奔流，以爲擴大，以爲繼續，以爲進轉，以爲發展。故實在即動力，生命即流轉。

憶××先生曾於『一九一六年』文中說過青年欲達民族更新希望，『必自殺去一九一五年之青年，而自重其一九一六年之青年。』我嘗推廣其意，也說過人生唯一的齋，青年唯一的責任，在『從現在青春之我，撲殺過去青春之我，促今日青春之我，禪讓明日青春之我』。『不僅今日青春之我，追殺今日白首之我，並宜以今日青春之我，豫殺來日白首之我。』實則歷史的現象，時時流轉，時時變易，同時還遺留永遠不滅的現象和生命於宇宙之間，如何能殺得？所謂殺者，不過使今日的『我』不仍舊沈滯於昨

天的『我』。而在今日之『我』中固明明有昨天之『我』存在。不止有昨天的『我』，昨天以前的『我』，乃至十年二十年百千萬億年的『我』，都儼然存在於『今天我』的身上。然則『今』之『我』、『我』之『今』，豈可不珍重自將爲世間造些功德。稍一失脚，必致遺留層層罪惡種子於『未來』無量的人，即未來無量的『我』。永不能消除，永不能懺悔。

我請以最簡明的一句話寫出這篇的意思來：

吾人在世，不可厭『今』而徒回思『過去』夢想『將來』，以耗誤『現在』的努力；又不可以『今』境自足，毫不拿出『現在』的努力謀『將來』的發展。宜善用『今』，以努力爲『將來』之創造。由『今』所造的功德罪孽，永久不滅。故人生本務，在隨實在之進行，爲後人造大功德，供永遠的『我』享受，擴張，傳襲，至無窮極，以達『宇宙即我，我即宇宙』之究竟。

一九一八年四月十五日
民國七年四月十五日

（選自『新青年』）

〔註釋〕

〔李大釗〕河北樂亭縣人。民國紀元前曾留學日本，研究馬克思經濟學說。

民國成立之後，歸國任北京晨報主任編輯。一九一四年，袁世凱陰謀稱帝，李大釗同志攻擊不遺餘力；袁世凱簽訂賣國二十一條時，大釗同志曾在報紙言論中指出『只有反帝反軍閥的民族革命運動，才是中國的出路。』不久被北京大學聘為經濟學教授兼圖書館長。一九一九年，『五四』時代，大釗同志是『五四』運動的組織者和領導者。一九二〇年，在北京正式組織共產主義小組，並積極進行籌備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一九二一年七月中，中共開了成立大會，大釗同志是創始人之一。

大釗同志是辛亥革命時代的同盟會員，一九二四年孫中山改組國民黨時，他是國民黨最有威望的中央委員。對『國共合作』『三大政策』大釗同志是籌劃、推動、主動者之一。

一九二四年初夏，曾到蘇聯參觀十月革命後的社會主義建設。

一九二六年領導北京『三一八』天安門大示威。為中國北方青年，北方羣衆革命鬪爭的明燈，同時被日本帝國主義及反革命的軍閥政府視爲眼中釘。終於被軍閥張作霖逮捕，受盡毒刑，於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八日受絞刑而死。臨刑時，大釗同志不只是慷慨激昂英勇而自然的走上刑台，並以他天才的講演作了共產主義學說最後一次宣傳。使一切在場的人都受了他的感動而流淚、慄

息。

〔耶曼孫〕（一八〇三——一八八二）*Emerson* 亦譯作『愛默生』。美國詩人兼哲學家。

間萬事萬物。

〔劫〕魔難。按釋氏以劫記時，從十歲增至八萬；復從八萬減至十歲，經二十返為一小劫。又道家以三千六百周為小劫。釋氏以八十小劫為一大劫。是指天地成毀變化而說的。

〔屈原的離騷〕屈原戰國時楚人。名平。別號靈均。楚國三閭大夫，楚懷王很看重他；後因靳尚說他的壞話，懷王就把他疏遠了，他於是作『離騷』，希望懷王感悟。楚襄王的時候，又聽了壞人的讒言，把他貶到江南，他作了『漁父』等一些文章，表明他的心跡，於是五月五日沉汨羅江淹死了。

〔林肯〕美國第十六任總統。一八〇九年生於堪塔基州的農家，一八五四年倡議貫徹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完全解放黑奴。一八六〇年當選為大總統，南部各州封建勢力，羣起反對，於是引起南北戰爭，結果代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勢力的北部諸州獲勝。一八六五年被刺身死。

〔宿孽〕佛家語，有所謂『宿業』，是指過去的業緣；這『宿孽』，當是過去的罪孽的意思。〔孽〕音其，與祈通，是祈求；嚮是嚮往；孽嚮即希望。〔儼然〕『煞有介事』的樣子；『確確實實』的樣子。〔自

將」自求長進。

藥

魯迅

一。

秋天的後半夜，月亮下去了，太陽還沒有出，只剩下一片烏藍的天；除了夜遊的東西，什麼都睡着。華老栓忽然坐起身，擦着火柴，點上遍身油膩的燈盞，茶館的兩間屋子裏，便瀰滿了青白的光。

『小栓的爹，你就去麼？』是一個老女人的聲音。裏邊的小屋子裏，也發出一陣咳嗽。

『唔。』老栓一面聽，一面應，一面扣上衣服；伸手過去說：『你給我罷。』

華大媽在枕頭底下掏了半天，掏出一包洋錢，交給老栓，老栓接了，抖抖的裝入衣袋，又在外面按了兩下；便點上燈籠，吹熄燈盞，走向裏屋子去了。那屋子裏面，正在窸窸窣窣的響，接着便是一通咳嗽。老栓候他平靜下去，纔低低的叫道：『小栓……你不要起來……店麼？你娘會按排的。』

老栓聽得兒子不再說話，料他安心睡了；便出了門，走到街上。街上黑沈沈的一無所有，只有一條灰白的路，看得分明。燈光照着他的兩脚，一前一後的走。有時也遇到幾隻狗，可是一隻也沒有叫。天氣比屋裏冷得多了；老栓倒覺爽快，彷彿一旦變了少年，得了神通，有給人生命的本領似的，跨步格外高遠。而且路也愈走愈分明，天也愈走愈亮了。

老栓正在專心走路，忽然吃了一驚，遠遠裏看見一條丁字街，明明白白橫着。他便退了幾步。尋到一家關着門的舖子，蹙進簷下，靠門立住了。好一會，身上覺得有些發冷。

『哼，老頭子。』

『倒高興……』

老栓又吃一驚，睜眼看時，幾個人從他面前過去了。一個還回頭看他，樣子不甚分明，但很像久餓的人見了食物一般，眼裏閃出一種攫取的光。老栓看看燈籠，已經熄了。按一下衣袋，硬硬的還在。仰起頭兩面一望，只見許多古怪的人，三三兩兩，鬼似的在那裏徘徊；定睛再看，却也看不出什麼別的奇怪。

沒有多久，又見幾個兵，在那邊走動；衣服前後一個大白圓圈，遠地裏也看得清楚；走過面前的，並且看出號衣上暗紅色的繡邊。——一陣脚步聲響，一眨眼，已經擁

過了一大簇人。那三三兩兩的人，也忽然合作一堆，潮一般向前趕，將到了字街口，便突然立住，簇成一個半圓。

老栓也向那邊看，却只見一堆人的後背，頸項都伸得很長，彷彿許多鴨，被無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靜了一會，似乎有點聲音，便又動搖起來，轟的一聲，都向後退；一直散到老栓立着的地方，幾乎將他擠倒了。

『喂！一手交錢，一手交貨！』一個渾身黑色的人，站在老栓面前，眼光正像兩把刀，刺得老栓縮小一半。那人一隻大手，向他攤着，一隻手却撮着一個鮮紅的饅頭，那紅的還是一點一點的往下滴。

老栓慌忙摸出洋錢，抖抖的想交給他，却又不敢去接他的東西。那人便焦急起來，嚷道：『怕什麼？怎的不拿！』老栓還躊躇着，黑的人便搶過燈籠，一把扯下紙罩，裹了饅頭，塞與老栓；一手抓過洋錢，捏了捏，轉身去了。嘴裏哼着說：『這老東西……』

『這給誰治病的呀？』老栓也似乎聽得有人問他，但他並不答應；他的精神，現在只在一個包上，彷彿抱着一個十世單傳的嬰兒，別的事情，都已置之度外了。他現在要將這包裏的新的生命，移植到他家裏，收穫許多幸福。太陽也出來了；在他面前，顯出一條大道，直到他家中，後面也照見丁字街頭破匾上『古口亭口』這四個黯淡的金

二

老栓走到家，店面早經收拾乾淨，一排一排的茶桌，滑溜溜的發光。但是沒有客人；只有小栓坐在裏排的桌前吃飯。大粒的汗，從額上滾下，夾襖也帖住了脊心，兩塊肩胛骨高高凸出，印成一個陽文的『八』字。老栓見這樣子，不免皺一皺展開的眉心。他的女人，從竈下急急走出，睜着眼睛，嘴唇有些發抖。

『得了麼？』

『得了。』

兩個人一齊走進竈下，商量了一會，華大媽便出去了，不多時，拿着一片老荷葉回來，攤在桌上。老栓也打開燈籠罩，用荷葉重新包了那紅的饅頭。小栓也吃完飯，他的母親慌忙說：——

『小栓——你坐着，不要到這裏來。』

一面整頓了竈火，老栓便把一個碧綠的包，一個紅紅白白的破燈籠，一同塞在竈裏；一陣紅黑的火簋過去時，店屋裏散滿了一種奇怪的香味。

『好香！你們吃什麼點心呀？』這是駝背五少爺到了。這人每天總在茶館裏過日，

來得最早，去得最遲，此時恰恰蹺到臨街的壁角的桌邊，便坐下問話，然而沒有人答應他。『炒米粥麼？』仍然沒有人應。老栓匆匆走出，給他泡上茶。

『小栓進來罷！』華大媽叫小栓進了裏面的屋子，中間放好一條凳，小栓坐了，他的母親端過一碟烏黑的圓東西，輕輕說：——

『吃下去罷，——病便好了。』

小栓撮起這黑東西，看了一會，似乎拚着自己的性命一般，心裏說不出的奇怪。十分小心的拗開了，焦皮裏面竄出一道白氣，白氣散了，是兩半個白麵的饅頭。——不多工夫，已經全在肚裏了，却全忘了什麼味；面前只剩下一張空盤。他的旁邊，一面立着他的父親，一面立着他的母親，兩人的眼光，都彷彿要在他身裏注進什麼又要取出什麼似的；便禁不住心跳起來，按着胸膛，又是一陣咳嗽。

『睡一會罷，——便好了。』

小栓依他母親的話，咳着睡了。華大媽候他喘氣平靜，才輕輕的給他蓋上了滿幅補釘的夾被。

三

店裏坐着許多人，老栓也忙了，提着大銅壺，一盞一盞的給客人沖茶；兩個眼眶，

都圍着一圈黑線。

『老栓，你有些不舒服麼？——你生病麼？』一個花白鬍子的人說。

『沒有。』

『沒有？我想笑嘻嘻的，原也不像……』花白鬍子便取消了自己的話。

『老栓只是忙。要是他的兒子……』駝背五少爺話還未完，突然闖進了一個滿臉橫肉的人，披一件玄色布衫，散着鈕釦，用很寬的玄色腰帶，胡亂紮在腰間。剛進門，便對老栓嚷道：——

『吃了麼？好了麼？老栓，就是運氣了你！你運氣，要不是我信息靈……』

老栓一手提了茶壺，一手恭恭敬敬的垂着；笑嘻嘻的聽。滿座的人，也都恭恭敬敬的聽。華大媽也黑着眼眶，笑嘻嘻的送出茶碗茶葉來，加上一個橄欖，老栓便去沖了水。

『這是包好！這是與衆不同的。你想，趁熱的拿來，趁熱的吃下。』橫肉的人只是嚷。

『真的呢，要沒有康大叔照顧，怎麼會這樣……』華大媽也很感激的謝他。

『包好，包好！這樣的趁熱吃下。這樣的人血饅頭，什麼癆病都包好！』

華大媽聽到『癆病』這兩個字，變了一點臉色，似乎有些不高興；但又立刻堆上

笑，搭訕着走開了。這康大叔卻沒有覺察，仍然提高了喉嚨只是嚷，嚷得裏面睡着的小栓也合夥咳嗽起來。

『原來你家小栓碰到了這樣的好運氣了。這病自然一定全好，怪不得老栓整天的笑着呢。』花白鬍子一面說，一面走到康大叔面前，低聲下氣的問道：『康大叔——聽說今天結果的一個犯人，便是夏家的孩子，那是誰的孩子？究竟是什麼事？』

『誰的？不就是夏四奶奶的兒子麼？那個小傢伙！』康大叔見衆人都聳起耳朵聽他，便格外的高興，橫肉塊塊飽綻，越發大聲說：『這小東西不要命，不要就是了。我可是這一回一點沒有得到好處，連剝下來的衣服，都給管牢的紅眼睛阿義拿去了。——第一要算我們栓叔運氣；第二是夏三叔賞了二十五兩雪白的銀子，獨自落腰包，一文不花。』

小栓慢慢的從小屋子走出，兩手按了胸口，不住的咳嗽，走到竈下，盛出一碗冷飯，泡上熱水，坐下便吃。華大媽跟着他走，輕輕的問道：『小栓你好些麼？——你仍舊只是肚餓？……』

『包好，包好！』康大叔瞥了小栓一眼，仍然回過臉，對衆人說：『夏三爺真是乖角兒，要是他不先告官，連他滿門抄斬。現在怎樣？銀子！——這小東西也真不成東西！關在牢裏，還要勸牢頭造反。』

『啊呀，那還了得。』坐在後排的一個二十多歲的人，很現出氣憤模樣。

『你要曉得紅眼睛阿義是去盤盤底細的，他却和他攀談了。他說：這大清的天下是我們大家的。你想：這是人話麼？紅眼睛原知道他家裏只有一個老娘，可是沒有料到他竟會那麼窮，榨不出一點油水，已經氣破肚皮了。他還要老虎頭上搔癢，硬給他兩個嘴巴！』

『義哥是一手好拳棒，這兩下，一定够他受用了。』壁角的駝背忽然高興起來。

『他這賤骨頭打不怕，還要說可憐可憐哩。』

花白鬍子的人說：『打了這種東西，有什麼可憐呢？』

康大叔顯出看他不上的樣子，冷笑着說：『你沒有聽清我的話：看他神氣，是說阿義可憐哩！』

聽着的人的眼光，忽然有些板滯，話也停頓了，小栓已經吃完飯，吃得滿身流汗，頭上都冒出蒸氣來。

『阿義可憐——瘋話，簡直是發了瘋了。』花白鬍子恍然大悟似的說。

『發了瘋了。』二十多歲的人也恍然大悟的說。

店裏的坐客，便又現出活氣，談笑起來。小栓也趁着熱鬧，拚命咳嗽；康大叔走上
前，拍他肩膀說：——

『包好！小栓——你不要這麼咳。包好！』
 『瘋了。』駝背五少爺點着頭說。

四

西關外靠着城根的地面，本是一塊官地；中間歪歪斜斜一條細路，是貧走便道的人用鞋底造成的，但却成了自然的界限。路的左邊，都埋着死刑和瘦斃的人，右邊是窮人的叢塚。兩面都已埋到層層疊疊，宛然闖人家裏祝壽時候的饅頭。

這一年的清明，分外寒冷；楊柳才吐出半粒米大的新芽。天明未久，華大媽已在右邊的一座新墳前面，排出四碟菜，一碗飯，哭了一場。化過錢，呆呆的坐在地上，彷彿等候什麼似的，但自己也說不出等候什麼。微風起來，吹動她短髮，確乎比去年白得多了。

小路上又來了一個女人，也是半白頭髮，襤褸的衣裙；提一個破舊的朱漆圓籃，外掛一串紙錠，三步一歇的走。忽然見華大媽坐在地上看他，便有些躊躇，慘白的臉上，現出些羞愧的顏色；但終於硬着頭皮，走到左邊的一坐墳前，放下了籃子。

那墳與小栓的墳，一字兒排着，中間只隔一條小路；華大媽看她排好四碟菜，一碗飯，立着哭了一通，化過錢錠；心裏暗暗地想：『這墳裏的也是兒子了。』那老女人徘徊

徊觀望了一回，忽然手脚有些發抖，踉踉跄跄退下幾步，瞪着眼只是發怔。

華大媽見這樣子，生怕他傷心到快要發狂了；便忍不住立起身，跨過小路，低聲對他說：『你這位老奶奶不要傷心了，——我們還是回去罷。』

那人點一點頭，眼睛仍然向上瞪着；也低聲吃吃的說道：『你看。——看這是什麼呢？』

華大媽跟了他指頭看去，眼光便到了前面的墳，這墳上草根還沒有全合，露出一塊一塊的黃土，煞是難看。再往上仔細看時，却不覺也吃一驚；——分明有一圈紅白的花，圍着那尖圓的墳頂。

她們的眼睛都已老花多年了，但望這紅白的花，却還能明白看見。花也不很多，圓圓的排成一個圈，不很精神，倒也整齊。華大媽忙看兒子和別人的墳，却只有不怕冷的幾點青白小花，零星開着；便覺得心裏忽然感到一種不足和空虛，不願意根究，那老女人走近幾步，細看了一遍，自言自語的說：『這沒有根，不像自己開的。——這地方有誰來呢？孩子不會來玩；親戚本家早不來了。——這是怎麼一回事呢？』她想了又想，忽又流下淚來，大聲說道：——

『瑜兒，他們都冤枉了你，你還是忘不了，傷心不過，今天特意顯點靈，要我知道麼？』她四面一看，只見一隻烏鴉，站在一株沒有葉的樹上，便接着說：『我知道了。……』

瑜兒，可憐他們坑了你，他們將來總有報應，天都知道；你閉了眼睛就是了。——你如果真在這裏，聽到我的話，——便教這烏鴉飛上你的墳頂，給我看罷。」

微風早經停止了；枯草支支直立，有如銅絲。一絲發抖的聲音，在空氣中愈顫愈細，細到沒有，周圍便都是死一般靜。兩人站在枯草叢裏，仰面看那烏鴉，那烏鴉也在筆直的樹枝間，縮着頭，鐵鑄一般站着。

許多的工夫過去了；上墳的人漸漸增多，幾個老的小的，在土墳間出沒。

華大媽不知怎的，似乎卸下了一挑重擔，便想到要走；一面勸着說：「我們還是回去罷。」

那老女人嘆一口氣，無精打采的收起飯菜；又遲疑了一刻，終於慢慢地走了。嘴裏自言自語的說：「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他們走不上二三十步遠，忽聽得背後「啞——」的一聲大叫；兩個人都竦然的回過頭，只見那烏鴉張開兩翅，一挫身，直向着遠處的天空，箭也似的飛去了。

（一九一九年四月作，載『吶喊』）

〔註釋〕

〔窸窸窣窣〕音悉蘇，風掃落葉，吹動衣服，或手摸搓衣裳的聲音。

「眨」音乍。眼皮一閉一張的活動叫眨眼。 「鮮紅的饅頭」是蘸了人血的饅頭，前邊寫的幾段，是看斬人的情形。迷信傳說，蘸了人血的饅頭可以治癆病。 「踉踉跄跄」音槍良。亂步走着，倉皇急遽趨起不穩的樣子。 「坑了」被欺騙陷害叫坑了，是東北也有的俗話。

明喻、暗示、借代、比擬

懂得了句子的構造和安排，避去文法上的毛病以後，文章自然做得通順了，然而單是通順還不够，一面也得講究適合，漂亮，因此在詞章之外，我們還得研究一下其他方面調整的方法——有些屬於材料，有些屬於意境，這裏首先要談的，是明喻、暗示、借代和比擬。

所謂明喻，在這裏，是一個用來作為和暗示對稱的名詞，在普通的修辭學裏，就叫譬喻，譬喻裏原有明譬和隱譬之分，明譬就是在譬喻前面或後面，用入了「好像，『彷彿，『猶如，『如同，『似的，『一樣』等等的語詞，確定了正文和譬喻的關係，例如：

一、更有那一株半株的丹楓夾在裏面，彷彿宋人趙千里的一幅大畫，做了一架數十里的屏風。——『老殘遊記』。

二、以後回到中國來，我看見那些閑看槍斃犯人的人們，他們也何曾不酒醉似的嘔
采，……魯迅：『藤野先生』。

三、眼睛再望過去，是一片淡藍色的海水，海水是平靜的，三四隻帆船點綴在那裏，像幾個黑點。——巴金：香港。

這些都是明譬的例子，倘是隱譬，就用不到『彷彿』『似』『像』等等的語詞了，例如：

一……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莫等閑白了少年頭，空悲切！——岳飛

：『滿江紅』。

二、舊恨春江流不盡，新恨雲山千疊。——辛棄疾：『念奴嬌』。

三、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羣結隊的『清國留學生』的速成班，頭頂上盤着大辮子，頂得學生制帽的頂上高高聳起，形成一座富士山。——魯迅：『藤野先生』。

取譬和被喻的事物，在本質上應該是絕不相同的，但那譬喻到的一點，却又必須極相類似。惟有在不同的事物裏找出相同的特徵來，這才能够使讀者得到深刻的印象。否則，說『上排牙齒如同下排牙齒』，那就等於白譬一通。正如有些字典裏的註音一樣，

譬如我們要查「宿」字的發音，那字典裏道：「宿：音夙。」不懂！再去查「夙」字時，却又道：「夙：音宿。」從這裏，我們毫無所得，有的祇是一點莫名其妙之感覺。

所以，除了某一點的相似外，在本質上，兩者必須是截然不同的。而且取譬的事物也得比被喻的事物更爲具體，更爲熟悉，這才易於了解。倘是抽象的概念，則更需要用鮮明的影像來作譬，古人就常以山水喻愁多，「鶴林玉露」裏說：

詩家有以山喻愁者，杜少陵云：憂端如山來，湏洞不可掇，趙嘏云：夕陽樓上山重疊，未抵春愁一倍多，是也。有以水喻愁者，李頎云：請量東海水，看取淺深愁，李後主云：問君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秦少游云：落紅萬點愁如海，是也。賀方回云：試問閑愁幾許，一川煙草滿城風絮，梅子黃時雨，蓋以三者比之愁多也，尤爲新奇，兼與中有比，意味更長。

從上面這段話裏，可以知道古人常用實物來譬抽象的概念，而且取譬和被喻的事物，本質上並不屬於一類。就材料說，取譬的事物必須稔熟，習見，但也不宜於應用人家已經嚼爛了的陳腐的譬喻，却應該另闢蹊徑，從自己開頭去發掘。至於明譬、隱譬，那倒可以隨時變通，不必十分認真的。

因爲這並不是主要的問題。

一個譬喻，雖然在字面上有說明和不說明的分別，但「事物來比擬思想的對象，彼

此却並無不同，而且與取譬的事物總是稔熟，通俗，交代得十分清楚的，所以，無論明譬，隱譬，取材必須明顯，所以在這裏，我就把兩者一齊納入明喻的下面，以此來作爲譬喻的代稱詞了。

和明喻相反的是暗示，暗示不但不用題外的事物來譬喻；來陪襯，而且要在有限的筆墨裏，傳達出無限的情境來，古人的所謂『意在言外，』『餘味不盡，』等等，指的就是這樣手法，例如：

一、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劉禹錫：『烏衣巷』。

二、六朝舊事隨流水，夜寒煙衰草凝綠。——王安石：『疏簾淡月』。

三、庭有枇杷樹，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蓋矣。——歸有光：『項脊軒志』。

第一第二兩個例子，都是從眼前景色，回想到往昔豪華，以暗示興亡的無常的；第三個例子卽就枇杷樹生發，不但有物在人亡之感，而且從枇杷樹的『亭亭如蓋，』暗示出逝者已遠，往事因而也不可復追。這種暗示的文句，讀起來，往往比明說更有餘味，更能留得深刻的印象。

相傳宋朝徽宗的時候，建設畫學，常常以古人詩句命題，考試四方畫工，有一次，

題目是『竹鎖橋邊賣酒家』，許多人都在酒家上用工夫，畫得精細工緻，都不中式，那入選的一幅畫，却祇在橋頭竹外，畫一個酒帘，上面寫一個酒字而已；又有一次題目是『踏花歸去馬蹄香』，這香字是抽象的，畫不出來，有一個畫工却畫了幾隻蝴蝶，飛逐着馬蹄，這樣一來，可就完全把『馬蹄香』三字暗示出來了。後者是無中生有，前者是即少見多，都可以說是暗示裏成功的手法。

除了無中生有和即少見多外，還有一種是側面描寫。譬如要描寫一個美女，祇說些『杏眼櫻口』之類，那印象總不免模糊。記不清是那一首詩裏了，描寫一個美女出門，由於她的超凡的漂亮，耕田的人放下了犁頭，走路的人停住了脚步，肩挑的歇下了擔子，他們都出神佇觀，忘記了自己的工作；在這裏，讀者也會看到一個活生生的美女，並不像直接描寫出來的那樣呆板，模糊。這也是暗示裏的成功的手法。

在像今天的蔣管區或以前封建時代言論不自由的社會裏，作者要批評政治得失，不能明言，常常只能用暗示的方法，所以暗示也是諷刺文學必需的條件，侯方域『與院光錄書』裏說：

士君子稍知禮義，何至甘心作賊！萬一有焉，此必日暮途窮，倒行而逆施，若昔乾兒義孫之徒，計無復之，容出於此，而儻豈其人耶？

阮大鍼曾經依附於魏忠賢門下，侯方域所謂『昔日乾兒義孫之徒』，『暗地裏就是指

他，不過當面不加說穿而已。魯迅大部份作品——尤其是後期所寫的短文，都有這樣的風味，現在試去翻翻『偽自由書』裏的現代史和大觀園的人材，讀者一定可以從作者的暗示裏，找到九一八前後的時代，以及浮游於這時代裏的人物的。

和明喻相彷彿的是借代，不過明喻者重於事物之間的類似點，借代則着重於兩者之間的關係，而且明喻仍舊以所說的事物為主體，借代却直截了當的用那關係事物的名稱，來代替所說的事物。例如：——

- 一、孰謂鄰人之子知禮乎？——『論語』。
- 二、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惟有杜康——曹操：『短歌行』。
- 三、馬氏五常，白眉最良。——陳壽：『三國志』『馬良傳』。
- 四、無絲竹之亂耳，無案牘之勞形。——劉禹錫：『陋室銘』。
- 五、漢皇重色思傾國，御宇多年求不得。——白居易：『長恨歌』。
- 六、一曲清歌暫引櫻桃破——李後主：『一斛珠』。
- 七、十年不見老仙翁，壁上龍蛇飛動。——蘇軾：『江西月』。
- 八、只有南來無數雁，和明月，宿蘆花——文天祥：『唐多令』。
- 九、那癡苦着把阿大養大，他可給那個狐狸精鈎上了魂去——跟老太婆作對。——張天翼。『善女人』。

十、沒有風，但仍舊是非常冷，黢黑的夜晚，遠處時時傳來狗叫。——丁玲：『冀村之夜』。

從上面這些例子裏，我們可以知道借代的方法。鄢人之子代替孔子，杜康代替酒，白眉代替馬良，絲竹代替音樂，傾國代替佳人，櫻桃代替口，龍蛇代替文字，蘆花代替蘆花叢，狐狸代替媳婦，狗叫代替狗叫的聲音，或者根據地域，或者根據形象，或者以部分代全體，或者以具體代抽象，推而至於一件東西的製造者和所由造成的材料也都可以作為這東西的本身的代表，就大體說，都是由兩者的關係來勘定的。

借代可以使文句靈活，不致呆滯。但也有應該注意的地方，這就是關係的是否切合，如果用杜康來代替白蘭地，用絲竹來代替西洋音樂，可就遠離了事實，不能適用了。至於比擬，却比借代更近於明喻，因為這也是着重於類似點的。通常有擬人和擬物的分別。擬人就是以物比人，擬物却是以人比物，但在應用上，後者却不及前者來得普遍。因為擬物的時候，多數是祇取人類身上某一部份來相比，其能及於全體的，可就頗為少見了。

擬人的例子以童話為最多，在一本給孩子看的書籍裏，往往是狗兒也能說話，風兒也會打架的；自然，這樣的例子在普通的描寫文和抒情文裏，也可以找到。下面就是以物擬人的例子：——

一、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

——杜甫：『春望』。

二、天與水遠，雲連山長，黃鶴曉別，愁聞命子之聲；青楓暝色，盡是傷心之樹。

——李白：『送魏四』。

三、惟有樓前流水，應念我終日凝眸。

——李清照：『鳳凰台上憶吹簫』。

四、有一天小雞仍照常和小鴨游玩着，太陽已經要落山了。小雞對小鴨說：

『你最喜歡什麼呢？』

『水呵，』小鴨回答說。

——愛羅先珂：『小雞的悲劇』。

五、鬼眈眼的天空越加非常之藍，不安了，彷彿想離去人間，避開棗樹，只將月亮剩下。然而月亮也暗暗地躲到東邊去了。

——魯迅：『秋夜』。

六、這白色的小圓片在青翠色的背景前飛了起來，……也有墜在淺澗裏的，那就見銀光一閃，你不妨說，這便是水的歡迎。

——M D：『紅葉』。

七、隱隱的曙光一線，在黑沉沉的長夜裏，突然地破曉。霎時烘成一抹錦也似的朝霞，彷彿沈睡初醒的孫兒，展開蘋果也似的雙頰，對着我微笑。

——劉天白：『自然的微笑』。

下面是以人擬物的例子：——

一、劉備非久屈爲人用者，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

——陳壽：『三國志』。

二、會胡太六，知社中兄弟，近益精進，弟謂諸兄純是人參甘草，藥中之至醇者，若弟真是巴荳大黃，腹中飽悶時，亦有些功效也。

——袁宏道：『與陶石簣書』。

三、……聞其絕命前夕，吟哦未已；手不能書，畫之以指。此則杜鵑欲化，猶振哀音；鶯鳥將亡，冀留勁羽。

——洪亮吉：『出關與畢侍郎牋』。

四、楊延輝，坐宮院，自思自嘆，想起了，當年事，好不慘然！我好比，籠中鳥，有翅難展；我好比，虎離山，受了孤單；我好比，南來雁，失羣飛散；我好比；淺水龍，困在沙灘……

——平劇：『四郎探母』。

五、黛玉笑道：『別的草蟲不畫罷了，昨兒母蝗蟲不畫上，豈不缺了典！』

——『紅樓夢』。

六、水腫着臉的漢子，像鱷魚慢而吃力地爬起來。

——駱賓基：『一星期另一天』。

以人和物相比，人祇有一個單位，而物的種類是無盡的。所以在擬人法裏，不必再加上『像人一樣……』的字樣，這一半也是因為作者和讀者都是站在人的立場上的緣故；倘是擬物，就必須指明物類，例如『籠中鳥……』、『淺水龍……』或者『像鱷魚……』等等，人們才能從所指明的物類的名稱裏，悟出這物類的特性——也就是所比擬的類似點來。這樣，物我交融，比擬也自然更能貼切了。

實在說來，無論明喻、暗示、借代、比擬，在我們日常的口語裏，是應用得很多的，倘能仔細留心，則集合許多人的嘴巴，可正是一部修辭的好書哩。

（摘自唐弢：『文章修養』）

〔註釋〕

〔趙千里〕名伯駒，他的畫是很有名的。曾有海天落日圖。

〔老殘遊

記〕清末劉鶚，字鐵雲，號老殘，所作遊記體小說，叫老殘遊記。

〔岳飛滿

江紅」岳飛，宋朝相州湯陰人，字鵬舉，名將，和金人打仗，所向皆捷，後爲奸臣秦檜所害，死時年二十九歲。所寫滿江紅，壯懷激烈，傳唱至今。滿江紅是詞牌名。〔辛棄疾念奴嬌〕辛棄疾，宋朝歷城人，字幼安，號稼軒，詩文作的很好，尤長於詞，著有稼軒集。念奴嬌是詞牌名。〔富士山〕日本的大山，在東京西南，爲圓錐形，山頂四時積雪。〔鶴林玉露〕書名，宋朝羅大經作的，十六卷。〔杜少陵〕杜甫，唐朝人，字子美，住在杜陵，人們稱他少陵，大詩人。〔趙嘏〕字承祐，唐朝山陽人，會昌年間進士，官做渭南尉。〔李頎〕唐朝東川人，開元年間的進士，官做新鄉尉。〔李後主〕南唐李後主，名叫李煜，詞家。〔秦少游〕秦觀，字少游，宋朝高郵人，工文章，善詩詞，著有淮海集。〔劉禹錫烏衣巷〕劉禹錫字夢得，唐朝中山人。烏衣巷，在現今江蘇江寧縣南面；晉朝皇族王導謝安兩家子弟，都穿烏衣，故所在門巷稱烏衣巷。朱雀橋在江寧城外。〔歸有光〕明朝崑山人，字熙甫，嘉靖年間進士，當過長興知縣。古文大家。〔記不清是那首詩裏了〕這裏是指的漢朝時候的陌上桑。詩中寫一個叫秦羅敷的漂亮女子，說：「……行者見羅敷，下擔捋鬢髮；少年見羅敷，脫帽著俏頭；耕者忘其犁，勸者忘其鋤；來歸相怨怒，但坐觀羅敷。……」

〔侯方域與阮光祿

書」侯方域，明末河南歸德人，字朝宗。阮大鍼官任光祿寺卿，故稱阮光祿，曾依附於宦人魏忠賢門下，很被當時的正派人瞧不起。「鄴人之子」鄴，亦作邨或隊，春秋魯下邑，孔子的鄉里，在現今山東曲阜縣境。「杜康」相傳古時第一個造酒的人叫杜康。所以也以杜康代酒字用。「白眉」陳壽三國志馬良傳：「馬氏五常，白眉最良。」馬氏弟兄五人，都以常爲字，所以說有五常；馬良眉中有白毛，所以管他叫白眉。「傾國」漢武帝時，有個善歌舞的人李延年唱了一首歌：「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唐朝白居易寫「長恨歌」，借用這傾國二字，以代佳人。「一斛珠，西江月」都是詞牌名。「文天祥唐多令」文天祥，宋朝吉水人，字宋瑞，號文山，理宗年間進士，與入侵元軍輾轉作戰，兵敗被俘，堅貞不屈，作正氣歌，慷慨就義。唐多令是詞牌名。「張天翼」中國現代小說家。作小說甚多。「丁玲」中國現代女作家，湖南人，原名蔣冰之，作小說散文甚多，抗戰初領導西北戰地工作團在前後方進行文藝活動，現正在晉察冀解放區鄉下從事寫作。「李白」唐時人，生在四川昌明青蓮鄉，字太白，號謫仙，大詩人。「李清照」宋朝濟南人，女性，號易安居士，工詩文，尤長於詞，著有漱玉集。「愛羅先

珂]蘇聯盲詩人，曾客居中國及日本多年，所著『桃色的雲』有魯迅先生譯的中文本。〔袁宏道〕明朝公安人，字中郎，萬歷年間進士，詩文提倡清真，所以自比巴豈大黃，與兄宗道，弟中道，並稱公安體。〔洪亮吉〕清朝陽湖人，字稚存，乾隆年間進士，官任編修，以上封事言詞切直，被謫戍伊犁。所著詩文叫卷施閣集。〔紅樓夢〕是一部很有名的人情小說，清朝曹雪芹作的。曹名霽，雪芹是字，又字芹圃。鑲黃旗漢軍。祖父曹寅，父親曹頌，都常過江寧織造。雪芹幼年生長在豪華的環境中，後家道衰落，甚至貧居北京西郊，啜鹽粥。作紅樓夢大概在這個時候。乾隆二十九年死，年四十餘（一七一九？——一七六四）。〔駱賓基〕中國現代小說家，東北人。數度被國民黨反動派所陷害，現仍被羈押，生死不明。

一個青年工人的自白

李 平

我十歲就失了父母，寄居在舅父家裏，幫他們種田作活。生活像是一個僱工。十五歲進華陰兵工廠當學徒，不到兩年工廠就關門了。失業後在西安街頭流浪，有時找不到一點工作，兩三天便得不到飯吃，有時去當修馬路的小工，每天工資兩角錢，也只能以冷飯和冷水來胡亂充飢。這種生活的折磨，使我感到無限的痛苦。一九三七年初來到延安，馬上在一個印刷工廠裏得到了工作，從此一頁新的生活便在我的面前展開了。

剛來邊區時只認得幾個字，連『邊區羣衆報』都看不懂。進了工廠，每天只作工六小時，另外兩小時進行學習。我對於學習本來就有迫切的要求，所以學習起來非常認真，上課之外還努力自修。那時（一九三七年）工廠剛剛成立，從各地來的工人還沒有學習的習慣，工廠負責人很注意工人教育，想出種種方法來鼓勵我們學習。比如，那時多數工人喜歡看舊小說，聽故事，於是舉行了一個『封神榜座談會』，從漫談舊小說引導我們去看新小說，閱讀新書報，同時，買來很多適合工人程度的讀物，每本都作了介紹，隨個人的興趣去借看，看不懂的地方還有同志來幫助講解。從此，我廠的學習風氣

就大大的開展起來。我最喜歡上政治課，聽課時不會作筆記，就在課後來補寫。這樣一面練習作文，一面練習寫字。討論會我也經常參加，在會上練習講話，學習分析問題，從裏面懂得了許多道理。於是我的政治文化水平就漸漸提高了。後來，被選為工會主任，在工會工作中又學到了許多實際的經驗和知識。一九四〇年我二十一歲，被派到晉西北去做印刷廠長，想不到居然能夠獨立工作了。一九四一年又回到延安，那年我又被選為工人參議員，當時還不滿二十二歲。在邊參會所有的參議員中我是最年輕的一個。

到延安來已經六年了，除了住過一次短期訓練班外，沒有離開過工廠，就在一面工作一面學習中獲得了今天的成就。有時我這樣想：如果還像以前那樣混下去，說不定永遠要作一個糊里糊塗的人，因為在飢寒交迫的生活中，是得不到的教養的。然而現在，我不僅學會了一門技術（排字），而且還提高了文化水平，我能夠寫報告，寫短文，閱讀一般的書報，在政治上由於認識的提高，使我懂得了宇宙人生的基本道理，因此能夠眼光開朗，胸懷寬廣，使自己的工作和學習都得到迅速的進步。

從一個普通的青年工人，由工廠培養成一個職工幹部，在我已經是很幸運的了。但在我們工廠裏，已湧現出一大批比我還要年輕有為的青年工人，他們完全是在新園地裏生長起來的，沒沾到舊工人的壞習氣，却繼承了中國工人階級的優良傳統，他們的文化政治水平，都相當高，成為今天我廠生產戰線上的中堅力量。

我以前做學徒時，被人家當作下人看待，任意打罵驅使，一天到晚得不到時間去玩去休息。現在呢？不僅師傅關係如兄弟，而且青工還享受特別的優待，每天做工八小時，再加上兩小時學習，其餘的時間都歸自己來支配。工廠負責人很注意工人的文化娛樂，專門撥出一筆錢幫助俱樂部，設置各種運動、遊戲、音樂的器材和用品。現在我們每天下班後，便可以去打籃球、打排球、打乒乓球、下棋、玩撲克、唱歌，盡情的娛樂。在星期六晚上，又常有遊藝晚會或跳舞會，晚會上除了戲曲、唱歌以及各種有趣的雜耍之外，有時還備有菓子、花生、水菓之類的食品助興，所以在這一晚大家特別興奮愉快，全廠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都參加了進來。由於工作後得到了充足的娛樂和休息，所以大家無不精神豐滿、愉快、活潑。特別是我們年輕的工人，在這樣的快樂環境中，誰也不會想家，誰也不願離開工廠了。

以前我曾嘗過失業、飢餓的痛苦，但這六年來，我的生活却一直上升，工資由每月一塊錢津貼升到現金一千三百元，實物津貼也一年比一年的增加起來。若把目前的生活和一九三八年比較，我們的享受已提高了十倍以上，現在的伙食，每人每天有一次豆漿，三餐飯，每餐一湯一菜，每週吃兩次蒸饅（有時改食麵條或包子），每月吃四斤半肉，夏天嫌肉食不合衛生，便以雞蛋來代替。今年因為進行了業餘種菜，過去認為珍貴難得的蕃茄、包心菜、芹菜……都已成爲每天必有的家常便菜。

穿的、用的，也完全不用我們操心，每年照例發的有兩套單衣、一套棉衣、兩雙單鞋、一雙棉鞋。今年因實行『豐衣足食』而增發襯衣一套、涼鞋一雙、毛巾三條，每月還有一塊肥皂。所以不僅把每個人都打扮得整整齊齊，而且還有穿不完用不盡的感覺，這末一來，按月領到的工資簡直無處可用了。我們青年工人，大都沒有家室之累，剩下的錢都儲蓄到工廠裏，由廠方把這些游資投到生產上，生產所得的利潤又全部拿來改善工人生活，因此我們的待遇仍在不斷的改進中。

這裏沒有漂亮的洋房可住，但整潔、寬綽的密洞却也足以令人滿意。每密住三個人，各佔一舖，床板、桌凳、油燈，都設備的完完整整，連冬天烤火的木炭也由廠方供給。富裕、安適的生活，使大家多注意環境的美觀和衛生，現在室內外都修理得整潔雅緻，團團叢生的花木，使院子變成小小的花園。在這裏『貧民窟』的影子永遠是看不到的。

其他的優待還有很多，都在勞動合同上明文規定着，這裏不必一一盡述。不過其中有一件是非說不可的，在外面我們工人最怕的是生病，在這裏工廠都設有自己的醫務所，生了病隨時可請醫生診治，重些的還可以住休養所或醫院免費治療。在病中生活上絲毫不用擔憂，不僅廠長，工會都有物質的補助和慰問，工友間的互助更是無微不至，贈送的掛麵、雞蛋、餅乾、大米、水菓，……往往使病人無法吃完。病後的調養，廠方

也是特別關照；減輕勞動，發保健費，儘量使病者早日恢復健康。

我早年失了父母，沒有享受過家庭的溫暖，但是在這裏却深深感到了真正的溫暖和幸福。工廠關心我們的生活和學習，尤其關心我們思想上、政治上的進步。當我們犯了錯誤時，沒有打罵，只有誠懇的批評與勸導。在世界上那裏會有這樣好的家庭？那裏會有這樣好的父母兄弟和姊妹？我得到這樣的家庭，我有了這樣的父兄姊妹，使我永遠不願離開它。只有緊緊的靠近它，才能得到溫暖、幸福、快樂和進步。

其他的工人們都和我一樣，大家都把工廠做爲自己的家，都把勞動看成無上的光榮。我們深深懂得，在我們的肩上擔負了抗戰建國的重任，多生產一件東西，多節省一點原料，就是多增加一分抗戰力量。所以大家都能夠自覺的遵守勞動紀律，自覺的愛護我們的工廠，並且我們還自動的訂出了個人生產計劃。拿最高的勞動熱忱，爲提高產量和質量而奮鬥。在這裏懶惰是最大的恥辱，每個人都嚮往着趙占魁式的勞動英雄，每個人都朝着趙占魁的道路前進。

〔註釋〕

這篇文章是工人自己的作品，寫的是延安工人最真實的生活。裏面很少有意意的描寫，只是普素的敘述，因爲事實最雄辯，所以讀來給人印象很深。這篇

文章寫的時間是在一九四三年，那時對日作戰還處在很艱苦的階段，大生產運動，各地纔開展不久，但那時解放區——以延安爲代表——的工人生活已經那樣幸福，快樂；自「八一五」日本投降後，人民的力量更加壯大了，解放的地區更廣了，廣大農村和很多城市都掌握在人民手裏，處處是老百姓翻身，發興生產，在農民工人中間產生了大批的勞動英雄，工人生活自然更加提高，更加幸福，這文章裏所講的情形，在解放區更成了普遍的常事了。「華陰」陝西西安潼關間縣名，是隴海鐵路的一站。「邊區羣衆報」是陝甘寧邊區出版的一種比較通俗的報紙，內容實際，編排活潑，極受廣大羣衆歡迎。「封神榜」舊小說名。紀周武王伐紂，一切仙佛都來助戰，裏邊多是荒誕的故事，是明朝人臆造的。「趙占魁」陝甘寧邊區工人勞動英雄，是解放區工人的旗幟。

5 號發電機

林耘，史從民

咱一個黑手爪子，有大大學問，還不是齊局長鼓勵，王老英雄王醒民大哥領頭，工友大家夥兒流汗受累，這5號纜跟6號結合，修理好了，多送出了兩千多電，大家夥兒

舉咱當勞動英雄，直勁兒招呼劉老英雄。咱劉英源打民國十六年，這個發電廠剛修工那早晚，就在這裏幹活，可沒見過這種世道，咱黑手爪子可算出頭露日了；可是，露臉是大家夥兒露臉，騰粉不能往咱劉英源一個人兒臉上擦呀。那麼大的機器，一個人頂啥呢！

反正，要是日本子那樣的壓力派，老蔣那樣的霸道派，咱們工友別說不給它們賣力氣，你就是有章程也是白瞎呀。

記得開會那一天，齊局長也來了，老蔣掐斷了小豐滿的水電，他當是這下子可手拿把掐，叫咱們哈爾濱的老百姓摸黑兒，叫馬力電停下；那成想：咱們工友翻了身，拿咱們當人看，人多出孔明，哼，五一節，咱們還核計着給老百姓的電燈也都送電哪，這喀兒越嘮越離題，開會那一天，你一言我一語，也有幾個人說洩氣的話。好像：，又是什麼得駕飛機運到東京才能修理咧，又是什麼得打電報給三菱，找日本子的工程師咧，那刺兒話一套一套的，可多啦。

王老英雄王醒民大哥有書底兒，跟咱劉英源核計着：這够多麼長別人志氣滅自己的威風啊，況且日本子亡了國，還要靠人家，算怎回事呢！咱們就發了言：修理看看，保準不保準，咱可不敢說。喝，刺兒話又來了：修理不好不要緊，修理壞了，那發電機一開車，就像炸彈似地一崩，發電廠還不連鍋端了？就又有人出主意：包工給毛子，南崗

有個毛子會修理。他們想攬現成的。

還是首長齊局長說的對勁兒：失敗是成功之母，修理不好再修理。咱們聽了這話心裏才有了底。上邊能撥代，咱們才敢幹，要不，誰敢修理呢！

咱們答應了完成上級給的任務，那些說刺兒話的人們不再廢話了，心裏可等着看樂子呢。本來嘛，咱一天也沒離開過這發電廠，這發電機叫天電轟壞過兩回，兩回都是從東京打電報叫來日本子工程師修理的，咱也問過廠裏的留用日本技術人，也都說：這機器一共是六台，一二三四號都在長春，這五號、六號是從那兒排下來的，三菱就出了這麼幾架，想要把螺絲眼兒對準，可不容易。咱說齊局長要修理看看，他們嘴裏說：大掌櫃既然命令修理，就修理它一下，心裏可也沒信服咱們能修理好呢。

這不是明情嗎？3號機是德國西門子的機器，3號機發一啓羅瓦特電要燒一·三五公斤煤，5號的三菱機才用一·一五公斤，3號機又費氣，電力又小，修好了5號機，咱們給國家、給人民省老鼻子了。

人可得鑽研。決定修理倒是決定了，可是上那裏找那麼多材料啊。王老英雄雖說是經驗，從前淨擺弄小來小去的電機，這發電機像個小火輪，上那裏配這麼多機件哪？王老英雄跟咱核計：拆了5號的固定子，配上6號的旋轉子，這豈不是省許多材料！王老英雄先畫了樣板，咱拿着樣板一比，轉錶挪不壞，能挪得了。這才決定叫小5和小6

結婚。

材料不缺了嗎？還是缺！雲母片、雲母帶、絕緣油，這幾樣都缺。王老英雄攔自己家裏拿，又託他一個老朋友叫裴寶祥的大哥，這位大哥的雲母片，都是人家電料行自己用的，聽說是爲大眾謀幸福，挺慷慨的勻了二十公斤，後來，王老英雄整理倉庫，又發現了不少材料。

材料算找齊全了，這回該挪了。廠裏的起重機，只能吊二十噸，發電機的固定子有三十噸重，硬搶着吊起來，怕吊不起來，就是吊起來，起重機勁兒小，砸下來，砸壞了二樓的洋灰地還不算，怕要砸壞了一樓的氣管子，那不平白又添了毛病！咱們又核計了一下，在一樓照着二樓的洋灰地，從底下頂上了電線桿子，又找了一架十噸和五噸的起重機，才吊起了6號的固定子，放到5號的旋轉子上。

王老英雄守着機器，幹了一個月零三天，把眼睛都熬紅了，一來是研究，二來是保護，怕有壞人破壞機器。王老英雄早已在中東鐵路的職業城河學校念過書，在兵工廠做過工，那一年哈爾濱發大水，水災難民收容所的電氣都是王老英雄辦的。僞滿受不了鬼子的氣，自己開了個電機修理業，這回齊局長請他出來，人家才到電業局搞試驗工作。

王老英雄真有本事：四十二個線環的捲線工作，費了他不少心血，溶接工作更難，

接銅線，密度不一樣，就不好使喚，人家從前日本子幹這個活，也不叫咱們看着啊。王老英雄用弗爾麻林和硫酸還有什麼，我也記不清了，配成了藥，一試驗，也成功了。還有雲母帶。等一使喚，脆，纏不好，先攔紙纏，紙不成，又用布，布能挺五百電壓，後來才發明了用絹布帶，絹薄，能挺八百電壓。還有絕緣油的乾燥，起初，用熱風機吹，費時間，才改用電熱器，用自體乾燥的方法，很快地乾燥完了。

王老英雄的工作，幹完了一程子，咱就鑽進了氣機裏，那十噸的機蓋一蓋，裏邊就像三伏天，悶得氣都喘不過來。早先，鬼子幹這活，都是半點鐘一休息。咱這是突擊工作啊，一溜氣在裏邊幹了五個鐘頭。十四層葉片，差半個頭髮絲都不成啊。拿着千層尺和平衝鏟，找正，這找正最費勁，找了七八回，又銼又墊，暖機壞了，直冒氣，裏面熱的又像籠屉。

咱把機器卸開了，又裝配好了。咱二十三天沒回家，沒睡多少覺，完成了任務，好像卸下了千斤的擔子。可是那夥說刺兒話的人們，還是要看樂子，說什麼：別看裝配好了，一開車可就要崩死人，躲開點，不定死多少人命。

毛主席友開了車，那天是三月二十五號。氣機沒炸，也沒崩死人，這機器偽滿的時候，頂多能送電一萬一千基羅瓦特，這回竟送電一萬兩千九百基羅瓦特，起初咱是死馬當活馬治，治好了還不是咱工友大家夥的力量。一個機器，光有大件也不能動彈，差一

個螺絲釘都不行，架線工作的吳老英雄，要不靠他改修線路，送電也送不完全哪。

給哈爾濱人民帶來光明的，是中國共產黨，前線的弟兄們爬冰臥雪，還都沒表功呢。結合小5和小6是咱們應盡的責任，首長却來表彰咱們，這算不了什麼功勞啊。咱還得去看一看汽罐的沖洗工作，從前都用鹽酸洗，那也多費錢，咱們用水洗，駕鑽子一點點來，多少費一點功夫，可省許多錢！反正，前方多打勝仗，咱們的日子還在後頭哪。同志不嫌棄咱們手黑，握握手，再見罷。

（選自『東北文藝』第一卷第六期）

〔註釋〕

〔林耘、史從民〕林耘，東北日報記者。史從民，東北文藝工作者。

〔三菱〕日本財閥。日本重工業（如飛機製造，鋼鐵工業等）多操縱在他們手裏。

〔西門子〕德國財閥。後為公司名。德國未投降之前一直是世界最大電氣工業托拉斯之一。〔基羅瓦特〕即瓩，仟瓦。電力單位名。合千馬力七百四十六分之一。

羣衆領袖白桐本

『新華社電訊』

白桐本同志是反『清鄉』區掘馬南的區長。人民喜歡談白區長的故事，當着神話宣傳着。

白區長隨身帶着一把小刀，人民就說這把小刀是『削鐵如泥』的小寶刀，並且說是有人親眼見過白區長拿過這把小刀殺死兩個漢奸，刀上一點血也沒有。

有一次白桐本同志帶了隊伍去襲擊曹埠，擾亂了一整夜，捉了一個漢奸。人民就紛紛的傳說那晚白區長自己伏在碉堡頂上，叫戰士打手榴彈，敵人伸出頭來，就給白區長像小雞一樣抓下來。

在掘馬南還有這樣的傳說：白區長有一天在環鎮老百姓家裏，二十八個偽軍也到那老百姓家裏。白區長關了房門，躲在房間裏。偽軍去推門，呀的一聲門打開了。白區長大喊一聲：『我是新四軍！』就衝出門去。誰知被門檻絆了一交，白區長跌在地上。偽軍想來捉他，他一個筋斗，一手握槍，一手打了一個手榴彈，轟隆一聲，白區長在烟霧瀾漫中走了。有人說白區長的拳術，二十幾個人捉不住他。還有人說就是三十幾個人也

不能上他的身。

敵人在據點裏建築碉堡。白區長也混進去抬磚頭。老百姓個個認識他，們個替他捏一把汗。突然白區長從腰裏拔出短槍，對着監工的敵人打了幾槍，伙子一哄而散，碉堡沒有造成功。伙子回了家，就神龍活現地講這個故事。並且說白區長在街上和鬼子開玩笑。又有人親眼看見他化裝一個賣菜的人，一聲不響地坐在偽鄉長的大門口。

由上面這些神話中，可以看出人民對白區長的信仰。

人民也懂得怎樣愛護自己的領袖。當他生病的時候，老百姓就擔心起來了，輕聲輕氣的談着：『白區長生病了』，他病好之後，老百姓就高興起來，又到處談着他的病情，什麼醫生，吃什麼藥，現在中飯晚飯吃什麼東西了。白桐本同志的生活，就像他們自己的生活一樣。白區長的鞋子破了，老太太呀，大嫂子呀，聽了這個消息，連夜爭着替他做鞋子。

他到那裏，人們會立刻跟他到那裏，問長問短，像自己的親人一樣。他歡喜小孩子，有一次在路上拾到一個被遺棄的小孩，他領回來，請了一個老百姓養他，取名『白路』。他是這樣慈愛可親，一切善良的人都願和他親近，談天說地，坐一刻就有人煮好雞蛋熱饅頭請他吃。他一曉得，就偷偷地走了。他懂得人民的痛苦，人民太窮了。可是主人一發現白區長已經溜走了，就非常懊惱如有所失。

有一次，他化裝一個農民，走進老百姓家裏去休息。恰好這家正在談論白區長，談得非常起勁，見他進來了，就問：『你可見過白區長？我們靠他過日子，看見他不容易！』白桐本同志笑着問他說：『你可要看他？』他的態度和表情，被主人識破了。大家高興得圍着他，跳了起來，硬留他吃了飯才走。

他不僅平時被人民所愛戴和關心，在危急的時候，人民也願意用自己的生命來保護他。有一次白桐本同志在老百姓家裏被敵人發覺了，包圍起來，但衝進去時，房子裏只見一個老太婆。敵人問道：『這裏可有白桐本？』老太婆拿了一個黃銅面盆說：『先生，白銅盆沒有，只有黃銅盆。』敵人發了脾氣，將銅盆一摔說：『白桐本在那裏？不是白銅盆。』老太婆仍然哭喪着臉說：『白銅盆實在沒有，只有黃銅盆呀！』敵人沒奈何，把老太婆痛打了一頓走了。

白桐本同志今年只有二十五歲，河南鞏縣人，是天津耀華中學的學生。

一九四二年。馬南是紊亂的世界，土匪橫行，偽軍不時下鄉收捐稅，偽鄉保長公開掛着偽軍的招牌。馬南每一個大路口都有漢奸的佈告。那時的區長是一個白麵鬼。人民在苦難中過日子。在這時候，白桐本被派到馬南去做指導員。他大膽地進入這個危險的地區，整理了發展了這區的羣衆武裝，在建立了步的抗日力量以後，就以抗日政府的名義召開了偽鄉保長的會議，號召他們立即反正。在羣衆力量的壓迫和白桐本同志真誠的

141

感動下，很多偽鄉保長悔過自新，並清算了白面鬼區長。以後馬南和掘南又合併起來，白桐本同志便被任爲掘馬南的區長。

敵汪在四次『清鄉』的時候，馬塘敵人『警備司令部』門口掛着白桐本同志的照片，旁邊還貼着很大的佈告：『得白桐本頭，賞洋二萬元』，並派了很多特工想活捉他。

有一次區署住在嚴家墩。白桐本同志恰到附近去檢查工作，半夜裏發覺敵人幾路向區署包圍，他等敵人走過去，便在後面打起槍來。敵人以為背後有部隊，慌慌張張地回過頭來打擲彈筒和機槍，區署發覺，便安全退出，沒有受到一點損失。白桐本同志會親自到那裏去開關工作。那裏是漢奸特務的老窩，他一到那裏，敵人不分日夜下鄉搜索，一路走一路問『這裏有沒有白桐本？』但是他依然毫不畏懼地和敵人鬪爭着。夜裏他往車篷裏草堆裏一鑽便睡了，敵人跟到，他又向另一個車篷裏睡覺去。他非但沒有被敵人捉到，而且打開了局面，漢奸和特工躲到據點裏去了。許多地方只要他一到，敵人的毒焰就熄滅下去，反『清鄉』的空氣就活躍起來。

漢奸特工一聽見『白桐本』三個字，就會發抖。有一次幾個漢奸敲一家老百姓的竹槓，正在沒有辦法的時候，老板說：『白老爹來了！』漢奸就嚇得趕快逃走。有一天幾個壞蛋在一個老百姓家裏很坦白地說：『白老爹了不起，一定是個共產黨員，他做區長

從沒有開過包呢！』老百姓把這事情傳開去，稱他是『白包公』。他的確非常廉潔，繳了勝利品，總是原封不動地送到上級機關去。他的生活和普通的戰士一樣，上級叫他開會，來回一百里路，他也能一天趕到。

他的這種精神，真正是布爾塞維克的精神。

四月初，堤南鄉長犧牲了。他連夜帶了隊伍從曹埠趕到堤南鄉去整理組織。那知半路發起瘧疾來。他只好睡在堤南北邊的一個老百姓家裏。睡前他叮囑戰士說：『天不亮就喊我。』誰知那戰士見他生病，又過分疲勞，就沒有喊醒他。他醒來的時候，已經是紅日三竿了，部隊不能過河，他只好帶着兩個民兵隊長到堤南開會去。不幸他們被兩個特工發現，一直跟到堤南報告了敵人，就被敵人包圍了。白桐本同志發覺後衝出來，可是腹上中了一槍，倒在麥田裏。他看到敵人四面八方地衝上來想活捉他，就用最後的一顆子彈射入自己的頭部。他的殷紅的血灌溉在他們所熱愛的祖國的土地上，但還沒有死，他是被拾到據點裏以後才死的。白桐本同志犧牲了。失去了親人的農民們傷心的哭着：『我們雖然窮，也要燒些紙錢給他，好讓他在地下知道我們沒有忘記白區長！』

〔註釋〕

這一課講的是一個抗日戰爭中的共產黨員——白桐本同志的故事。在這故

事裏雖然穿插着許多人民的傳說，但是這個人物，他與羣衆的親密聯繫，他對敵人的堅決的勇敢，却是完全真實的。白桐本式的愛國英雄，白桐本式的共產黨員，在解放區是成千成萬，是敵人漢奸、國民黨反動派所消滅不了的。白桐本活動的地區，在地理位置上屬於新四軍作戰的華中，在江蘇省蘇中區如皋縣的海邊。所謂堤南，指稽公堤（防海水用）以南；所謂掘馬甯，則是掘港南部、馬塘南部的合稱，在政治性質上，屬於反『清鄉』區。所謂清鄉是敵偽沿襲中國統治階級的用語，意思是清除四鄉匪盜；國民黨政府慣用這一套，汪精衛的南京政府在華中實行的清鄉，與華北敵人所謂『治安強化』一樣。反清鄉區是我們以武裝工作隊等形式突入敵佔區所開闢的地區，也就是敵後的敵後，因為它是在解放區的邊緣，鬭爭是很艱苦的。

這篇文章的來源是蘇中新華社一九四四年五月十九日的電訊，曾發表於同月解放日報。

「鄉保長」鄉長保長的合稱。這是敵偽保甲制度中的角色，也是從國民黨那裏學來的。「白麵鬼」這裏的白麵不是麥粉，而是一種含嗎啡的劇毒嗜好品，吸白麵者蒼白枯瘦，故稱白麵鬼。「車篷、草堆」都是農家室外的東西。車篷是一種車水的風車的風篷，形狀與作用均如船帆，一個風車八葉至十

二葉，多爲蒲草編成，不用時即取下捲起，所以能在裏面睡覺。草堆特指稻草堆成的很高大的堆，在堆下拔掉一些草即可造成一個能睡覺的窩。「敲竹槓」敲詐。「開包」即貪污，包指腰包。「布爾塞維克」列寧所領導的俄國社會民主黨中的多數派，即蘇聯共產黨的舊稱，這裏移作共產主義革命家解。「瘧疾」瘧蚊所傳染的瘧日或每日按一定時間發作的寒熱病，重的可以致命。「紅日三竿」日頭升起來有三個竹竿高，喻時間已經不早，與俗話「太陽已有幾丈高了」意思相同。

真假李板頭

劉石

一、練兵

同志們待他像親兄弟，都叫他板頭。板頭年紀小，站起隊來在排尾。老鄉們見了說：「這是個娃娃麼！」

板頭個子低，揸上三八槍，倒掛着，槍口頂到地，使起來很費勁。上級給他發了一枝小馬槍，板頭很高興，他笑着，嘴裏露出兩顆小虎牙（雙層牙）。

冬季大練兵，操場上好熱鬧，踏的踏，跳的跳，真緊張。大家練刺殺，操場上的障礙物誰也通過去了！板頭個子低，腿子矮，連低欄也跳不過。板頭有決心：『快反攻啦！』再不學點本事，將來下山打鬼子還不是『扯球蛋』。他移了一條長板凳放在當院裏。跳過來，跳過去。跳得差不多了！凳腳下面墊上磚頭塊再跳。磚頭一塊加一塊墊得更高了！他到操場上面一試達。高欄，低欄，戰壕再也擋不住他了。人們都說：『板頭年紀小，志氣高。』

在操場上做刺殺動作的時候，軍事學習小先生許厚德對大家說：『槍刺出去，注意後腿不要打彎。』祇要問題一提出，李板頭就把事情操在心了！早起床晚睡覺，小小的馬槍老是不離手，走路的時候也要抓機會做幾動預備用槍，或是來幾下向前直刺。

熟生巧，功夫到，本事自然真。板頭的刺殺進步真是快，全連第一個『後腿不打彎』的就是板頭先做到了。有一天早晨，大家在操場做動作，刺起槍來誰的後腿也打彎。大家好着急，八班副孫三說：『板頭後腿不打彎，他有點門路，咱們叫板頭來教給一下。』大家就扭頭找板頭，板頭不在場，聽說在崗哨上。大家就嚷叫：『誰個換他去？』賈子令馬上答應了一聲：『下一班是我的崗，我去。』拿着槍跑着步，到了崗哨上。板頭下了哨，走到操場上，大家圍着他，這個說：『板頭！我們刺起槍來，爲什麼後腿老打彎，總是摸不到要領。』那個說：『板頭！你刺幾動給咱們看一看。』板頭不

說話，又黑又紅的小方臉帶着笑容，裏露出兩顆小虎牙，手裏拿着小馬槍。嘴唇一閉，立刻顯得雄糾糾。刷的一聲，起了一個預備用槍的姿勢，連接做了幾下向前直刺。同志們的眼，瞪着他的兩隻腳，後腿蹺的直直的。真有勁。板頭刺完了，收住槍，仰着頭，笑眯眯的稍息站着。大家問他：『板頭！你給咱們說上個要領，你是怎麼個刺法？』這可是叫板頭作了鑿子了！你要他刺幾動槍不費事，要他講要領可就爲了難。板頭低下了頭，小紅黑的臉更紅了！逼得他慢吞吞的說了一句：『就是，多練麼！』

板頭的刺殺全連出了名，一有空，誰也願意找他對刺，他那支小馬槍對誰也對付得了！劉后子從生產組回來沒有練過兵，刺槍刺得不得勁，板頭就細心的幫助他，后子自己已肯努力，跟着板頭學了不多幾天，就趕上別人了！

營長知道了板頭的槍刺得好：他的槍往前刺的時候，上身往上一提，左膝由彎挺直，右腿一上前，刺出去，左腿自然的不打彎了。營長就把他這個要領向全營作了介紹。

直臂投彈不如曲臂強，曲臂投彈命中目標對敵殺傷大。去年練兵投彈用直臂，真是走了『彎彎路』，今年投彈一律改爲曲臂投了。板頭用曲臂試了一下，才二十五米啊，胳膊還痛得不行。人家說他：『年紀少，胳膊細，無力氣，一斤四兩鐵疙瘩怎麼能够打得遠。』板頭聽了不啞氣，心裏有底細。你看！誰個投得遠，他就站在旁邊看。看完了人

家怎樣投法，他就提着手榴彈到另一邊去投了。板頭心裏想『圪蛋打不遠，沒有臂力有關係。』他就找到了一個二十五斤的石鎖。天還沒有亮，司號員們還沒有拔號音，板頭就下炕，提了石鎖，到了當院舉開了。石鎖碰着地面上凍硬了的地皮，發出雷也似的響聲。睡在被窩裏的人們被驚醒過來，一個一個都起來了。他們走到當院，見了板頭，就搶着上前：『板頭！我來幾下。』板頭放開了石鎖，站在旁邊喘了一會氣，他覺得貼身的衣服已經被汗水沾濕。他帶了手榴彈走出院子的大門，轉到操場上。星星在天空，閃耀着，操場上有一個黑影子來去的奔跑，不斷的可以聽到手榴彈落在地上的聲音。號音響起來了，東南角上的天空已經發亮，天上的星星漸漸地少去，操場上的人們可是越多了！大家看見板頭那瘦小的娃娃都這樣用心，誰個不稱讚。這也就影響了引起大家苦練的熱潮。以後，天還沒有亮，老鄉們的雞還沒有叫，操場上就點起火堆來了。火光照着手榴彈來回的飛舞。板頭和他們有時也在火光下做着刺殺動作。練兵的情緒越練越高，在晚上，吹了息燈號了，板頭的被窩裏空空的，別的炕上也是空空的，值星排長走到操場前面硬督促板頭和大家回去睡覺去。有時，院子裏，操場上那裏也沒有有人。原來是板頭和大家到山上做戰術動作去了！『假設敵』啊！『捉哨兵』啊！『偵察』啊！『一直鬧騰到半夜。』

兵越練，戰士們的武藝更高了。板頭的投彈更是進步得快。有一天，板頭在操場上

擲着手榴彈，徐副營長站在旁邊問他：『板頭！你能滿上四十米嗎？』板頭見了生人，笑也不說話，他見了上級，同志們，熟人就先笑後說話。他笑着，他說：『滿上。』副營長說：『滿上送你一支鉛筆。』板頭一舒胳膊，打了個四十四米。副營長親自到營部拿了一支紅漆的鉛筆插到他的口袋裏。同志們都說：『板頭可以代表四連參加全團檢閱。』也有的替他擔上了心，說是：『怕他年紀小，體力不夠，怕是成績不鞏固。』板頭聽了這些話，都不在乎，他祇有越發的加緊練。

二、演秧歌

過年以前，政治處張幹事和劇社裏幾個同志到了西連，大家討論過年的時候戰士們演秧歌，『演什麼呢？』『演李板頭練兵吧！』大家同意了就動手寫劇本，劇本寫成了就要排。却是缺一個飾李板頭的角色。大家一看戰士劉巨寬個子低，歲數也與板頭差不多。就問他：『劉巨寬！你裝李板頭吧！』劉巨寬也願意。張幹事就告訴他念臺詞，要他學李板頭的動作和模樣。他都很用心的去做，有時他獨自個兒呆在一邊念臺詞，念着念着便想起來了，『板頭過去和咱差不多上下，他在家裏放羊，我也在家裏放羊，十五歲上參加了游擊隊，我也參加了游擊隊。自從他到了四團四連當戰士，誰也把他當成小孩看。到如今人們都說他：『鍛鍊出來了！娃娃變成好戰士了！』誰個也讚揚他，現在

又要把他排成戲演，這可是光榮的事情，」劉巨寬心裏越想越羨慕，可是又有點不服氣似的。

大年初幾的那一天，四連的秧歌劇在全團晚會上演出了！第一個節目是『劉順清』，李板頭飾了劇中的一個開荒的戰士。他一上台，下面的觀眾就有一種不同的情緒。四連的幾個同志向着三營的幾個同志說：『那是咱們連上的李板頭，下一個節目就是演的李板頭，就是他，你看吧？可是不賴。』當時三營的那幾位同志就說：『嚟？這就是李板頭？那還是你們連上去年的生產模範啊？那還是個娃娃嗎？倒是了不起。』演完了第一個節目，下一個節目『李板頭』開始上演了！李板頭在後台卸去了裝，站在背幕的後面，從幕縫裏瞧着前台。前台的戲正在一場一場的演下去。演到劉義剛向李板頭說話的地方：『板頭！咱們比賽吧？』劇中的板頭說：『比比吧！我還比你不得？』站在背幕後面的李板頭一聽這話，可是有點扎耳朵。心裏馬上一怔：『咱一滿就沒有說過這些話啊！』這時台下觀眾四連的同志也都紛紛的議論起來：『哼！這個地方就不對頭，不合乎事實；假板頭說的這句話帶驕傲，真板頭一滿不會說出這些話。』演完戲，回到連上，有的同志去質問劉巨寬：『人家真板頭就沒有說過那句話，你爲什麼說那句話，你那句可是帶點驕傲。』指導員知道了，就向大家解釋：『這次演劇，演劇的人不注意，隨便在台上加了一些話，原來劇本就沒有這個，以後演戲可得要注意按照劇本上說

話。」

自從演了這次劇以後，四連有一個李板頭，又多出了一個假李板頭了。當人們每次喊劉巨寬爲『假板頭』的時候，劉巨寬的心裏就會被觸動：『可是不敢驕傲，一句話的事情，人們都聽出來了！……』「我還比你垮」這句話說錯咧！咱以後可得要注意。比賽不是爲的把別人比垮啊……板頭是好，做下的事情好就當成戲演。這的確是好，我以後也得……』想到後來：『唔！我和他比賽吧！……』

三、比賽

從此以後，假板頭心事掛在心裏頭，一心一意要趕上李板頭。真假板頭之間時常有這樣的事情發生，可是人們都還沒有注意到這些事情。假板頭一看李板頭提着手榴彈出去了，他就跟着去看。看板頭今天投多遠，他也就到另一地方去悄悄的練。非趕上他不行。板頭刺着槍，他也拿槍到一邊去刺。可是真板頭並不注意到劉巨寬準備和他比賽。有一天假板頭向排長任鴻喜說：『排長！我要向九班李板頭比賽。』任排長去向李板頭說：『板頭！劉巨寬要和你比賽呢！』板頭聽了，以爲說着玩，並沒有把這句話放在心裏。以後劉巨寬看着板頭只顧苦練兵，對自己並沒有什麼表示，他也就把比賽壓在心裏，嘴上不說話。可是他悄悄的更加了油了！

三月三十一號，全連舉行第二次技術測驗，大家在投彈場上測驗手榴彈。劉巨寬投了四十四米，他站在一邊，胖胖的圓臉上瞪着兩隻眼，等着板頭今天投多遠，恰巧板頭這次也是投了四十四米。劉巨寬再也忍耐不住了，他站在隊伍裏面自言自語的說：『我總要和李板頭比一比！』指導員在旁邊聽見了，就對他說：『比吧！可以比麼？』

當天，晚飯以後，指導員喬鴻俊把真假板頭叫到連部。指導員坐在靠棹子的板凳上，向真板頭說：『板頭！劉巨寬要和你比賽，你怎麼樣？』劉巨寬坐在旁邊，等不得指導員說完話就插着嘴：『咱是要比啦！』板頭和劉巨寬並排地坐在炕沿上，斜對着指導員光是笑着臉不說話，兩眼望着指導員。任何同志對他說話他都是很用心的聽着的。呆了一會，他慢慢地轉過臉來向劉巨寬說：『你要比，咱們就比上吧！』指導員就說：『你們要比，那就訂出個條件來。條件由你們自己按各人的程度去提。』當時劉巨寬先說了打手榴彈的條件：『投彈四十米以上，再增加就要比較慢。咱不敢多訂，今後一個星期增加一米遠。這個星期投了四十四，下星期投四十五。』指導員問板頭：『你呢？』板頭說：『咱也一個星期增加一米，和他一樣。』提到射擊和刺殺。指導員知道劉巨寬射擊技術比較板頭高，板頭的刺殺要比巨寬強。就向他們說：『射擊、刺殺各有高低，不能一般要求，你們各人說各人的吧！』劉巨寬說：『三槍三中，十五環。』板頭說了個三槍三中打十環。刺殺不算通過障礙，板頭要求達到一百分。劉巨寬訂了八十五分到九十

分。兩人的戰術要求是一致。到末了，指導員提出：『板頭要幫助劉巨寬的刺殺，劉巨寬要幫助板頭射擊的進步。革命友愛的比賽，就得要有這個條件。這是最主要的，可是得要記住，比賽不是爲了誰壓倒誰，不是要把誰比垮。』兩人聽着指導員的說話，最後互相對視了一下，都露着笑容。

當天晚上，指導員在點名的時候宣佈了真假李板頭比賽，要同志們都來參加評判。過去真假板頭學什麼動作都是你在這邊，我在那邊，不常在一起。自從二人正式開始比賽以後，時常見到板頭拉着劉巨寬：『走吧！操場裏刺殺去！』板頭出口令。劉巨寬做着動作。劉巨寬的槍一刺出去，動作不確實，身子偏了，板頭就幫助他糾正，做示範給他看，他一心一意的要幫助他的刺殺進步。

假板頭呢？有一次，他跟着二班上了山放軍事哨去了，有人從連部回去說：『連上有人投彈五十一米了！』劉巨寬一聽，忙着連聲問：『誰啊？誰啊？』『聽說是板頭。』假板頭一聽心裏好着急。他向班長告了假，拿起假手榴彈就跑；骨溜溜，像一塊石頭從山上滾到山脚下，他到了坪坪上，獨自個在那裏打了半下午的手榴彈。記着那最遠的距離已經到了四十八米。天黑得快看不見了，他才擦着滿臉的汗，回到山上。班上的同志們問他：『劉巨寬：你今天投了多遠啦？』他不說投多遠，他說：『看明天。』

四月十八，冬季練兵結束舉行總測驗。投彈場上插着紅旗和白旗。劉巨寬的心裏比

過去更是緊張了！他希望自己的成績，一切都不要落在李板頭的後面。他那活潑的說話和行動在今天都變得很嚴肅似的。連上的同志們也都要看看真假板頭比賽的結果。

臨到二班投彈的時候，評判員喊着：『劉巨寬！』劉巨寬答應了一聲：『有。』他的心跳動的更厲害，他從隊列中走到投彈線前面，一連投了三個手榴彈，最遠的落在離第三把紅旗二米突的地方，那是四十八米。他很不滿足於自己今天的成績。他回到隊列裏。一個班挨一個班的測驗過去。當李板頭的名字被評判員叫到的時候，全連人的精神忽然緊張的都集中在他的身上，有的同志給板頭打氣：『板頭！加油！打上五十米不成問題。』板頭不笑也不說話，他脫去棉衣往地上一擦，他從行列中走到投彈線後面，彎着腰拾起了第一顆手榴彈，身子往後退了兩步，站定以後，他的眼一直的望準了前面的目標——最後的那一把紅旗。右手提着手榴彈前後一擺動，細小的胳膊曲着往上一舉，向前一擲，手榴彈在空中翻旋着，像一個小車輪一般呼嚕呼嚕的成弧形向前滾進（註：曲臂投的彈，彈柄在空中翻旋着；直臂投則彈頭在前彈柄在後，一縷子前進。）卜的一聲，在第三把紅旗上面落個正着，恰好五十米。人們齊喊了一聲好。有的同志就說了：『板頭的手榴彈贏了假板頭了！』假板頭不服氣。當場他就向指導員提意見：『指導員！我還能重投不能？』喬指導員知道他的心事，笑着說『經過評判委員許可以後，你和板頭可以重投，但是檢閱的成績，剛才才是已經確定了的，再投，就作為你們二人比

賽評判的標準。』大家測驗完了投彈，隊伍已經轉到另一個場所去測驗別的項目去了！連長、劉指導員，一個評判員和營長還留在那裏，看了劉巨寬最後投了兩個手榴彈，投來投去還是四十八米，指導員問劉巨寬：『行了嗎？』劉巨寬搖搖腦袋說：『今天不行了！趕不上他。』

下午是戰術測驗。這一天的項目測驗完了以後，到晚上劉巨寬跑到連部問指導員：『指導員，今天的技術和戰術測驗，我的成績多少分？』指導員思索了一下：『還不太清楚，你的大概是八九十分。』劉巨寬接着問：『板頭呢？』指導員說：『大概差不多。』任排長也在旁邊，他插了一句：『板頭可能九十多分。』劉巨寬一聽，心裏就似乎有點着急，當他離開連部時，指導員對他說：『今天你的成績可能比板頭差幾分，明天你得加油啊！』

到了檢閱第三天上午，槍聲和號音在射擊場上響起來了。紅色的報靶旗不斷的在靶的前面隱現和擺動着。靠他場的南面六七十米的地方，有一座柳樹林子，那是打靶休息所。一排已經在射擊場上開始射擊了！二三排在柳樹林子內休息。李板頭在柳樹林子內就地挖了一個臥式工事，他臥在工事內瞄準。有幾個班長和許多同志都很關心板頭的射擊在今天能得到勝利，他們蹲在旁邊告訴他：『擊發要沉着，記住要領，切不可慌，』也有的同志在另一邊悄悄的議論：『一百五十米距離的實彈射擊可不是鬧着玩。論起板

頭平時這樣苦練，三槍三中一定不成問題。可是他那支小馬槍，來復線都快要沒有了。那變老的槍，偏差又大，要命中恐怕倒是費事情。」

指導員從射擊場上往樹林子走過來。很高興的把消息報告給大家聽：『今天射擊，二班打的不錯，假板頭三槍三中打了二十二環。』他看了板頭鼓勵着說：『板頭！今天你得好好打，不要慌。』指導員又對大家說：『今天射擊，每個同志對自己使用的槍都要有信心，你們看，一排的，今天不是都打得很好麼！』

該三排射擊了！到了射擊場上，李板頭三槍三中打了七環。人們說『板頭不賴，去年三槍脫了一靶，今年三槍都打上環了！』

第六天各項測驗都已經完了！大家盼着宣佈成績。李板頭到了連部問指導員：『指導員！劉巨寬的刺殺成績多少分？』指導員告訴他：『一百分。』板頭聽了心裏好歡喜，他笑開了！嘴裏露着兩顆小虎牙。指導員又對他說：『你自己的刺殺，這次比他差着一兩分，不過他的刺殺好，進步快和你是分不開的，因為在平時，他受到你不少的幫助。他有這樣的成績，你應當更加高興了！』這可說對了！板頭本來就是這麼的一個人，劉巨寬這次測驗成績好，他很高興。

在一天晚點名的時候，指導員向大家宣佈真假板頭比賽的結果，戰術和技術各項平均起來，每人的成績都是九十六分點二。結果不分勝負。

後來連上選舉練兵模範，李板頭得了滿票，而假板頭也被選上了！現在全園誰也知道四連練兵模範有一個真板頭一個假板頭。

〔註釋〕

這是歌頌『新英雄主義』的文章。故事是平凡的，文字是質樸的。

主人翁李板頭，是一個農家出身的老實的士兵。他之所以成爲『模範』，在他能埋頭苦幹，努力積極，操練有成積；更重要的，是他虛心，不驕傲。他和別人比賽不是要把別人比垮，而是要把別人比上來，跟自己一樣，甚至超過自己；看見別人前進，不是嫉忌，而是喜悅。這些是『新英雄主義』的特色。

這篇文章寫作方法上的特點是白描。作者盡力想按照真實情況把故事記述下來，沒有渲染，沒有誇張，沒有造作。故事是合乎人情的，人物是生動活潑的。敘述、對話，都沒有華麗的詞句，全部是士兵常用的話。結構也很完美。這是內容、形式一致的文章；人物看似『平凡』，實則『偉大』。文字讀來平易，實則感人。這是老老實實的作品。

文章選自張家口出版的『晉察冀日報』民國三十五年二月十日『星期增刊』。作者劉石，不詳。

改變沙漠

蘇聯·M·伊林著
董純才譯

沙漠中的鬭爭

在喀拉·庫姆沙漠中，沿着阿母河的兩岸，順着二百哩長的戰線，在進行着一種進攻。沙的進攻。人們都在逃走，拋下了他們的棉花田，葡萄園，農場，聽沙來擺佈。有好多地方，路都被埋在沙裏。

在奇悉耳·庫姆沙漠，沙沿着四十哩的戰線，攻擊布哈拉的富足、肥美的沙漠肥地。喀拉·庫耳的沙漠肥地，差不多完全給沙佔領了。沙威嚇鐵路和灌溉運河。

在喀拉·庫姆沙漠，通硫磺廠的汽車路，就是這樣埋在沙裏，所以有好些時，汽車運輸完全斷絕了，在喀拉·布格茲廠，沙毀壞了格魯白鹽的寶貴的沉澱物。

戰事在繼續進行中，保存力量，增強力量，都是必要的。頂頂有價值的土地都受着威嚇。布哈拉的沙漠肥地，恐怕要完全埋在奇悉耳·庫姆沙漠的沙底下，如果是不趕緊去阻止它的話。如果喀拉·庫姆的沙不止步的話，沿科帕·打格的山脚小丘一帶的園子和農場，都會被吞沒的。

旅行人常在沙漠裏發現死城的廢址——給居民拋棄很久，埋在沙裏的城市的殘餘。現在同樣的運命在威嚇城市和沙漠肥地。

沙的巨浪，有時高到四十呎，對着這些城市衝來。沙的高山在前進。如果有房屋擋在路上，房屋就被埋沒掉。如果有樹立在路上，樹就給沙蓋着。最先受害的樹是杏樹和桃樹。沙壅到樹幹的三分之一的時候，樹就枯萎了。喀拉格契樹支持得頂久，但是當沙浪掠過它的時候，最後它還是屈服，什麼也不留下，只留下乾枯的樹樁。

人們拋棄了他們的農莊，跑到離沙遠遠的地方去，造起新的居宅。但是沙追趕他們，再把他們趕出他們的新家。有些地方，他們已經拋棄過兩次他們的村莊，還要受第三次的威嚇。

他們建築很高的土牆，作為防禦物，抵抗沙的進攻。於是包圍開頭了。沙攻擊居民們所造的這個堡壘。越漲越高。最後高過了城牆頭，佔領這堡壘。被困的人們同時也把城牆加高，在老牆頭上築新牆。牆長高起來，沙也長高起來。後來牆有一點地方退讓了，破了一個缺口，於是沙就傾倒進來，什麼也抵擋不住。田地和農莊這時候全由沙擺佈了。

怎樣使沙停止呢？

要知道怎樣阻止沙，我們首先就得知道沙為什麼移動。我們知道，在沙漠深處，沙

是不移動位置的。草根和灌木，壓制着它，不讓它動。只有在灌溉的區域附近，靠近井，有牛羊踏壞草木的，有人居住的地方，沙才得以自由活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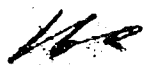
這是爲什麼呢？是不是偶然的現象呢？一點不對。這樣事情決不是偶然的。

什麼釋放了沙

就是人們自己，他們釋放了沙，讓它自由，拉毀了壓制它的鎖鏈，讓自己的仇敵逃脫。

這是怎麼一回事呢？牛羊放在這裏吃草是很長久很長久了。牛羊吃掉了沙漠裏的草，用蹄子把草踏下去，就弄碎了地面的小穀子。牛羊走了之後，那裏是寸草不留，只留下精光、粗糙的沙。於是風就動手幹起來。它趕着沙跑過沙漠，堆聚成波浪形的沙岡，沙岡越長越高。在地平線上，湧起可怕的黃色波浪的浪頂。好像是石頭做的。可是它確實實在移動着。它的移動很慢，看不出來的。但是明天比今天却前進得遠些了。它慢慢的前進，吞沒道路，犁過田地，房屋。

不到一百年以前，還有多沙的草原，這種地方現在是什麼也沒有，只是一片沙漠。阿斯脫拉罕城外的納令沙漠，從前是純粹的草原。每年吉爾吉斯的牧人來到這裏放牛，牧羊。開頭有很寬大的範圍，他們不必每年回到原來的牧場來。可是他們越走得



遠，他們就越急迫。俄國征服者從北方來了。他們只好常常用原來的牧場，漸漸的使他們的牛羊用的牧地變成了荒涼的沙漠，成堆的流動的沙。

沙克學耳樹，被砍下來做柴火。大將們砍下仙人掌叢來餵駱駝。人全是這樣無意的改變了自然，使自己遭殃。

我們要按照着一定的計劃，有意的去改變自然。我們現在是按照着一定的計劃，跟沙鬪爭。不管什麼犧牲，我們都得阻止沙，要不然的話，我們在沙漠中建築的一切，沙都可以破壞的。但是怎樣阻止法呢？

我們得從自然那裏學習怎樣打勝沙。

坎代姆的生活和冒險

沙，如果不去打攪它，它可以生產一種植物。生長得很慢，要好多年才得發生。打頭的先鋒們，現出在沙岡之間的凹地上，這種流動的沙海，老是靜不下來的，繼續不斷的動，那些植物怎麼能够在這種地方過活生長呢？

在這流動的沙中，有很多的危險恐嚇它們。風也許會帶走種子，那麼它們就永遠得不到發芽的機會。就算是芽能發生出來了，沙浪一來，就把它們埋葬了。就算不管三七二十一，它們真個生長出來了，還有一樣危險恐嚇它們。一陣狂風吹來，就把這些小

植物連根拔起，拋在沙上，讓它們死掉。但是不管怎樣，這種植物經過了幾千幾萬年，總算努力設法生長起來了。

坎代姆就是這些最先生長出來的植物中之一種。這植物不是一步步的走，是向前跑，在空中跳跳躍躍。坎代姆種子藏在一個小小圓圓的堅果裏。這堅果的外面生滿了小刺。刮風的時候，這小堅果就像球樣跳着向前跑。沙在後跟着跑。但是沙比較重些，追不上這小堅果，埋不着它。

但是還有一樣危險，種子生了根，小灌木就生長起來了。但是灌木不能向前跳，像種子球一樣。沙浪來了，它又怎樣去救護自己呢？沙來了，不會留下這小植物的。它就活生生的被淹埋了，正像沙漠肥地邊上的杏樹桃樹一樣。

不過埋坎代姆是不容易的。它沒有像杏樹桃樹那樣的枝子。它的枝子很細弱，枝上沒有葉子，沙來的時候，坎代姆不跟沙對鬪，也不努力阻擋沙，却讓沙走過它的枝子，給沙通行權。

但是有時候沙浪太大了，也會把坎代姆埋掉的。於是比賽開始了。沙岡長高，這植物也長高。沙岡長得快，這植物長得更快。等到沙岡達到了頂高點，這時候就看到這植物勝過沙岡。它的小小的綠色的剛毛，在沙岡頂上，在風中搖蕩着。

坎代姆不單是長得高，並且也分枝，所以整個沙岡都冒出它的枝子。浪走了，足有

一半的沙留在後面。

所以坎代姆阻擋着沙的前進，把沙岡改變成蓋着植物的小墩。

但是還有一樣最後的危險。風可以把沙吹掉，留下光光的根。不過坎代姆也知道怎樣跟風鬪爭。它平躺在沙上，生出一些特別的根抓着沙和它們在一起。它就用這種法子，收集泥土，給自己做立腳處。

除開坎代姆這灌木之外，也還有別種草木能止住沙，在沙中生長。這些草木在沙岡裏立定了腳根，就把沙岡搗碎，使沙岡縮小。沙的浪越來越小，在上面生長的東西越長越密，末了流動的沙變成了長滿草木的小墩。草木倒底得到了勝利。

但是草木得到這種勝利，也就是替自己築成了滅亡的路。在它們的保護下，在這小墩上又生出別種草木，不能抵抗沙的草木，蘆葦和別種草密密的長滿小墩上。長得很擁擠的。水就不够大家用。先來的就吃苦了，因為它們不慣跟別的植物分水，結果它們死掉，把地位讓給新來的。

沙漠上的飛機

我們現在已經明白了草木怎樣阻擋沙的進行。我們敗露了自然的秘密。那麼我們就要用它來改變自然。

沙開頭移動，本是我們自己的錯。我們又怎樣來阻止它呢？保存沙漠中所有的樹木，一棵也不砍倒。只砍去額外生長的東西，使樹木變細，並不是毀壞樹木。泥土也保存着。保護牧場，不能讓牛羊在一處地方吃草吃得時期太長久，把草吃光、踏壞。

但是對於那些已經弄壞的，沙已經在移動的地方，我們又怎麼辦呢？難道我們就讓自然在那兒去自己變化嗎？

不能，我們也能在那兒阻止它。我們必得栽種草，我們不能等候草自己生長出來。那是太長久了。我們可以派飛機在沙漠上飛過，把種子撒在在沙上。就是這樣幹，撒播種子在沙上，我們不但止住沙，還可以替我們的牛羊恢復失去的牧場。

游牧民族

爲什麼有一些民族過着游牧生活呢？因爲他們的牛羊靠吃草過活。那裏有草吃，牛羊就留在那裏。一處地方的草一聲給吃光了，它們就往新牧場跑。冬天雪蓋着草的時候，它們只有用蹄子挖開雪找底下的草。

如果我們要使這種人不由這兒漂流到那兒，我們應該怎麼辦呢？他們應該得着什麼呢？

家，你們會說的。

但是並不完全對。首先他們必得要有一樣極普通的東西，乾草。乾草的供給，這是給他們的牲畜的食料頂好的保障。這意思就是說他們必須有草地。

別樣還有什麼？他們需要給畜牲住的房子，那麼畜牲在冬天就不會受凍。因為在沙漠地方，只有夏天熱。冬天那裏很冷，會結冰的。

當然，人也得要有住宅。並不只是住宅，還有學校和醫院。他們需要電力廠，供給光亮和機器用的力。他們需要工廠製造牛油、皮靴、皮衣，他們需要果園，那才有新鮮的食物。

從古以來，沙漠的游牧人民過活，就沒有得到健康上最不可少的食物。他們有肉吃，可是吃不到蔬菜和水果。小孩子們長大了，也不知道什麼是蘋果。

他們需要花園，跟需要果園一樣。要給他們這種種東西，我們就得動手幹我們的工作，採用的方法，必定要跟老方法完全不同。改良沙漠，不是一樁小事。我們一定要有計劃。人們一定要科學。人們必定要向着一個共同的目的，一同合力工作。一個人單獨幹不成的事，許多人合力來幹，就可以成功了。

改變沙漠需要的不是個人的努力。需要的是千萬人的合作，有計劃的工作。這種工作已經動工了。

沙漠正在改變着，沙漠裏的生物也在改變。

〔註釋〕

『人和山』，一名『人類的征服自然』，是И·伊林著的，是一部講怎樣運用人力跟自然鬭爭的書。裏邊講沙漠正在灌溉，沼澤正在排洩，河道正在改正，新植物正在培養；燃料、肥料、金屬的新供給，正在由人處理；穀類的種植正在遠遠的往北方推廣；土地變得更肥，更順從它的主人——人類勞作。這是文學作品，也是容易看懂的自然科學讀物。中國有董純才的中譯本。

我是人類思想的代表

細菌學家斯涅施科夫，是南方著名的學者。他發見了目力所不及的整個生物界，而他也覺得自己是這世界的主宰。他是一個有名人物；他的外表上也帶有名人氣概。

當德寇佔領城市時，他正患病，所以未能及時逃走。

『喂，瑪利婭·別特洛夫娜，』他對自己的老孀母說：『德國人要派我到德國去工作。你看這事怎樣？唉？』

孀母只連連的在胸前畫十字，祈禱上帝。

『你不樂意，』博士滿意的說：『我也不樂意。那麼我就請你：替我縫一條腰帶吧。』

博士在一小塊紙上畫了個腰帶的樣子，上面有許多圓形小口袋，好像是高加索人長外衣胸襟上的小口袋樣式。

天剛一黑，他就來到自己的實驗室裏，挑選出裝着最寶貴的細菌的試驗管，放在腰帶內。我不知道，這是些什麼細菌，祇知道其中有幾種是他辛苦地研究了幾年並快要發現新東西的細菌，這種發現將會使人類永久擺脫一種最兇惡的傳染病。

夜深時分，他把這條腰帶繫在身上，就走出去了。他的計劃很簡單——要找到游擊隊員，經過他們把這條寶貴的腰帶送過戰線去。

他的途中有重重的危險，然而他還是自早自晚，披星戴月——向有生命的東方走去。

他風塵僕僕的前進着，他離家時穿的衣服，已漸漸拖破了；灰白色的長髮上粘滿了灰塵。在一個村莊裏，他脫下破爛皮鞋，換了一雙樹皮鞋，而在另一個村莊中就用背囊換了一件補釘重重的半身褂子。

草原地帶已走完了，便來到森林地帶——離奧勒爾已不遠了。他一雙脚早已磨的皮

破肉綻，血跡模糊，心中疼得難過。有一次他坐在小河邊上休息，凍醒之後，才知他的頭浸在水中；大概是頭發昏時跌倒下去的。

『不行了！』他自言自語的說着，爬起來，又走……

有一天他覺得，他的生命已快完了，他恐怕他那爲人們需要的勞動成果將與他同歸於盡。

他再不能隱匿起來了，於是他白天就走進一個大村莊。他知道，在這裏還保存有一所病院。

『醫生，你好。』他對一位穿白外衫的瘦削婦人說。

『爺爺，你好！從那兒來的？』

『我是從遠處來的。』博士說着就坐下了。『醫生，我來見你，有件機密事情相商。我雖不認識你，但你是俄國人，而且是醫生，——這已足夠了。事情就是……』

決定，他留在醫生克里金娜家裏住幾天。這是非常冒險的，因爲德寇已在窺伺他，而下賤的村長又歷次到她家裏找麻煩。病人們看見博士的到來，看見了他由病院中領到自己家裏去的情形。然而沒有辦法——祇有把腰帶留在她家，走開去；一有危險就這麼辦。

夜深人靜時，敵人來捕他了。他睡在一間儲藏室裏。他不慌不忙的起來，解下腰

帶。他把屋角上的破爛家具推開後，就小心翼翼地將腰帶放在地板上，拿破爛木架子擋上，順手摸些破東西把它蓋好。隨後他就走出來了。

以後的情形，他記不很清楚了；雖然，當時他覺得是滿清醒的。德寇將他解往某地去，他突然拌了一跤，跌倒了，又立刻爬了起來，因為在地上，有人用腳踢他。防軍司令不知爲什麼叫剝掉他的衣服，裸體站了好久，他竭力想抑止那一陣陣由心房傳到左臂上的痛楚，此刻他醒過來了。德寇大聲叫罵他。並高聲商議。他聽了以後，就突然用漂亮流利的德語說道：

『你們想用什麼嚇我？』博士帶着鄙視的口氣說：『現在，我這個赤體的人站在你們面前，你們的坦克大砲在我看來簡直算不得什麼；因爲我是人類思想的代表，我是俄羅斯的代表。你們德國人，要打死我嗎？可是你們的力量不夠。你們雖打死我，但我還是不死的！——我要唾棄你們這些混蛋。』

他沒睡到他們臉上，而把那唾沫睡在地上了。

德寇懷疑他是游擊隊運動的要人，就把他押解到奧勒爾去了。放在骯髒地窖裏，與其他瀕於死亡的俄國人整整餓了三個月。我們在那裏找到了他，當我們從地窖把他抬到醫院中時，他還活着。他甦醒過來，頭一句話，就說出了他留下腰帶的那個村莊的名稱。腰帶找到了，並特意派人去取來交還他了。

他把繼續研究工作方向的詳細指示遺留給自己的門徒後，就與世長辭了。這裏記載的，都是他在臨死前的敘述。

（摘自一九四三年九月十六日『新聞報』）

〔註釋〕

〔細菌〕下等植物，體積很小，小到非利用顯微鏡不能看見。其有毒的，一旦寄生在人體內，便能產生各種危險的傳染病。〔目力所不及的〕僅靠肉眼看不到的。〔氣概〕氣勢，派頭。〔胸前畫十字〕天主教徒凡祈禱上帝時，便用右手在胸前畫個十字，以示虔誠。〔祈禱〕祈求。禱告。〔博士〕學位稱號。凡精通專門學術者，得由國家或教育機關，贈予博士學位。〔高加索〕蘇聯加盟共和國之一，位於黑海東岸。〔披星戴月〕形容趕夜路，往往稱披星戴月。〔風塵僕僕〕長途跋涉中，爲風沙所苦，而顏色憔悴。〔奧勒爾〕蘇聯地名。〔隱匿〕匿音賦。隱藏。〔窺伺〕暗暗偵察，而有所圖謀叫窺伺。〔小心翼翼〕很謹慎的樣子。〔瀕於死亡〕接近於死亡。〔甦醒〕甦音蘇。昏而復醒叫甦醒。

狐狸夫婦歷險記

黃純才

是一個月光皎潔的初夏的夜晚。小狐五兄弟，趁着月光在洞外玩耍。牠們的洞，是在一處很少人到的山裏。洞旁是一座高峻的懸崖，岸上後方斜豎着一棵盤屈的古松，在岩石上投下它的陰影。洞前是一塊雜草亂生的平地。

小狐兄弟大致已經長得像爸爸媽媽了。蓬鬆的毛，赤黃的顏色，尖削的口吻，頭上豎着一對三角形的耳朵。

五兄弟在洞前草地上玩耍，好像五隻小狗一樣。老三和老四，在互相揪打。你輕輕的抓我的頸項，我輕輕的咬你的耳朵。

老大和老二，在玩着一條晒乾了的兔皮，一個啣着兔皮的一頭，互相對拉，好像兩個孩子拔河一樣。老五好像一個小丑，他繞着拔河的兩個哥哥瘋狂的跑了一圈，猛力對着兔皮中央一衝，把兩個哥哥都撞散了。

隔了一會兒，這個頑皮的小東西，跑進洞裏啣出一根漂亮的野雞尾巴上的羽毛，在四個哥哥面前神氣活現地擺來擺去。它們看它這樣趾高氣揚，很不高興，就擁上前去搶

這根羽毛。它腳着羽毛連忙逃走。

正在這當兒，它們的媽媽母狐在附近叫了兩聲。它們一聽這叫聲，知道是送晚飯來了。大家就跑到附近去找這食物。

近來五兄弟已知道媽媽再也不會把食物直送到它們面前了。他總是把食物藏在一處地方之後就走開，要兒子自己用鼻子去找出來吃。說是這樣，可以訓練它們學會獨立謀生的本領哩。

前兩夜老四都沒有好好吃飽。每次總是等它找到食物的時候，哥哥們和弟弟已先找到，吃去了一大半，它只吃到一些殘剩下來的骨頭和肉渣。今後，它一聽見媽媽的叫聲，馬上就依聲音的方向，用鼻子聞去，它在崖腳那邊深草裏發現了五個野鼠，別的兄弟也都找到這兒來了，各自得到一隻野鼠。

第二天天氣很好。初夏的太陽，放出明耀的光輝，照着山林和田野。

照例，白天裏母狐和公狐是不經常出門的，總是帶着孩子們在家裏休息。可是這天上午他一醒來，就覺得有點餓。

昨夜她捉了六個野鼠，就給孩子們吃了五隻，自己吃一隻。這是不夠的。她想到昨夜運氣真不好。連那六隻野鼠，還是百般用計才捉到手的。事情的經過是

這樣：

月亮出來之後，她就跑到西山林子裏去遊逛了一下。在這給夜統治着的林子裏，並不如人所想像那樣平靜。貓頭鷹在樹上發出威嚇弱小動物的鳴聲，打破了夜的寂靜。一隻灰黃色的狼，追趕着一隻飛奔着有白斑的褐色的鹿。在一棵松樹上，有一個松鼠給松鼠活捉住了。可是母狐自己一樣合胃口的東西也沒有遇着。她只得跑下山去。

她躲在一處田溝裏，『吱唔，吱唔』她裝作受傷的野鼠叫，隔了一會兒，就有十幾隻野鼠趕到它那兒來。它們以為真是它們的同伴中有誰受了傷，所以聽了那叫聲，就立刻趕來援救。誰知竟中了母狐的計：六隻野鼠被捕了。

她把野鼠送給小狐們之後，第二次下山來，本打算到附近村莊去偷兩隻小雞嘗嘗的。在半路一塊菜地上，遇見一隻野兔在那兒吃菜。可是不等她走近那野兔，她尾根裏放出的臭氣，已經被風先送到兔子的鼻孔裏，洩露了她的消息。機警的野兔立刻拔起腿來就飛跑了，她跟着一直追到山腳邊，在轉灣地方，一轉眼，就不見了兔子的踪影。

後來她泗水渡過一條小河，跑到對岸小村莊裏。那村莊家家都把雞埝關得牢牢的。她曾經去抓了兩個雞埝門，都好像鎖着一般，再也抓不開。

結果是空跑了一蹓，什麼也沒有撈着，跑回家了。

現在肚子是越來越餓了。要像平常一樣，等到太陽下山後再出去找東西吃，那是很

難挨過的呵。雖說是青天白日出去找東西吃，是不大方便的，但是飢餓逼着她，也只得冒險出去走一遭，找點東西來充飢。

她先在本山上逛了一逛。鷹在晴空中優遊自在地盤旋。鳥雀在樹上快樂地唱歌。瀑布在山河間淙淙地喧嚷。母狐的肚子也在咕咕地叫。在半山腰上，有一對鸚鵡，她所愛吃的東西，打她頭上掠過，飛到對面山止林子裏去了。她只好仰望着空中嘆息。

蛙聲把她引到山谷裏。在那兒總算逮着了兩隻蛙作點心。

她知道昨夜敗事的是風。所以今天她一出來，就首先仰頭把她那濕潤的鼻頭掀動了幾下，偵察出了今天的風是朝西北吹，她就朝東南走去，好迎風嗅出她所要尋找的動物的踪跡。

在那幽靜的山谷裏，他嗅出了一隻野兔的氣味。那野兔正坐在洞前，豎起一對長耳朵，傾聽四圍的動靜。母狐在深草裏不出聲息地，從後面偷偷地對那兔子爬去，它一點也沒有覺察出來。

母狐越爬越近，相隔不過六七尺遠了。看看這又肥又香的兔肉，馬上就要到口了。不提防兔洞前突然飛起一隻跳兔，兔子的盟友，『噉咕噉咕』地高叫起來，對兔子報告敵人的來臨。野兔得着這警告，就一溜烟跑上山了。

母狐撲了一個空。

在媽媽出門後，小狐們也跑到洞外來玩。

它們的爸爸公狐，昨夜從羊欄裏偷盜了一隻小羊吃飽了。今天是用不着出門的。

可是小狐們青天白日在洞外玩耍，雖說山裏僻靜，人們不常來，做爸爸的究竟還是有點不放心。他只得也跑出洞外，登在懸崖頂上瞭望着各方的動靜，以防意外，好像一個衛兵站在瞭望台上一樣。

孩子們在崖下玩，爸爸在崖上閒眺風景。對面是山，左右也是山。山上的樹林，又蒼翠又密茂。在頭頂上，蔚藍的天空，繙着崇山峻嶺似的白雲。

一隻盤旋了好久的鷲，突然一直撲到下面山谷裏，好像一枝箭從天上射下來一般，一會兒又飛騰起來，腳爪間抓着一條蛇。這猛禽帶着它的俘虜飛到後面去享用了。

在太陽快要升到天頂的時候，忽然在公狐後面不遠的山腰上，出現了一隻雄壯的獵狗，胸很闊，腰兒細細的，口吻又尖又長，頭上豎着一對三角形的耳朵，活像一條狼。跟在狗後面，是一個臉色晒得紅紅的，個兒高高的人；穿着一身獵裝，揹着一桿雙筒獵槍。

獵狗用鼻子東聞西聞，正準備往懸崖這邊來。

公狐一看危險臨頭了，形勢又是這麼緊急。要是獵狗跑到他家門前來，他自己逃脫

不難的，但是小狐們這些小傢伙，那就要遭殃了。

怎麼辦呢？他竟能忍心讓自己孩子給敵人逃走嗎？

不能。他做爸爸的一定得救兒子們的生命。

虧得這傢伙聰明，立刻想出了一個調虎離山之計，解救了這危局。

他立刻叫了兩聲，對他的孩子們發出警告。五隻小狐馬上就躲藏到洞裏去了。同時，他自己站起來，就往對面東南山上林子裏跑去，故意讓獵狗看見他。

於是那獵狗就跟着公狐追過去。獵人當然也跟着往對面山上走去了。

這樣，總算解脫小狐們的災難。可是公狐自己竟給獵狗追得脫不了身。危險是緊緊地追隨着他。他跑下了山，奔到對面山上松林裏。那獵狗也跟着他的踪跡追來。公狐跑到那兒，獵狗也追到那兒。獵狗真厲害，一點也不放鬆他。

頂糟的是他跑過的地方，總留下了他的臭氣。這就是給獵狗追尋他的一個好線索。

狗只要用鼻子靠近地面，按着臭氣這線索，不必用眼睛看，就可以跟着他追來。

要想法子逃脫才對，這樣給他追着是不行的啊。公狐一面跑，一面就留心找脫險的機會。

他翻過山嶺，穿過松林，一下跑到山下草地上來了。那兒有一羣和善的綿羊在吃草。他一看，機會來了，很高興。

趁狗沒有追出樹林之前，他連忙奔到羊羣那兒。一跳跳到羊身上，就腳不落地，由這羊身上跳到那羊身上，直跳到羊羣的那邊，再一下竄進東邊一個叢林裏。

獵狗趕到羊羣那兒，只聞着一些羊身上有狐的臭氣，在地上却聞不出來。獵狗的線索斷了。獵狗就沒法去追尋那聰明的動物了。

隨後，那獵狗就找着他的主人，一道跑到羊羣南面一座小山上去去了。公狐也就平安地繞路回家去了。

却說母狐東遊西逛，這時候正逛到羊羣南面那座小山上。她在那兒深草裏，發現了一隻野雞。她從後面輕輕的跑上前去，猛然一撲，就逮捕了那隻野雞。

她興沖沖地啣着那野雞，往回家的路上跑。

誰知野雞被捕那當兒的驚呼狂叫，竟洩露了母狐的秘密行踪。

獵狗一聽野雞的叫聲，連忙追踪過來。母狐沒有跑了幾步路。一陣風來，就告訴了她獵狗的來臨。她只好急忙回身逃跑。

可是獵狗也很快地追踪上來了。

沒有一會功夫，母狐奔到小山東南面。她看見在山脚下不到半里路遠的鐵路上，這時正有一輛黑色火車頭，拖着長列列車隆隆地駛過。

她一看，救星來了。連忙奔向鐵路那邊。她一跑到鐵路上，就沿着那剛被車輪碾過

因磨擦發熱的鐵軌跑。她在那熱軌上跑了一段路，就使勁一跳，跳到路旁樹叢深草裏躲藏着。

獵狗一趕到鐵路上，就聞不出那母狐的臭氣了。原來母狐是利用那熱的鐵軌，消滅了自己留下的臭氣，割斷了自己行踪的線索。追尋的線索斷了。獵狗又空跑了一趟，沒有收穫。

像公狐一樣，母狐終於脫險歸來和丈夫孩子們團聚在一起了。

(選自『鳳蝶外傳』)

〔註釋〕

〔董純才〕教育家，現任東北行政委員會教育委員會委員。著有『鳳蝶外傳』，譯有伊林著的『人和山』『十萬個爲什麼』……等數種。〔峻〕

陡直。高大。〔懸崖〕高山上，險峻削直的石壁好像懸在空中，故叫懸崖。〔啣〕音咸。口中含物叫啣。與嚙同。〔拔河〕即拉繩遊戲。

〔雞埒〕埒音時。土築的雞窠。〔優遊自在〕無拘無束，逍遙自在。

〔鷓鴣〕鳥名。形似類鴿而稍大。背蒼灰色，雜以紫紅色斑點。胸前有白色圓點如真珠。〔鳧〕音浮。野鴨子。〔鳶〕音員。猛禽，其狀與鷹略

同；惟嘴較短，尾較長。俗稱爲鷓子或老雕。

送給前線的新禮物——砲彈

譚蔭溥

陝甘寧邊區早就想給前線戰士送一件新的禮物——砲彈。

邊區特等勞動英雄沈鴻工程師在延安開了一個多月職工代表大會，做禮物的任務交給了他和他的工廠，限他四個月完成。他回到工廠，滿身滿臉還是灰塵，就跑到各個工房裏，看看工人們做工的情形，然後回到自己的窩裏，臉也顧不得洗，就翻開書想起來，因為他以前在上海也沒有做過這個玩意兒。

沈工程師翻一翻書，又想一想，又翻一翻書，又拿起鉛筆在紙上劃一劃。他想，造砲彈要有多少部機器？要一些什麼樣的機器？這些機器怎樣造？要蓋多少房子裝配這些機器？管理這些機器要有多少工人？……等等問題，都要想得清清楚楚，設計得準準確確。不準確，只要差了半根頭髮那樣粗，機器就要發脾氣，不走路。

勤務員給他端上一碗小米飯來了，他也不知道；等他忽然發現了，小米飯早已冷了。他不吃也並不覺得餓。午睡就坐在椅子上，閉着眼休息幾分鐘。晚上不到半夜不睡，常常睡下了，想起了一個機器上的什麼問題，馬上又坐起來，點上燈，劃到紙上

去。第二天天一亮，仍然和工人們一同起床。

七月二十日，製造砲彈的機器設計圖樣，從工程師的腦袋中產生出來了。

工廠跟着開了一個會。要造砲彈，先要製造砲彈的機器。會議決定了『造機器』的四十天的突擊計劃。

四十天的突擊計劃是這樣的：蔣應川、趙占魁股，負責把××部砲彈機器打出木樣並翻鑄出來，黃海霖股負責把蔣應川股翻出來的機器，車出並裝配，郭鳳林股負責建築工房，保證機器車出後，就有房屋裝置開工。工作是一股連着一股，一個連着一個，只要有一個人誤了一秒鐘，全部就要跟着休息，完不成任務。

四十天！××部機器！××間房屋！

任務是很大的，對這工廠來說，任務的繁重是空前的。雖然工人們在趙占魁旗幟下，醞釀着：『爲着戰爭，我們願意加工，不分晝夜。』但還有技術上的問題，技術上的困難。

首先是翻砂股，翻砂股如翻不出機器或者翻不快翻不好，黃海霖股就沒工作做。恰翻砂股的熔鐵爐就有毛病：灰塵經這個熔爐一翻，便變成了白鐵，白鐵做手榴彈是好的，却不能做機器。如果××部機器都翻成了白鐵，那就大糟其糕！

熔爐必須改造！必須經過沈工程師的手。

沈工程師混在翻砂工人中，滿臉烏黑，一身煤烟，從熔爐裏鑽進鑽出，終於摸索出了一個道理。裝爐以後，他又終日守在一千五百度高溫的熔爐旁，作科學的紀錄和研究。工人去吃飯，他不去，工人給他帶回一個饅頭，他才想起應當吃點什麼了。他本來是不吃饅頭的，現在他只好將就，一只手捏着一個饅頭，而兩隻眼睛却仍釘在熔爐裏。直到他得出了科學的結論——並使工人也懂得這個科學結論為止。

蔣應川、趙占魁股的熔爐改造成功了，更掀起了全股的突擊熱潮，熱得像熔爐裏的鐵水一樣高。一開門就上工，活不完不下工，蔣股長的眼睛被鐵花燒傷了，楊保生，還有別的許多人的脚被鐵水燙傷了，都不肯休息。他們說：『當兵的在火線上輕傷不下火線，咱們工人在後方也是一樣！』趙占魁在這樣大熱天，還穿上棉衣，手拿鐵棍，守在火燒的熔爐邊，他戴的草帽，穿的棉衣，被鐵花燒成一個個數不盡的洞洞。

這樣，在四十天突擊中，蔣、趙這兩股，翻鑄機件超過計劃百分之八十一，翻鑄砲彈壳超過計劃百分之十七。又在計劃外翻鑄手榴彈二五七九個。

鑄出來的機件，送到了黃海霖股。內有小部份變成了白鐵，白鐵必須退火，鍊鐵班長王金棟苦思研究，改造燬火爐，解決了退火問題。但引擎又發生了毛病，機器停止了轉動。沈工程師與引擎班長王希哲共同檢驗三天三夜，才把他修好，使機器又轉動起來。於是，車的車，打的打，裝的裝；車的一快，裝配的也要快；由一個人突擊，影響

了全部門的突擊，自動停止兩小時學習，有的每天加工到十二小時以上。還不到四天，××部嶄新的砲彈機器就裝配好交貨了。

郭鳳林股看見蔣、趙股與黃股的突擊精神，只就心機器好了，機器房還沒有完成，他們也突擊起來，每天工作十小時，拆房子，打地基，抬石塊，修窯洞……。八月一日，郭股長親自領導全股上山搬木料。天上星月還亮，便出發了；走了三十餘里到木料處，老百姓才開始生火做飯。二丈七尺長、八寸乘六寸見方的大木料，僅用十六人抬，沒有路，走河水，休息時木料擱在水裏，越抬越重。新來的學徒還沒有補充鞋子，鞋底扎破了。但爲了快點叫機器宿營，快點叫新機器長腿，爲了快點叫新禮物送到前線戰士們的手裏，每一個都是幹得又快樂又起勁。

新工房蓋好了，新機器在房裏長了腿，引擎在怒鳴……一切都按照計劃勝利完成了。但第一個砲彈，從砲口跳出來，它不會炸裂，前線戰士們當然不喜歡這樣的禮物。

工程師、工人、都楞住了。

中央黨校有一個做了十幾年砲手的砲兵專家，被請到工廠裏來，沈工程師虛心向他請教，共同研究，又參考金陵兵工廠最優秀的一種砲彈，沈工程師得到了啓示，決心改變圖樣，重新設計，即現在已經成功的『流線型』。爲了解決產量的速度問題，沈工程師又設計了一部翻鑄砲彈的機器，產量比手工翻提高五倍，而且準備光潔。

大量翻鑄砲彈機器，又是蔣、趙股的光榮任務。他們與黃海霖的鍊鐵班合作，訂出了二十天的突擊計劃：化銅×萬磅，鑄砲彈機×部，銅砂箱××付。在蔣應川、趙占魁領導下，分日夜兩班，緊張的程度，可以和戰場上的肉搏相比。幾十個人的脚都被銅水燙傷了，但誰也顧不得休息。他們說：『寧捨四兩肉，不捨一爐火。』

鑄貨送到黃海霖股出去車光，這又是一個大問題。圓盤上八個小圓孔的距離，不能差一毫一厘。到底曹金木想辦法克服了這個困難。

使用新的砲彈翻砂機翻砂，第一次是沈工程師，然後才是工人。

十一月七日，該廠黑板報上寫着——

『工場自十一月一日起，每天下午下工後，有郭股長、孟、劉班長及鉗工烘爐一部份同志，連着幹到開飯才下工，特別是郭股長、孟班長、楊世崑同志，爲砲彈尾上的沖模紙捲等，還沒有研究成功，連四天都到上午六、七點才下工。終於十一月五日試驗成功了。』

開蘇聯國慶紀念會的那天，他們用自己製造的砲彈鳴砲數十響，彈彈飛上山。如若要問效果怎樣，讓日本法西斯強盜哭喪着臉來回答吧！

沈工程師屈指一算，從七月畫圖到鳴砲，四個月還差幾天。

（選自一九四四年十二月『解放日報』）

〔註釋〕

〔潭蔭溥〕湖南人。解放區青年文藝工作者。從事八路軍部隊文化教育工作
 作及部隊報紙編輯。——文內所提沈鴻、趙占魁等人名，文章本身就是註釋，
 不一一另註。——本文已選入東北書店出版的『英雄傳』第二集，可參考。

鋪張和省略

唐 攷

修辭上還有兩種常見的現象，這就是鋪張和省略。

所謂鋪張，通常也包括誇大的，一句句子的含義需要特別強調的時候，我們就往往聽憑自己的主觀，張飾揚厲，過度的加以鋪排和渲染，譬如說愁吧，李白就有『白髮三千丈，緣愁似個長』的句子，正如魯迅所說，我們以為也許有七八尺，但決不相信會盤在頂上像一個大草囤的；又譬如說戰爭吧，杜甫就有『邊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的句子，同樣地，我們以為血也許會流成溝渠，但決不相信這裏面可以停泊帝國主義的艦隊，駛蕩有閒階級的游艇的。這就因為作者運用了誇大的說法的緣故。同樣的例子還有：——

一、周餘黎民，靡有孑遺。

——『詩』『大雅』。

二、北冥有魚，其名爲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鶻。鶻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

——莊子：『逍遙游』。

三、力能排南山，文能絕地基。

——諸葛亮：『梁甫吟』。

四、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

——枚乘：『古詩』。

五、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成雪。

——李白：『將進酒』。

六、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湖萬里船。

——杜甫：『絕句』。

七、原來李達但是上陣，便要脫膊，……被會升一箭，腿上正着，身如泰山，倒在地上。

——『水滸』。

八、到了淨慈寺，有十多里路，真乃五步一樓，十步一閣。

——『儒林外史』

誇大的辭句，普通以應用在詩賦裏的爲最多，那目的，是在加強文章的感人的力量，但在應用的時候，必須使讀者明白這是感情上的誇張，並非事實，否則，那就等於實際上的說謊，和原意完全相背了。

不過鋪張也不祇限於誇大。電影裏有所謂特寫的鏡頭，普通的文章裏，把某一事物特別提出，加以精細描寫的，也叫做特寫，這也正是鋪張的一種。一個細心的作者，常常把老年人臉上縱橫的皺紋，哀傷者眼角流下的淚珠，出力地加以刻劃，描寫，通常小說裏對於老年人物和自然，也往往採用這樣的方法，例如：

一、一個是禿頭，單是從耳根到後腦，生着一點頭髮。而且他和那伙友兩樣，總喜歡使身子在動彈。臉呢，顴骨是突出的，太陽穴這些地方却陷得很深。但下巴鬍子却硬，看去好像向前翹起模樣。小眼睛，活潑潑地，在闊大的額下閃閃地發光。在暗裏，這就格外惹眼。上唇還有一點發紅的小鬍子，不過僅可以看得出來。

——S·瑪拉式庚：『工人』。

二、這是一個瘦長子人，面孔白淨，五官擺得端端正正的，沒有絲毫說頭；只是留心不得，眼睛過細，嘴巴微微張開，以致使他隨常帶着一種神氣，好像他在幻想着是一件十分惱人的事件一樣。

——沙汀：『防空——在堪察加的一角』。

三、掛着成了蛛網一般的紅旗的竿子，突出在工廠的煙道的烏黑的王冠裏。那是春天時候，慶祝之日，爲快樂的喊聲和歌聲所歡送，掛了起來的。這成爲小小的血塊，在蒼穹中飄揚。從平野，樹木，小小的村莊，煙霧中的小市街，都望得見。風將牠撕破了，撕得粉碎了，並且將那碎片，運到爲如死的斜坡所截斷的廣漠裏去了。

——N·略悉珂：『鐵的靜寂』。

四、鐵柵的疎影，被夕陽的餘光倒射在地上，好像畫在地上的金紅色的格子。

——郭源新：『黃公俊之最後』。

五、五月的薰風在田野巡遊，麥穗沈顛顛俯下去又抬起來，匯成閃光的巨浪，一波一波的源源滾來。

——蘆焚：『歸客』。

上面所寫的人像（第一、二例），旗幟（第三例），柵影（第四例），麥浪（第五

例），都曾經過作者細心的刻劃，正如電影裏的特寫一樣，這些可以說是文章裏的放大的畫面，我想，以事理論，也正是屬於鋪張的範圍的。

這些所謂放大的畫面，祇要稍稍留心，在普通的文章裏，就常能找到。譬如關於王冕的記載吧，宋濂王冕傳裏的『及入城，戴大帽如蕪，穿曳地袍翩翩行，兩袂軒翥，譁笑溢市中。』原也不算簡略，但一到了吳敬梓的手裏，可就更爲放大，更爲細緻了。

他便自造一頂極高的帽子，一件極闊的衣服，遇着花明柳媚的時節，把一乘牛車載了母親，他便戴了高帽，穿了闊衣，執着鞭子，口裏唱着歌曲，在鄉村鎮上以及湖邊，到處頑耍。惹的鄉下孩子們三五成羣跟着他笑，他也不放在意下。

——『儒林外史』。

此外，我們如果把陳壽『三國志』，和羅貫中『三國演義』，『大唐三藏取經詩話』和『西遊記』，百十五回本『水滸』和百回本『水滸』來對照一下，一定可以找到更好的例證。

不過，鋪張——無論是誇大或特寫，必須在適當的時候，才加應用，倘非必要，則吹吹捧捧的敘述，瑣瑣碎碎的描寫，反足以減少文章的力量，不但破壞形式，而且損害

內容。真所謂『以詞害意』了。因為無論那一種文章，首先，是必須避去拖沓累墜，以簡潔爲出發點的。

這也就是我們還得講究省略的緣故。

文章作法上的所謂剪裁，原來是一種削去蕪冗，調整句法的工作，和我們這裏所講的省略，並無不同。所以在意義上，省略也正是使句子潔淨的辦法，最普通的如：

一、寺鐘悲哀的發了響，太陽如紫色的船，沉到金色的海裏去。寒蟬一見這，便淒涼的哭起來了。

——愛羅先珂：『池邊』。

二、雖然沒有進步，也未必有如我所感的悲涼。

——魯迅：『故鄉』。

三、『小雞總還是和小雞玩耍好，而小鴨便去和小鴨』。

——愛羅先珂：『小雞的悲劇』。

上面這三個例子裏，一、『寒蟬一見這』下面省去了『光景』；二、『也未必有如我所感的』下面省去了『情形』；三、『而小鴨便去和小鴨』下面省去了『玩耍』，這些都祇是字面上的省略，在意義上，却並不缺少什麼。同樣的例子我們也常從書信上找

到，比如：——

一、但值登高，西南引領，卽悵然終日，近稍能飲酒，終日可飲十五銀盞，他日粗可奉陪於瑞草橋路上，放歌倒載也。

——蘇東坡：『與王慶源書』。

二、別來從句讀中暗度春光，不知門外有酒杯花事，每憶祇園疊觀，草綠烏啼，追隨杖履之後，笑言款洽，如此佳况，忽落夢境矣。

——陳繼儒：『與王元美書』。

這裏最爲明顯的，是省去了關係之間的稱謂詞，因爲書信的讀者祇有一個，所有的話都是對收信人說的，多加稱呼，祇不過浪費筆墨而已。所以古來名家，草翰用句，對於不必要的稱兄道弟，統統省脫，而叙述之隸屬自明。卽如上面第一例，倘加稱謂，至少可以放上好幾個『兄』『弟』的字樣，變爲：——

一、弟但值登高，西南引領，卽悵然終日，弟近稍能飲酒，終日可飲十五銀盞，他日弟粗可奉陪兄於瑞草橋路上，與兄放歌倒載也。

這樣一來，不但字數增加，而且句子也反而累墜了。上面所說的還祇是字面上的省略，同樣地，在內容上，無論是所含的意思或是所叙的事件，也都有加以省略的，例如：——

一、太祖軍至濡須，或疾，留壽春，以憂薨。時年五十，謚日敬，明年，太祖遂爲魏公矣。

——陳壽：三國志『荀彧傳』。

二、庭有枇杷樹，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蓋矣。

——歸有光：『項脊軒志』。

三、表現得最分明的是電車上的賣票人，純熟之後，他一面留心着可措的客人，一面留心着突來的查票，眼光都練得像老鼠和老鷹的混合物一樣。

——魯迅：『揩油』

第一個例子裏的『明年太祖遂爲魏公矣』，是說荀彧一死，曹操就進爵魏公，可見荀彧不死，曹操的魏公就做不成，陳壽並不把這種意思明說出來，而語氣十分明白，這是用暗示的方法，以達到意思的省略的；第二個例子裏，借枇杷樹的亭亭如蓋，指示死者已杳，而感慨無已，歸有光並不會把這種意思明說出來，而語氣十分明白，這也是用暗示的方法，以達到意思的省略的；第三個例子裏，就用大家所熟悉的老鼠和老鷹的眼光，來比擬電車上揩油時的賣票人，而讀者彷彿也能看到一種『敏銳』，『尖利』的眼光，這回却是用比擬的方法，以達到意思的省略了。至於事件的省略則更爲簡單，一篇文章裏所敘的事件，互有輕重，重要的需要詳細描寫，不重要的輕輕帶過，或者竟不加

敘述：例如：——

一、他於是敬書去了；大家也走散。

——魯迅：『鴨的喜劇』。

二、於是我們走到街上，由西藏路口，走到永安公司，一切情形如我車上所見的。

——鄭振鐸：『街血洗去後』。

三、一口氣趕到老鬧捕房的門前，我想參拜我們的伙伴的血跡，我想用舌頭舔盡所有的血跡，嚥入肚裏。

——葉紹鈞：『五月卅一日急雨中』。

四、予既爲此志，後五年，予妻來歸。

——歸有光：『項脊軒志』。

五、及長，更歷憂患，顛頓狼狽，奔走道途，忽忽已二十年。

——朱琦：『北堂侍膳圖記』。

六、七天之後是落葬的日期，合城很熱鬧。

——魯迅：『鑄劍』。

七、後來警報解除，我一個人先去『拖渡』上睡覺，也不管飛機會不會再來。

——巴金：『從廣州出來』。

八、正是船抵香港的頭一天，晚飯後，三三兩兩在閒談着些不着邊際的話。

——王統照：『旅途』。

一、二、三、三個例子裏的『他於是教書去了』，『於是我們走到街上』，『一切情形如我車上所見的』，『一口氣趕到老開捕房的門前』，全都輕輕帶過，不加細述；第四個例子到第八個例子裏的『後五年』，『及長』，『七天之後』，『後來』，『晚飯後』，則是把事件割斷，完全不加敘述的從前面跳到後面去。倘要咬文嚼字起來，以省略的程度論，則可以說前者是省，而後者却是略了。

總之，無論是鋪張或是省略，都是一種調整文章的工作，而在運用的時候，必須求其合乎分寸，這才可以，免去鋪張過甚時候的臃腫病，和省略太多時候的骨立症了。

（摘自唐弢：『文章修養』）

【註釋】

「張飾揚厲」誇張、修飾、發揚、強調的意思 「武皇」指漢武帝說

的。因為他當皇帝的時候，曾平南越、東越、朝鮮，攻下滇（現雲南）和西南夷，並且伐匈奴，通西域各國，很喜用武，在邊塞打仗。 「有閑階級」不事勞動，白吃坐穿，遊手好閒的人就是有閑階級。多指荒淫無恥的富人說的。

「黎民」黎是黑，黎民就是老百姓，也叫庶民。「靡有孑遺」沒有一個遺留下的。「莊子逍遙游」莊子，書名，周朝莊周作的；逍遙游是裏邊的一篇。「枚乘」漢朝淮陰人。也叫枚叔。很善於作文章，作有「七發」。「儒林外史」是一部尖利的諷刺小說，作者吳敬梓（一七〇一——一七五四），字敏軒，清雍正乾隆間安徽全椒人。「S，瑪拉式庚」蘇聯初期作家。「沙汀」中國現代小說家，四川人。作有「淘金記」「困獸記」「播種者」等小說集數種。「堪察加」原為蘇聯極東半島名；抗日期間，國民黨反動派把四川作為「堪察加」，意思是說最後的後方。「N，略悉珂」蘇聯初期作家。「郭源新」是鄭振鐸寫小說用的筆名。「蘆焚」中國現代作家，有「馬蘭」等小說集出版。「王冕」明朝諸暨人。字元章。善畫梅，自號梅花屋主。「宋濂」明朝浦江人。字景濂。撰元史二百十卷。「蕙」音陟。五倍叫蕙。在文裏，用來形容帽子大。「兩袂軒翥」袂音密，衣袖。翥音著；軒翥，寬大飛舉的樣子。「引領」伸頭遠望，望得很急切。「款洽」情意融洽。「濡須」山名，在安徽含山縣西南。山川險阻，是三國時吳魏交爭的地方。「荀彧」或音郁。東漢穎陰人。字文若。曹操叫他當侍中（官名），守尚書令，軍國大事都和他商量。「巴金」中國現代作

家。四川人。原名李蒂甘，著有『春』『秋』『家』『激流』『毀滅』等小說及翻譯作品甚多。〔王統照〕中國現代作家。山東人。字劍三。早年參加過文學研究會，抗戰前曾遊歷歐洲，後編『文學』，著有『山雨』『華亭鶴』等小說，散文及詩多種。

為學

彭端淑

天下事有難易乎？爲之，則難者亦易矣；不爲，則易者亦難矣。人之爲學有難易乎？學之，則難者亦易矣；不學，則易者亦難矣。

吾資之昏，不逮人也；吾材之庸，不逮人也。且且而學之，久而不怠焉，迄乎成，而亦不知其昏與庸也。吾資之聰，倍人也，吾材之敏，倍人也。屏棄而不用，其與昏庸，無以異也。然則昏庸聰敏之用，豈有常哉！

蜀之鄙有二僧，其一貧，其一富，貧者語於富者曰：『吾欲之南海何如？』富者曰：『吾數年欲買舟而下，猶未能也，子何恃而往？』曰：『吾一瓶一鉢足矣。』越明年，貧者自南海還以告富者，富者有愧色。西蜀之去南海，不知幾千里也，僧之富者不能至而貧者至焉。人之立志願不如蜀鄙之僧哉！

是故聰與敏可恃而不可恃也；自恃其聰與敏而不學，自敗者也。昏與庸可限而不可限也；不自限其昏與庸，而力學不倦，自立者也。

〔註釋〕

〔彭端淑〕四川省丹稜縣人。字樂齋。前清雍正年間進士，當過郎中道台

等中級官，不久，致仕回家。努力研究古文。晚年主講錦江書院，名重一時。遺著有白鶴堂詩文集。〔吾資之昏；不逮人也。吾材之庸；不逮人也。〕此處似乎欠通，應爲『吾資昏……吾材庸』。其意即：我的天性資質昏愚不明。不如別人聰明。我的材能凡庸卑下，不如別人幹練。〔旦旦〕日日。天天不停。〔迄乎成〕到成功的時候。〔倍人〕超過別人一倍。〔屏棄〕屏絕拋棄。〔無以異〕沒有什麼差異。〔常〕常理。定規。蜀之鄙〕四川的邊鄙小城。〔南海〕即普陀山。位於浙江定海縣東，海中。山有大寺，供南海觀世音菩薩。四方僧衆多往頂禮。〔何恃而往〕依靠什麼去。〔鉢〕音薄。梵語鉢多羅。和尚的飯碗。〔顧不如〕乃不如，反不如。

徒然的篤學

鶴見祐輔著
魯迅譯

一

『像亞伯那樣懶惰的，還會再有嗎？從早到晚就單是看書，什麼事也不做。』

1917

鄰近的人們這樣說，嘲笑那年青的亞伯拉罕·林肯。這也並非無理的。因為在那時還是新墾地的伊里諾州，人們都住着木棚，正在耕耘畜牧的忙碌的勞役中度日。然而軀幹格外高大的亞伯拉罕，却頭髮蓬鬆，只咬着書本，那模樣，確也給人們以無可奈何，而又看不下去的感想的。於是『懶亞伯』這一個稱呼，竟成了他的通行名字了。

我在有名的綏亞的林肯傳中，看見這話的時候，不禁覺得詭異。那時我還是第一高等學校的學生。此後又經了將近二十年的歲月了。現在偶一回想，記起這故事來，就密切嘗到這文字中的深遠的教訓。

讀書這一件事，和所謂用功，是決不相同的。這正如散步的事，不必定是休養一樣。讀書的真的意義，是在於我們怎樣地讀書。

我們往往將讀書的意義看得過重。只要說那人喜歡書，便即斷定，那是好的。於是本人也就這樣想，不再發生疑問。也不更進一步，反問那讀者是否全屬徒勞的努力了。從這沒有反省的習慣底努力中，正不知出了多少人生的悲劇啊！我們應該對於讀書的內容，仔細的加以研究。

二

像林肯那樣，是因爲讀書癖，後來成了那麼有名的大統領的。然而，這是因爲他並

非漫然讀書的緣故；因為他的讀書，是抱着傾注了全副精神的真誠的緣故。他是用燃燒似的熱度，從所有書籍中，探索着真理的。讀來讀去的每一頁每一頁，都成了他的血肉。

但我自己，却不願將讀書看作只是那樣拘束的事。除了這樣地很費力的讀書以外，也還可以有『悠然見南山』似的讀書。所以，就以趣味爲主的讀書而言，也不妨像那以趣味爲主的圍棋、打球一般，承認其得有陶然的心境。

只是，在這裏，我還要記出一個感想，就是雖然以讀書爲畢生的事業，而終於沒有悟出真義的可憫的生涯。這是可以用一个顯著的實例來敘述的：——

英國的大歷史家之中，有一個亞克敦。他生在一八三四年，死在一九〇二年，所以也不能說是很短命。他生於名門，得到悠游於國內國外的學窗的機會，那天稟的頭腦，就像琢磨了的璞玉一般地輝煌了。神往於南意大利和南法蘭西的他，大抵是避開了霧氣濃重的敦倫的冬天；而讀書於橄欖花盛開着的地中海一帶。他的書齋裏，整然排着大約七萬卷的圖書；據說每一部每一卷，又都遺有他的手跡。而且在餘白上，還用了鉛筆的細字，記出各種的意見和校勘。他的無盡藏的知識，相傳是沒有一個人不驚服的。便是對於英國的學問向來不甚重視的德、法的學者們，獨於亞克敦的博學，却也表示敬意。他是格來斯敦的好友，常相來往，議論時事的人。他將政治看作歷史的一個過

程，所以他的談論中，就含有誰也難於企及的的深味。

雖然如此，而他之爲政治家，却什麼也沒有成就。那自然也可以辯解，說是他那過近於學者的性格，帶累了他了。但他之爲歷史家，也到死爲止，並不留下什麼著作。這一端，是使我們很爲詫異的。這螞蟻一般勤劬的碩學，有了那樣的教養，度着那麼具有餘裕的生活，却沒有留下一卷傳世的書，其中豈不是含着深的教訓，足使我們三省的嗎？很窮困，而又早死的理查格林，在英國史上開了一個新生面。我們的薄命的史家賴山陽，也決不能說是長壽。但他們倆都遺下了使後世青年奮起的事業。然而亞克敦却不過將無盡藏的知識，徒然搬進了他的墳墓而已。

這明明是一個悲劇。

他是竭了六十多年的精力，積聚着世界人文的記錄而死的。但他的朋友穆來卿很歎惜，說是雖從他的弟子們所集成的四卷講義錄裏，也竟不能尋出一個創見來。

他的生涯中，是缺少着人類最上的力的那『創造力』的。他就像戈壁的沙漠的吸流水一樣，吸收了知識，却并一泓清泉，也不能噴到地面上。

同時的哲人斯賓塞，是憎書有名的。他幾乎不讀書。但斯賓塞却做了許多大著作。這就因爲他並非徒然的篤學者的緣故。

（選自『思想、山水、人物』。）

〔註釋〕

〔鶴見祐輔〕日本法學專家國會議員。公餘喜爲文章，其對英美歷史及風俗習慣，具有廣博的知識，故文字明快流麗，引人入勝。著有拜倫傳，拿破侖傳等，中國皆有譯本。

〔亞伯拉罕·林肯〕見『今』（註釋）

〔林肯〕條。

〔伊里諾州〕在美國中部。

〔綏亞〕美國文人。

〔讀書癖〕讀書讀的成了癡。

〔大統領〕卽大總統。

〔悠然見南山〕係陶淵明『飲酒』詩中的句子：『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

〔亞克敦〕美國的歷史家。

〔名門〕有名望的門閥。在英國說卽是貴族。

〔天稟〕天給的。人們天生的性情，聰明叫天稟。

〔琢磨〕雕琢洗磨。

〔璞玉〕玉在石中叫璞玉。

〔神往〕精神嚮往。

〔倫敦〕英國首都。

〔橄欖〕熱帶常綠喬木。又名青果。

〔校勘〕音教堪。兩相比較，加以審定。

〔勤劬〕劬音區。勤勞。

〔格蘭斯敦〕英國政治家。一八三二年爲國會議員，一八六八年後，任英國首相凡四次。晚年退出政界，研究文學。

〔企及〕望到。趕上。

〔詭異〕詭音差。卽驚奇。

〔三省〕曾參曾說：『吾日三省吾身』意思就是說每天三次省察自己的過失。此處作仔細反省解。

204

〔查理格林〕英國歷史家，生於一八三七年，死於一八八三年。〔賴山陽〕日本歷史家兼詩人，一七八〇年生，一八三二年死。〔穆來卿〕英國政治家兼著作家，生於一八三八年，死於一九二三年。〔戈壁〕蒙古稱沙漠爲戈壁。〔斯賓賽〕英國哲學家，所著『綜合哲學』一書，歷三十六年始成。一八二〇年生，一九〇三年死。〔篤學〕篤音督。熱心好學。

少年筆耕

意。亞米契斯著
夏 丐 尊 譯

叙利亞是小學五年生，年十二，是個黑髮白色的小孩。他父親在鐵路作僱員，在叙利亞以下，還有着許多兒女，一家營着清苦的生活，還是拮据不堪。父親不以兒女爲累贅，一味愛着他們，尤其是對於叙利亞，百事依從，唯有對於他的校課，却毫不放鬆地督促他用功，這是因爲想叫他快些畢業，得着較好的位置，來幫助一家生計的緣故。

父親年紀已大了，並且因爲一向辛苦，面容更老。一家生計，全負在他肩上，他於日間鐵路工作以外，又從別處接了書件來鈔寫，每夜執筆伏案到很遲了纔睡。近來某雜誌社託他寫封寄雜誌給定戶的封條，用了大大的正楷字寫，每五百條寫費六角。這工作

好像很辛苦，老人每於食桌上向自己家裏人叫苦：

『我眼睛似乎壞起來了。那個夜工，要把我的壽命縮短呢。』

有一天，叙利亞向他父親說：『父親！我來替你寫吧。我也能寫得和你一樣地好呢。』

但是，父親終不許可：『不要，你應該用你的功。功課，在你是大事，就是一小時，我也不願奪了你的時間的。你雖有這樣的好意，但我決不願累你。以後不要再說這話了。』

叙利亞素知父親的性情，也不強請，祇獨自在心裏想法。他每夜夜半，聽見父親停止工作，回到臥室裏去。有好幾次，十二點鐘一敲過，立刻聽到椅子向後拖的聲音，接着就是父親輕輕回臥室去的步聲。一天晚上，叙利亞等父親去睡了以後，起來悄悄地穿好衣裳，躡着脚步，走進父親寫字的房子裏，把洋燈點着。案上擺着空白的條紙和雜誌定戶的名冊，叙利亞就執了筆，仿着父親的筆跡寫起來，心裏既歡喜又有些害怕。寫了一會，條子漸漸積多，放了筆，把手搓一搓，提起精神再寫。一面動着筆微笑，一面又側了耳朵聽着動靜，怕被父親起來看見。寫到一百六十張，算起來值兩角錢了，方纔停止。把筆放在原處，息了燈，躡手躡脚地回到牀上去睡。

第二天午餐時，父親很是高興。原來他父親是一些不覺得的。每夜祇是機械地照簿

謄寫，十二點鐘一敲就放了筆，早晨起來把條子數目一算罷了。那天父親真高興，拍着叙利亞的肩說：

『喂！叙利亞！你父親還着實未老哩：昨晚三小時裏面，工作要比平常多做三分之一。我的手還很自由，眼睛也還沒有花。』

叙利亞雖不說甚麼，心裏却快活。他想：『父親不知道我在替他寫，却自己以為還未老呢。好，以後就這樣去做吧。』

那夜到了十二時，叙利亞仍奮起來工作，這樣經過了好幾天，父親依然不會知道。

祇有一次，父親在食晚餐時說：『真是奇怪！近來燈油突然多費了。』叙利亞聽了暗笑，幸而父親不更說別的，此後他就每夜起來鈔寫。

叙利亞因為每夜起來，不覺漸漸睡眠不足，朝起覺得疲勞，晚間復習要打瞌睡。有一夜：叙利亞伏在案上睡熟了，那是他生後第一次的打盹。

『喂！用心！用心做你的功課！』父親拍着手叫說。叙利亞張開了眼，再去用功復習。可是第二夜，第三夜，又同樣打盹，愈弄愈不好：總是伏在書上睡熟，或早晨晏起。復習功課的時候，總是帶着倦容，好像對於功課很厭倦了似的。父親見這情形，屢次注意他，結果至於動氣，雖然他是一向不責罵小孩的。有一天早晨，父親對他說：

『叙利亞你真對不起我。你和從前不是變了樣子了嗎。當心，一家的希望都在你身

上呢，你知道嗎？」

叙利亞出世以來，第一次受着叱罵，很是難受。心裏想：『是的，那樣的事是不能長久做下去的，非停止不可。』

可是，這天晚餐的時候，父親很高興地說：『大家聽啊！這月比前月多賺六元四角錢呢。』又從食桌抽屜裏取出一袋果子來，說是買來慶祝一家的，小孩們都拍手歡樂，叙利亞也因此把心重新振作起來，元氣也恢復許多，心裏自語道：『欸呀！還是再繼續做吧。日間多用點功，夜裏依舊工作吧。』父親又接着說：『六元四角哩！這雖很好，只有這孩子——』說着指了指叙利亞：『我實在覺得可厭。』叙利亞默然受着責備，忍住要迸出來的眼淚，但心裏都覺得歡喜。

從此以後，叙利亞仍是拚了命工作，可是，疲勞之上，更加疲勞，終於難以支持。這樣過了兩個月，父親仍是叱罵他，對他的臉色更漸漸可怕起來。有一天，父親到學校去訪先生，和先生商量叙利亞的事。先生說：『是的，成績好還是好，因為他性質原是聰明的。但是不及以前的熱心了。每日總是打着呵欠，似乎要想睡去，心不能集注在功課上。叫他作文，他祇是短短的寫了點就算，字體也草率了。他原是可以更好的。』

那夜，父親喚叙利亞到他旁邊，用了比平常更嚴厲的態度對叙利亞說：

『叙利亞！你知道我爲了養活一家怎樣的勞力着？你不知道嗎？我爲了你們，是在

把命拼着呢！你竟甚麼都不想想，也不管你的父母兄弟怎樣。」

「啊！並不：請不要這樣說；父親！」敘利亞噙淚叫着說，正要想把經過的一切聲明，父親又來攔住他的話頭了：

「你應知道家裏的境況。一家人要各自刻苦努力纔可支持得住，這是你應該早已知道了的。我不是那樣努力做着加倍的工作嗎？本月我原以為可從鐵路局得到二十元的獎金的，已預先派入用途，不料到了今天，纔知道那筆錢是無望的了。」

敘利亞聽了把口頭要說的話重新抑住，自己心裏反覆着說：

「咿呀，不要說，還是始終隱瞞了仍替父親幫忙吧。對父親不起的地方，從別一方而來補報吧。校課原是非用功使他及格不可的，但最要緊的，就是要幫助父親，養活一家，略為減輕父親的疲勞。是的，是的。」

又過了兩個月。兒子仍繼續着夜工作，日間疲勞不堪，父親依然見了他動怒。最可痛的是父親對於兒子漸漸冷淡，好像以為此子太不忠實，是沒有甚麼希望的了，不多向他說話，甚至不願看見他。敘利亞見這光景，心痛的了不得，父親背向了他的時候，他幾乎要從背後下拜。悲哀疲勞，使他愈加衰弱，臉色愈蒼白，學業也似乎愈不勤勉了。他自己也知道非停止夜工作不可，每夜就睡的時候，常自己對自己說：「從今夜起，真不再夜半起來了。」可是，一到了十二點鐘，以前的決心，不覺忽然寬懈，好像如果

睡不着起來，就是避了自己的義務，把家裏的錢偷用了兩角的样子。於是熬不住了，仍舊起來。他以為父親總有一日會起來看見他，或者偶然在數紙的時候會發覺他的作為的。到了那時，自己雖不聲明，父親自然會知道的吧。他這樣想了仍繼續着夜夜的工作。

有一天，晚餐的時候，母親很覺敘利亞的臉色，比平常更不好了，便說：

『敘利亞！你不是不舒服嗎？』說着又向着丈夫：

『敘利亞不知怎麼了，你看。他臉色的青。——敘利亞你怎麼了？』說時現出很憂愁的樣子。

父親把眼睛向敘利亞一瞟：『即使有病也是他自作自受，以前用功的時候，並不如
此的。』

『但是，你！不覺得是因為他有病的緣故嗎？』母親說了，父親就接着說：

『我早已不管他了。』

敘利亞聽了心如刀割。父親竟不管他了！那個他偶然一咳嗽就憂慮得了不得的父親，確實已不愛他，眼中已沒有他了！『啊！父親！我沒有你的愛，是不能生活的！——無論如何，請你不要如此說，我一一說出來吧，不再欺瞞你了。祇要你再愛我，無論怎樣，我一定像從前那樣地用功的。啊！這次真決心了。』

叙利亞的決心仍是徒然。那夜因了習慣的力，又自己起來了。起來以後，就想往幾月來工作的地方，作最後的一行。進去點着了燈，見到桌上的空白紙條，覺得從此不寫，有些難過，就情不自禁地執了筆又開始寫了。忽然手動時把一冊書碰落在地，那時滿身的血液突然集注到心胸裏來；如果父親醒了如何！這原也不算甚麼惡行，發見了也不要緊，自己也本來屢次想聲明了的。但是，如果父親現在醒了，走了出來，被他看見了我，父親怎樣吃驚啊。並且如果現在被父親發覺，父親對於自己這幾月來待我的情形，不知要怎樣懊悔慚愧啊！——心念千頭萬緒，一時覺起，弄得叙利亞更震慄不安。他側着耳朵，抑了呼吸靜聽，覺着並無甚麼響聲，一家都睡得靜靜的，這纔放了心，重新工作，門外有警察的皮靴聲，還有漸漸遠去的馬車轉輪聲，過了一會，又有貨車『軋軋』的通過，自此以後，一切仍歸寂靜，祇時時聽到遠犬的吠聲罷了。叙利亞振着筆寫，筆尖的聲音『唧唧』地響到自己耳朵裏來。

其實，這時父親早已立在他的背後了。父親從書冊落地的時候就驚醒，等待了好久，那貨車通過的聲音，把父親開門的聲音夾雜了。現在，父親已進入那室，他那白髮的頭，就俯在叙利亞小黑頭的上面，看着那鋼筆頭的運動。父親忽然把從前一切的事情，都恍然明白了，胸中充滿了無限的懊悔和慈愛，祇是釘住似地立在那裏不動。

叙利亞忽然覺得有人用了震抖着的兩腕抱他的頭，不覺突然『呀！』地叫了起來。

及聽出了他父親的啜泣聲，便叫着說：

『父親，原恕我！原恕我！』

父親噙了淚，吻着他兒子的臉：

『倒是要原恕我；明白了！一切都明白了！我真對不起你了！快來！』說着抱了他兒子到母親牀前，將他兒子交給母親腕上！

『快吻這愛子！可憐！他三個月來竟睡也不睡爲一家人勞動！我還祇管那樣地責罵他！』

母親抱住了愛子，幾乎說不出話來：

『寶寶快去睡！』又向着父親：『請你陪了他去！』

父親從母親懷裏抱起叙利亞，領他到他的臥室裏，讓他睡倒了，替他墊好枕头，蓋上棉被。

叙利亞好幾次地說：

『父親，謝謝你！你快去睡！我已經很好了。請快去睡吧！』

可是父親仍伏在牀旁，等他兒子睡熟，携了兒子的手說：

『睡熟！睡熟！寶寶！』

叙利亞因爲疲勞已極，就睡去了。數月以來，至今纔得安眠，夢魂爲之一快。醒來

朝日已高，忽然發見牀沿旁近自己胸部的地方，橫着父親白髮的頭。原來父親那夜就是這樣過了的，他將額貼近了兒子的胸，還是在那裏熟睡哩。（『選自愛的教育』）

〔註釋〕

〔亞米契斯〕 Edmondo de Amicis（一八四六——一九〇八）意大利作家。以遊記著名，有『文學的商業旅行家』之稱（人們譏笑他旅行的目的，專為作遊記賺錢），『愛的教育』一書，是他作品中銷路最廣的，寫兒童不為社會地位所阻隔的友情。有感傷成分。——據說，亞米契斯晚年變為社會主義者了。

〔夏丐尊〕浙江省上虞縣人。早年留學日本，學陶磁工業，回國後，當過浙江兩級師範學堂——民國後改為省立第一師範——國文教師十幾年。『五四』後與劉薰宇，豐子愷等在上海創辦立達學園，兼任暨南大學國文教授。自民國十五年起，專任開明書店編譯所主任，先後創辦『一般』及『中學生』雜誌。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三日因病死於上海，享年六十一歲。譯著有『平屋雜文』，『愛的教育』，『文章作法』（與劉薰宇合著），『文心』，『文章講話』（兩書與葉聖陶合著）等十多種。

〔拮据〕音結劇。景況困難。不如意。

〔素知〕平常就知道；平素深知。

〔謄〕音滕。照抄叫謄。

〔啜泣〕啜音輟。哭泣。

藤野先生

魯迅

東京也無非是這樣。上野的櫻花爛漫的時節，望去確也像緋紅的輕雲，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羣結隊的『清國留學生』的速成班，頭頂上盤着大辮子，頂得學生制帽的頂上高高聳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辮子，盤得平的，除下帽來，油光可鑑，宛如小姑娘的髮髻一般，還要將頸子扭幾扭，實在標緻極了。

中國留學生會館的門房裏有幾本書買，有時還值得去一轉；倘在上午，裏面的幾間洋房裏倒也還可以坐坐的。但到傍晚，有一間的地板常不免要咚咚地響得震天，兼以滿房烟塵斗亂；問問精通時事的人，答道，『那是在學跳舞』。

到別的地方去看看，如何呢？

我就往仙臺的醫學專門學校去。從東京出發，不久便到一處驛站，寫道：日暮里。不知怎的，我到現在還記得這名目。其次却只記得水戶了，這是明的遺民朱舜水先生客死的地方。仙臺是一個市鎮，並不大；冬天冷得厲害；還沒有中國的學生。

大概是物以稀爲貴罷。北京的白菜運往浙江，便用紅頭繩繫住菜根，倒掛在水果店頭，尊爲『膠菜』；福建野生着的蘆薈，一到北京就請進溫室，且美其名曰『龍舌蘭』。我到仙臺也頗受了這樣的優待，不但學校不收學費，幾個職員還爲我的食宿操心。我先是住在監獄旁邊一個客店裏的，初冬已經頗冷，蚊子却還多，後來用被蓋了全身，用衣服包了頭臉，只留兩個鼻孔出氣。在這呼吸不息的地方，蚊子竟無從插嘴，居然睡安穩了。飯食也不壞。但一位先生却以爲這客店也包辦囚人的飯食，我住在那裏不相宜，幾次三番，幾次三番地說。我雖然覺得客店兼辦囚人的飯食和我不相干，然而好意難却，也只得別尋相宜的住處了。於是搬到別一家，離監獄也很遠，可惜每天總要喝難以下咽的芋梗湯。

從此就看見許多陌生的先生，聽到許多新鮮的講義。解剖學是兩個教授分任的。最初是骨學。其時進來的是一個黑瘦的先生，八字鬚，戴着眼鏡，挾着一疊大大小小的書。一將書放在講臺上，便用了緩慢而很有頓挫的聲調，向學生介紹自己道：——

『我就是叫作藤野嚴九郎的……』

後面有幾個人笑起來了。他接着便講述解剖學在日本發達的歷史，那些大大小小的書，便是從最初到現今關於這一門學問的著作。起初有一本是線裝的；還有翻刻中國譯本的，他們的翻譯和研究新的醫學，並不比中國早。

那坐在後面發笑的是上學年不及格的留級學生，在校已經一年，掌故頗為熟悉的了。他們便向新生講演每個教授的歷史。這藤野先生，據說是穿衣服太模糊了，有時竟會忘記帶領結；冬天是一件舊外套，寒顫顫的，有一回上火車去，致使管車的疑心他是扒手，叫車裏的客人大家小心些。

他們的話大概是真的，我就親見他有一次上講堂沒有帶領結。

過了一星期，大約是星期六，他使助手來叫我了，到得研究室，見他坐在人骨和許多單獨的頭骨中間，——他其時正在研究着頭骨，後來有二篇論文在本校的雜誌上發表出來。

『我的講義，你能抄下來嗎？』他問。

『可以抄一點。』

『拿來我看！』

我交出所抄的講義去，他收下了，第二三天便還我，並且說，此後每一星期要送給他看一回。我拿下來打開看時，很吃了一驚，同時也感到一種不安和感激。原來我的講義已經從頭到尾，都用紅筆添改過了，不但增加了許多脫漏的地方，連文法的錯誤，也都一一訂正。這樣一直繼續到教完了他所擔任的功課：骨學，血管學，神經學。

可惜我那時太不用功，有時也很任性。還記得有一回藤野先生將我叫到他的研究室

裏去，翻出我那講義上的一個圖來，是下臂的血管，指着，向我和藹的說道：——

『你看，你將這條血管移了一點位置了。——自然，這樣一移，的確比較的好看些，然而解剖圖不是美術，實物是那變樣的，我們沒法改換牠。現在我給你改好了，以後你要全照着黑板上那樣的畫。』

但是我還不服氣，口頭答應着，心裏却想道：——

『圖還是我畫的不錯；至於實在的情形，我心裏自然記得的。』

學年試驗完畢之後，我便到東京玩了一夏天，秋初再回學校，成績早已發表了，同學一百餘人之中，我在中間，不過是沒有落第。這回藤野先生所擔任的功課，是解剖實習和局部解剖學。

解剖實習了大概一星期，他又叫我去，很高興地，仍用了極有抑揚的聲調對我說道：——

『我因為聽說中國人是很敬重鬼的，所以很擔心，怕你不肯解剖屍體，現在總算放心了，沒有這回事。』

但他也偶有使我為難的時候。他聽說中國的女人是裹腳的，但不知道詳細，所以要問我怎樣裹法，足骨變成怎樣的畸形，還歎息道：『總要一看纔知道。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有一天，本級的學生會幹事到我寓裏來了，要借我的講義看。我檢出來交給他們，却只翻檢了一通，並沒有帶走。但他們一走，郵差就送到一封很厚的信，拆開看時，第一句：——

『你改悔罷！』

這是新約上的句子罷，但經託爾斯泰新近引用過的。其時正值日俄戰爭，託老先生便寫了一封給俄國和日本的皇帝的信，開首便是這一句。日本報紙上很斥責他的不遜，愛國青年也憤然，然而暗地裏却早受了他的影響了。其次的話，大略是說上年解剖學試驗的題目，是藤野先生講義上做了記號，我豫先知道的，所以能有這樣的成績。末尾是匿名。

我這纔回憶到前幾天的一件事：因為要開同級會，幹事便在黑板上寫廣告，末一句是『請全數到會勿滯為要』，而且在『滯』字旁邊加了一個圈。我當時雖然覺到圈得可笑，但是毫不介意，這回纔悟出那字也在譏刺我了，猶言我得了教員漏洩出來的題目。我便將這事告知了藤野先生；有幾個和我熟識的同學也很不平，一同去詰責幹事託辭檢查的無禮，並且要求他們將檢查的結果，發表出來。終於這流言消滅了，幹事却又竭力運動，要收回那一封匿名信去，結末是我便將這託爾斯泰式的信還了他們。

中國是弱國，所以中國人當然是低能兒，分數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

了：也無怪他們疑惑。但我接着便有參觀槍斃中國人的命運了。第二年添教徽菌學，細菌的形狀是全都用電影來顯示的，段落已完而還沒有到下課的時候，便影幾片時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戰勝俄國的情形。但偏有中國人夾在裏邊，給俄國人做偵探，被日本軍捕獲，要槍斃了，圍着看的也是一羣中國人；在講堂裏還有一個我。

『萬歲！』他們都拍掌歡呼起來。

這種歡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這一聲却特別聽得刺耳。此後回到中國來，我看見那些閒看槍斃犯人的人們，他們也何嘗不酒醉似的喝采，——嗚呼，無法可想！但在那時那地，我的意見却變化了。

到第二學年的終結，我便去尋藤野先生，告訴他我將不學醫學，並且離開這仙臺。他的臉色彷彿有些悲哀，似乎想說話，但竟沒有說。

『我想去學生物學，先生教給我的學問，也還有用的。』其實我並沒有決意要學生物學，因為看得他有些悽然，便說了一個慰安他的謊話。

『爲醫學而教的解剖學之類，怕於生物學也沒有什麼大幫助。』他歎息說。

將走的前幾天，他叫我到他家裏去，交給我一張照相，後面寫着兩個字道：『惜別』，還說希望將我的也送他。但我這時適值沒有照相了；他便叮囑我將來照了寄給他，並且時時通信告訴他此後的狀況。

我離開仙臺之後，就多年沒有照過相，又因為狀況也無聊，說起來無非使他失望，便連信也怕敢寫了。經過的年月一多，話更無從說起，所以雖然有時想寫信，却又難以下筆，這樣一直到現在，竟沒有寄過一封信和一張照片。從他那一面看起來，是一去之後，杳無消息了。

但不知怎地，我總還時時記起他，在我所認為我師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給我鼓勵的一個。有時我常常想：他~~稱~~^稱對我的熱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誨，小而言之，是為中國，就是希望中國有新的醫學；大而言之，是為學術，就是希望新的醫學傳到中國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裏是偉大的，雖然他的姓名並不為許多人所知道。

他所改正的講義，我曾經訂成三厚本，收藏着的，將作為永久的紀念。不幸七年前遷居的時候，中途毀壞了一口書箱，失去半箱書，恰巧這講義也遺失在內了。責成運送局去找尋，寂無回信。只有他的照相至今還掛在我北京寓居的東牆上，書桌對面。每當夜間疲倦，正想偷懶時，仰面在燈光中瞥見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說出抑揚頓挫的話來，便使我忽又良心發現，而且增加勇氣了，於是點上一枝煙，再繼續寫些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惡痛疾的文字。

（十月十二日）

（選自『朝花夕拾』）

〔註釋〕

〔爛漫〕光彩陸離耀目。此處形容花的盛開貌。

〔緋〕音非。紅色。

〔油光可鑑〕油亮發光，好像鏡子似的，可以照見人影。

〔遺民〕古

時易朝換代後，不仕新朝者，謂之遺民。

〔朱舜水〕明末王陽明派學者。

明亡不仕清，逃往日本講學。

〔芋梗湯〕日本菜。用生芋頭磨成漿汁，拌

以醬油即成。

〔解剖學〕研究生物內部組織構造的學問。此處專指人體解

剖。

〔掌故〕已經過去了的史實或趣事。

〔新約〕書名，總集耶穌

死後百年內所產生的宗教文字。謂之新約。內有基督言行錄、使徒傳道記、弟

子書翰等。與舊約合訂起來，便是今日之聖經。

〔託爾斯泰〕帝俄時的大

文學家。著作甚多，計有安娜·卡里尼娜、復活、戰爭與和平等巨著。列寧曾

稱之爲『俄羅斯時代的鏡子！』。生於一八二八年，死於一九一〇年。

〔不遜〕不謙恭。

〔匿名〕隱藏着的名子。無名信也叫匿名信。

〔詰

責〕詰向責難。

〔托辭〕假托一個藉口。

〔流言〕無根據的傳言。謠

言。

〔低能兒〕先天的傻子，白癡，不聰明的人。

〔正人君子〕加了

括弧的『』的正人君子，實際是假正人，假君子。

論生活習慣

馮文彬

一個人的生活習慣，其實也就是一個人的思想意識的反映。正確的思想意識，必須要有正確的生活習慣。我們青年爲了擔負起驅逐日寇、建設獨立自由的民主共和國的任務，尤其要養成正確的生活習慣，因爲生活習慣的不正確，往往引起社會對於我們青年的輕視。因此，正確的生活習慣是我們青年修養的重要部份之一。

(一) 打倒生活習慣上的四大敵人

公生活的散漫，私生活的混亂，不良嗜好和浪費，是我們青年在生活上的四大敵人。

第一，甚麼是生活散漫呢？就是不愛護羣衆利益，不服從團體紀律，不遵守公共秩序，不愛惜公物，不講衛生，隨地大小便、吐痰、丟棄皮飯屑，不守時間，不顧禮節信義，不尊重旁人的地位和權利，借物不還，損物不賠等等。不注意公共生活的人，常常脾氣一發，目中無人；或者不顧國家機密，團體威信，只要高興起來，甚麼都說，到處

都『廣播』；或者見了婦女『釘梢』『吃豆腐』；或者大家睡覺了，他偏要唱歌，別人起床了，他偏要睡覺；大家開大會，他要開小會，大家靜默致哀，他要哈哈大笑。總之是一味馬馬虎虎，吊兒郎當。

第二，甚麼是私生活的混亂呢？就是對自己日常生活的各方面都馬虎、隨便。比如：並非有無法解決的困難的時候，故意弄得服裝不整，頭髮不剪，面孔身體手脚不洗，衣服被褥不洗，又不整理，房間裏面，桌子上面，甚麼書報，亂七八糟的放，亂七八糟的亂丟，以示『工作很忙』，和用錢不寫賬，又不算賬，公私賬目攪做一團，『不講形式主義』等等。這樣的人不但在生活上是『今朝有酒今朝醉』，『今日不知明日事』，在工作中也是一樣的不會事前計劃，事後檢查，沒有經常性，好像發寒熱症。鬆懈起來，就甚麼都依老賣老，敷衍拖沓，每天睡睡覺，看看書，扯扯亂彈，吃吃小館子；但與奮起來時，則就『以忙爲辭』，不顧身體，不願休息，不知道『誰不會休息就不會工作』（列寧），拚了一條命，就再沒有第二條了。

有一個實例可以作爲上述的散漫與混亂的代表：不久以前，××大學有一個青年，整天不讀書，在外面跑東跑西，不在學校裏吃飯，亦不遵守學校的作息時間，說起話來雖滿口『抗日』『救亡』，但只說不做。碰到氣息相投的人時，就高談闊論，一談終日不倦，而對於不同情調的人，則表示輕視，冷淡，說話不能投機，見面也不願招呼。學

校當局對他固然討厭，許多同學也就對他疏遠起來了。

第三，甚麼是不良嗜好呢？吸鴉片紅丸、喝酒，抽紙烟都是不良嗜好，賭錢，嫖妓之類也可以說是不良嗜好。所謂『吃喝嫖賭、酒色財氣』，這些都是青年的大敵，是我們必須克服的。

第四，甚麼是浪費呢？浪費金錢、公物、資財、時間、精力，都是浪費。我們必須反對浪費，因為浪費金錢公物會增加我們戰時財政的困難，浪費時間會妨礙革命工作，浪費精力會損害身體，減少工作效率。

(二) 什麼是正確的生活習慣

第一，要『犧牲小我，服從大眾』。要以團體利益為出發點，以羣衆的意志為意志；一切違背大眾、妨礙大眾的就不去做。必須嚴守公共秩序，愛護公共事業。

第二，要緊張的工作，艱苦的生活。我們青年要完成革命的任務，不經過艱苦的工作與生活是不可能的。法國文豪羅曼羅蘭說得好：『人生就是一個不息的鬪爭過程，每個人如不願做庸俗的奴隸，他一生就應不絕的奮鬪着，這種奮鬪的生活往往是很艱苦的。』我們每個青年，必須要有節省的精神、勤儉、樸素的作風。青菜便飯，粗布便衣，只要吃得飽、穿得暖就對了，要反對那些醉生夢死，驕奢淫佚的人，他們總想躲避艱苦

的鬭爭，過安逸的生活，看看電影，玩玩公園，下下棋，打打牌。這種腐敗的生活是決不可久長下去的。固然我們革命的終極目的是達到和平快樂的日子，但是今天還不是那個時候；只有經過今天的鬭爭，才能得到明天的幸福。鬭爭等於是水，你不到水裏去學游泳，你將來遇到水時就是會被它淹死的。

第三，科學的支配時間。要有條不紊，要能够在任何工作忙，事情多的情況下，不慌不亂，沉着鎮靜。這自然不是容易的事，但是，如果能够按照以下的一些原則去作，我想是可以有幫助的。

一、工作要把握中心的一環，同時也要估計到各種工作的配合，決不能只作中心，而丟掉日常工作，或忙於日常工作而忘掉中心。必須善於把這兩者適當的聯繫起來。

二、重要與緊急的工作先做，次要的以後再作。

三、工作一件一件的作，要能做到底，不要一件沒有做好另一件又做，不要同時兼顧好幾件事，結果百事不成，勞而無功。

四、要團結各種各樣的人幫助你，不要包辦一切。俗語說得好：『三個臭皮匠，當個諸葛亮』。

五、要按時工作，按時休息，按時到會，準備開會，閉會，定出每個工作日程，作每日工作日記。

第四，要穩重，信實，平易近人。要在日常生活中完全同羣衆打成一片，而且要努力做羣衆的表率。

第五，要整齊、清潔。不管你怎樣忙，却必須注意必要的整齊清潔，因為否則不斷丟東西、找東西，或生了病，你就不能不受到更大的損失了。

第六，不貪財，不縱慾，不喝酒，清廉淡泊，養成『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

(三) 幾個值得注意的問題

在克服惡劣的生活的習慣和養成正確的生活習慣中間，還須注意幾個附帶的問題。

第一，有人說一個革命青年的生活應該是與羣衆不同的，這話如果是指應該比羣衆生活得更艱苦，更多做事，多懂事，這是說得對的；但如果說應該特別優待混亂，散漫，不守紀律，奇形怪狀，（例如特異服飾舉止）那就不對了。有人說這是革命的浪漫主義，那就格外牛頭不對馬嘴了，這不過是生活上的腐敗和脫離羣衆，根本不是甚麼浪漫主義。每個革命青年必須認清：一方面了解我們是社會解放運動的先鋒，必須最有朝氣和革命熱情，最善於破除陳舊腐敗的東西而創造新的社會，但同時也必須認識自己仍是廣大青年羣衆的一員，不是離開他們而孤立存在的。唯有生活與羣衆打成一片，才

成爲一個真正革命的青年工作者。

第二，在反對不正確的生活習慣的時候，要注意適當的方法。首先應懂得人情之常，各人覺悟程度不同，性情不同，社會成分不同。比如，工人與學生生活習慣就顯然是不相同的。又如對於軍隊青年當然應該要求比較嚴格的紀律，而對於藝術工作者的要求就應該兩樣。總之，對於各種的青年，應該採取各種不同的標準和不同的辦法。其次在批評的方法上，亦應該很好的注意，我們的批評應該是很婉轉懇切的勸導、解釋，而不是亂戴大帽子，勉強壓迫。例如一個青年吃紙烟，你就批評他：『不够資格做青年，』這就過分了。應該善意的向他說明吃烟的害處，不吃烟的好處等。

第三，建立正確的生活習慣，不是一天兩天的事，而是經常的事。不是暫時的矯揉造作，而是自然的流露。如此，必須有經常的生活檢討，虛心與誠懇的學習；接受羣衆的意見，逐漸的鍛鍊自己改正自己，以使真正成爲一個優秀的革命青年。

〔註釋〕

〔馮文彬〕現任解放區青年聯合會主席。

〔『廣播』〕文中義爲：傳

播流言誹語。愛交頭接耳說是非。

〔『釘梢』〕原爲偵探術語，此處作追

女人解。

〔『吃豆腐』〕和女人開色情玩笑。上海話叫吃豆腐。

〔扯

JULY 11 1949

高教會 贈

224

扯亂彈」胡拉胡扯，閒嘮嘮。〔羅曼羅蘭〕法國大思想家，大文學家。生於一八八六年。死於一九四三年。早期爲人道主義者，第一次大戰時組織反戰同盟，反對帝國主義的戰爭，到一九一七年由於蘇聯十月革命的成敗。思想上得到新的啓示，一變而爲共產主義者，曾組織國際左翼作家「筆陣」以反對法西斯。作品有：七月十四，狼，愛與死的搏鬥，朶斯采夫，黎明，貝多芬傳，托爾斯泰傳等。〔富貴不能淫……〕見孟子滕文公章。淫，淫亂其心。



80
(C 901)



中國文第四冊

8年5月初版 作 3000

定價：900元